

世外人(于中旻)

目录:

- 施勒敦
- 花生博士柯尔华
- 李爱锐
- 乌衣天使：柯步王子
- 真理寄居者
- 艾伟德
- 南丁格尔
- 伽爱弥
- 富而能足有百祥
- 杨美斋：拓荒者
- 杨浚哲
- 刘翼凌
- 应许的山地
- 圣诞老人真面目
- 西非女王司马莉
- 伊利安宣道

- 施勒敦

施勒敦

在十九世纪的时代，普洛维顿 (Providence,Rhode Island) 的华人不多。但 1883 年的一个主日，圆顶公理会(Round Top Congregational Church) ，竟然开始了一个华人主日学，十六名成年学生，都是洗衣店的人，带领的是黄礼(Lee Wong) 。在那里，他们可以学习英文，以圣经为课本，也领受了真理。那是由安道活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实习学生施勒顿开始的。这人就是这样：看到人的需要，因而引他们得着救恩。

查理·施勒敦(Charles Monroe Sheldon, 1857-1946) 生于 1857 年二月二十六日，出身于教牧家庭，父亲司图华·施勒敦牧师(Stewart Sheldon) ，在纽约州牧会。因为健康关系，医生建议他移居边远地区。他

的内兄约瑟·华德(Joseph Ward) 在达科塔地区的扬克屯(Yankton, Dakota Territory) 牧会，召司图华去那急剧发展的新移民群中工作。在那里，他辛劳拓荒，于十年内建立了将近一百个教会。查理自幼受到“约瑟舅”的影响，在他讲道的聚会中得救重生，并且步他的后尘，进入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受教育，得 B.A. 学位以后，也进了安道活神学院，于 1886 年毕业。

1887 年，查理·施勒敦接受第一个邀约，任阜蒙特州华特堡公理会(Waterbury Congregational Church, Vermont) 会牧。那时的安都活神学院，已不复是 1778 年 Phillips Andover 所创立时的保守信仰，其中有的教授们，倡导“进步正统神学”(Progressive Orthodoxy)，好新务奇，只在吸引人的注意，讨人喜悦，不传必须悔改赦罪，以为可有“将来机会”，或“第二次机会”(Future Probation)，主张人死后在审判前还可悔改，以致有人愿意作“候补基督徒”。这异端引起很大的争议，使安都活毕业生蒙上嫌疑，很多教会不敢接受。

施勒敦虽然信仰纯正，但何以自白？因此，他称自己的信仰是“非神学基督教”(Untheological Christianity)。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名词，更不是表示他反对神学；而是为了当时的特殊背景，表白自己，意思只是“实践的基督教”，与神学无穷的争论无关，注重基督徒爱的精神。

当地教会的人数不多，信仰保守。年轻的施勒敦牧师，看到很多青年晚间无事闲荡，去跳舞或玩牌，认为他们缺乏一个他们乐去的地方，倡导成立读书会，对像是那些不参加教会聚会的青年人，可以聚集讨论有益的书籍。几个礼拜过后，聚集时都满座，青年人感觉兴趣。

现在，是读甚么书呢？镇上没有图书馆。施勒敦向会众征集书籍，反应良好，竟成为颇具规模的图书馆。

当时那镇上的主要街道，仍然是土石路，夏天太阳蒸晒，经风吹或车辆过后，尘土飞扬。施勒敦想到该在街道上洒水。他从山泉用水管引水到贮水池，再发动信徒用马车载水箱，沿路洒水。路不扬尘，居民甚为欢喜。

他发现会众有人听不到他的讲道，或不能记忆。他开始在台前放一个黑板，把经文及讲章大纲写在上面；后来，他更预先印好讲章，在聚会前发给会众。

施勒敦辛勤工作，探察人的需要，给他们属灵的供应，并实际的关怀。两年的时间中，把教会变得生气蓬勃，会众增加了甚多。

1889 年一月，三十一岁的施勒敦牧师，应邀至坎萨斯州道辟加中央公理会(Central Congregational Church, Topeka, Kansas)。教会是由主日学开始，在一个肉市场的楼上聚会，有四十人。施勒敦说：圣灵不管甚么地方，人能够寻求祂，得救重生，成为神的圣殿。

1889 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央公理会新教堂建成。施勒敦牧师在奉献典礼说：这教会要宣扬“平常人的基督... 并不分阶级，种族；祂要我们在主内成为弟兄，向所有人敞开”。

那年冬天，因为经济衰退，很多人失业。有人来到教会的门找工作。牧师除了鼓励他之外，不能有任何帮助。这负担一直留在他内心深处，遇到机会，就发芽长大。

他觉得自己对社区的人了解太少。不过，他同情人们的遭遇，觉得自己应该体会失业的滋味。

那个星期，施勒敦改装成一名失业的工人，在大街上逐家商店寻找工作。四天半的时间，都是遭受回

绝。有的商店还抱怨说，他们的收入不够养一只鸡。下午，看到一队铁路工人，在轨道上铲雪。他问：可否帮他们铲，不收费。没有任何人拒绝。于是，他借来一张铲雪的铲，加入工作。半天过去，他觉得有劳动工作的机会，是快乐的事。第二天早晨，去归还所借的工具，那主人雇他铲煤。半天劳力，赚得五角钱。吃过咖啡和一个三文治，在口袋里还剩下四角。

次日，在主日聚会中，牧师把他一周的经验报告给会众。

施勒敦要进一步了解他社区的居民。

他把全市的人口，区分为八组：街车工作人员，大学生，黑人，铁路工人，律师，医生，商人，和报纸新闻工作者，对每组预备花一周时间去深入了解。这样，他经历大众交通，出入医院，法庭，和一般大众，并参与当地的首都日报 (*Daily Capital*) 实地采访交通，旅社，和郊区。他接触观察了各人的需要，对各行业对象的了解，可以把福音有效的传达给他们。各组都对他的访问表示欢迎；他也建立了对他们的了解。每个主日，聚会的人都有增加。

1891年五月二十日，查理·施勒敦与梅莉(Mary Abby Merriam) 结婚。

现在，施勒敦牧师发动教会的人，决定采取具体行动，进行改变“田纳西城”(Tennesseetown)。

“田纳西城”是道辟加黑人聚居的社区，酗酒的人多，脏乱污秽，犯罪率高，各家大人出去作工，任孩子们在街道上游荡，各种病态俱备。施勒敦认为最大的需要是设立幼稚园。

设在哪里？他租下社区中间的约但舞厅 (Jordan Hall)，订约两年。大家希奇的问：他怎样办得到？

施勒敦回答：“很简单，我问他每年赚多少钱，付更高的价钱，他自然不忍拒绝。”

施勒敦约同当地长老会的牧师，去举办星期一晚间的座谈会，演讲社区有兴趣的问题，以同黑人社区的居民相熟。

在整修准备期间，牧师率同会友，去挨家访问，到“天使难到的地方”，同家长谈话，劝他们送孩子来，自然不是以营利为目标。这样，舞厅关闭了，幼稚园开始了，居民反应很好。两年后，租约期满，幼稚园移到社区公理教会的会所。

田纳西城得到了医治，与前不同了。

那时，基督徒奋进协会 (Christian Endeavor Society)，在中央教会设有分会，参加的多是青年人，每主日下午聚会，是将来宣教士的养成所。施勒敦也在社区的教会成立支会，以为是黑人社区的盼望。

道辟加的教会，主日晚间参加的人很少。施勒敦想到“牧师说书”的方法。

施勒敦从小就喜爱文学，在大学和神学院的时候，常常写作。现在他想到把圣经真理的原则，写成故事，在晚间的聚会中，每周读一章，使会众能够容易把真理记在心里，正是“以娱以教”的作法。一般人只有在讲坛说些粗俗的故事或笑话，他的方法，这岂不是更可以造就人？何况他还可以得到会众的反应，看是否有该修正的地方。

第一个故事是布鲁斯：生活现况 (*Richard Bruce or The Life That Now Is*)。三个礼拜以后，教堂满到无处可容。他的故事设计是从学校年度开始，到圣诞节前一个月结束；每章的末了，都引人想知道下文如何。

从1891年的尝试成功，开始了更多成功。接着，哈地的七天 (*Robert Hardy's Seven Days*)，有人告

知那主角他只能再活七天；斯壮的十字架 (*The Crucifixion of Philip Strong*) 是描述一位牧师，舍弃一切，宣扬福音；以及弟兄的看守者 (*His Brother's Keeper*)，则以密其根州的铁矿罢工为背景。到他于1919年退休的时候，他共写了三十本小说，都是先在礼拜天晚间读给会众听，然后出版单行本。当然，很难是每本都是文学杰作；但其书名和主题，都是有兴趣，引人深思，亲近动人，文笔也都算得精警。大致都是说，当书中主角决定顺从神的道路，遵行圣经的原则，前途是光明的。

其中有一本书，成功之辉煌，远超越作者的意想之外。

1896年，这个不循常规的牧师，出版了一本基督教伦理小说：跟主脚踪 (*In His Steps*, 1897)。牧师写小说，有些希奇，但更是希奇的事，这小说立即成为畅销书，印刷供不应求；作者在世的日子，单美国就售了八百万本，还有三十二种各外国语文译本，估计约三千万，到今天市面仍然可以买得到。后来，并经编为剧本上演。故事是一位牧师，看到一个无助的失业工人死亡，他向会众问：“耶稣会如何作？”感动会众，决定跟主的脚踪行，把真理化为行动。或可说是遵主圣范的实践，进入世界，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当然，施勒敦成为全世界知名人物。

1900年一月二十三日，道辟加 首都日报 以横贯全版的标题，刊出“施勒敦牧师将主编 首都日报”的消息，订于三月间开始。

在1899年夏天，跟主脚踪 出版的破纪录成功。美国全国基督徒奋进协会在底特律市开会，邀请作家牧师施勒敦为特别讲员。不少教会有兴趣组成委员会，讨论如何把“跟主脚踪”的原则付之实践。

首都日报 换了主人：鲍佩弩 (Frederick O. Popenoe)，买下了那家报纸。新主人同施勒敦仅略有相识。十一月三日，鲍佩弩邀施勒敦到家中聚会，在座有当地的多名闻人。等客人散去后，主人请施勒敦留下，直接请他任 首都日报 主编，成为一个基督徒报纸：由他照 跟主脚踪 书中那报纸主编的原则去作。

消息刊布后，订单立即涌来；由原来发行的一万五千份，骤然增加到三十六万份。但当地报社的印刷设备，最多仅能够印十二万份；只得接洽芝加哥，纽约，伦敦三地的报社代印，就近寄发外埠读者；本地则洽定火车特别载运。

施勒敦组成了报社各部门负责人，指示他们新原则：星期天不出版，周六出双日。拒绝刊载烟，酒，及不道德经营事业的广告；不渲染色情，凶杀等社会新闻，只作负责，可靠，真实的良好报导。广告则多来自基督教刊物机构。报纸的目的，是在地上荣耀主的国度。他相信韦柏斯特 (Daniel Webster) 的话：“圣经：我们基督教文化的根本。”

这样的报纸有前途吗？报纸在各方面都很成功，固定营利有数万元之巨。施勒敦工作辛劳，但不接受薪水。报社致送给他五千元示敬，他捐献为救济饥荒，并以部分建立本市的公众用水设备。

在印度大饥荒的时候， 首都日报 呼吁读者捐助，收集五万元，寄往印度。据宣教士的报告，救济数万人免于饥饿死亡。

施勒敦任主编工作，有五年之久，然后回去全心牧会。

1912年，施勒敦辞去教会的牧师，专心促进禁酒事工，为他新的事奉。中央教会聘他的旧友纪德(Roy

Guild) 为会牧，仍然以施勒敦为宣教牧师。他欢喜接受

施勒敦痛心酒的毒害，看见酗酒造成死亡，破碎家庭，决心促成全面禁酒。

前印地安那州长翰黎 (J. Frank Hanly) ，并司图华(Oliver Wayne Stewart) ，请施勒敦加入，共同以禁酒为职志，邀请歌唱家，教牧，公众演说家，推动禁酒。于 1914 年九月三十日，正式组成“飞行特遣队”(Flying Squadron) ，在“全国最大的威士卡中心”伊利诺州漂利涯(Peoria) 出发。他们并不是航空旅行，而是形容其行动的迅速，行程的紧密。他们乘坐火车，安排三日的连续日程，第一组离去，第二，第三波继续。如此于 235 天，旅行 255 城市，路程六万五千哩，信息传播达到一百五十万人，1915 年六月六日到纽泽西，完成目的。

在 1917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国会通过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1919 年一月二十九日，经各州认可宣布：“禁止制作，贩卖，或运送酒精麻醉饮料。”(后于 1933 年第二十一修正案废止。)

施勒敦的心，常在中央公理教会。会众也记念他们多年的牧师。1915 年，纪德牧师去另外的事奉，会众请求施勒敦再任会牧。施勒敦接受了。他继续到 1919 年正式退休。

次年，纽约的基督徒前锋 (*Christian Herald*) 请施勒敦作总编辑。每周负责写一篇专栏文章，每年五六次去纽约开行政会议。在三十六小时的长途火车旅行中，他可以读书，写每周收到的三百多封信件。到 1925 年，他觉得旅途耗时累人，辞去总编，只任撰文的特约编辑。不过，施勒敦保持继续读书写作不辍。

1946 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八十九岁生日前两天，查理·施勒敦安然离世。

施勒敦对于版权不甚注意，所以他的书被盗印，及任意译印的很多；他所得版税收入并不如想象之高。他又不善居积，有钱则随手送给需要的人。他妻子梅莉的父亲是银行家，知道女婿的“毛病”，把遗产指定只留给独生女儿，施勒敦夫妇旅行，及维持家庭开支，到老不虞缺乏。

大约在跟主脚踪出版一百周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人根据书中的原则，提出“WWJD”简略的口号和招贴，其意思是：“What Will Jesus Do ?”(耶稣会怎样作?) 提醒基督徒，在作一件事，面临伦理上抉择的时候，要先问如果当事人是主耶稣，会怎样作？门徒自然应该跟从主的脚踪去行。

施勒顿写跟主脚踪的背景，是自称基督徒的人，不肯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时，南北战争过去不久，种族歧视仍然极流行；北方的自由派，倒注重人道，反对奴役；南方所谓“圣经地带”，却正是坚持蓄奴！信仰的意义在哪里？今天，回教极端分子，把美国的罪恶文化，当作是基督教，加以恨恶反对。施勒敦观察人的需要，就照着主的规范去作，而不拘于成规。他的写作，是从心中对读者和听众的心讲话，流露出对爱神爱人的实践。他的主题和方法，到今天仍然有效。

- 花生博士柯尔华

花生博士柯尔华

乔治·柯尔华(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c.1860-1943) 生于密苏里州近钻石丛(Diamond Grove) 的柯尔华农场上。母亲是白人农场主人摩西·柯尔华(Moses Carver) 的女奴，在他幼时就失去下落。乔治生来多病，一般人认为他不能见到二十岁生日；但摩西夫妇待他很好，抚养他恢复健康。

乔治从小学习敬畏神，向神祷告。他爱自然，喜爱音乐，绘画，并观察植物的生长，树木移接，不同颜色的交配，都能够引起他的好奇和幻想。

约在十一岁时，他到邻镇的学校去读书，住在附近的一个家庭，从他们学习各样工作技艺，包括烹饪，洗衣，熨衣，园艺等。那家的主人夫妇，乔治称为安迪伯(Uncle Andy) 和马利亚伯母(Aunt Mariah)，当他是自己家人，带他去教会聚会。

有人问他的名字，他回答：“柯尔华家的乔治。”年长的马利亚纠正他说：“你不是甚么‘柯尔华家的乔治’！如果你愿意，可以选择柯尔华为姓；但你是‘乔治·柯尔华！’因为他已是自由人。那是南北战争解放黑奴的结果。

不过，战争并没有停止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有一次，乔治去镇上买了几本新书，遇到几个白人瞪着眼睛看他；乔治还以直视，那白人说他的书是偷来的，因为那时的黑人，能够读书的很少。不由分说，把他按在地上，狠揍一顿，然后把他的手上的书夺走。

后来有人告诉他，当守的规矩：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看到白人迎面走来，要让在路边，脱帽躬身，等他过去；不可对白人平目对看；对白人说话，要称呼：“先生”，“女士”；如果有白人朋友，当看见他同别的白人在一起，不要招呼他，免得使他难堪。这些“宝贵”的教导，在摩西·柯尔华家，并不如此要求他，因为他们待他几乎同家人一样。

读完了政府为黑人设立的初级学校，乔治追求更高教育。

187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乔治随搭朋友的马车往北到坎萨斯，因为他听说黑人在北方有较好的机会。

临别的时候，马利亚伯母送他一本圣经；拥有这本宝贵的书，他觉得自己简单的行囊增加了许多倍。

他一路流荡向北走。沿途停下来，有甚工作，只要能够居住谋生，他就肯作；有一阵子，他作洗衣店的生意，还颇为发达。他也申领过开垦公地种植，因为土质和水源不足，而难以成功。经验告诉他，大城市的人比较歧视有色人种；所以他宁肯选择小镇，因为那里的人，多是比较淳朴友善。只是他坚持一个原则：不接受不劳而得的施予。

在坎萨斯州明尼亚普里，他勤劳工作，积蓄了些钱，也完成了中学教育，得到了毕业文凭。

1882年九月二十日，乔治欣然穿着笔挺的新装，到坎萨斯州的高原学院(Highlands College)，预备去注册入学。那小学院的教务主任见到他，叫着说：“你是黑人！”

乔治说：“是的，先生，实在如此。”

“但是我们不收黑人学生！ ...”

乔治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那是自从他哥哥死亡以后，给他最大的打击。

他最喜爱的经文是箴言第三章6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耶和華]，祂必指引你的路。”

1887年，他到了爱渥华州的温特塞(Winterset)镇，在一个旅店里当厨子。主日，他到卫理公会去敬拜。诗班的指挥米荷兰夫人(Mrs. Milholland)请他到家里。在谈话中，米荷兰夫人表示愿意教他音乐，只是

乔治付不起学费，而又不肯无功受禄。结果，他教米荷兰夫人绘画，以交换学音乐。

有一天，当着丈夫米荷兰医生，她说出一句：“乔治，这样不成！”

乔治以为是有甚问题。米荷兰继续说：“你有多样才能，必须进大学受更深教育，才不至枉费神给你的恩赐。”

乔治告诉他们，在高原学院所受羞辱，和痛苦经验。无论如何，米荷兰夫妇劝导他，帮助他去印地安诺拉 (Indianola) 的一所小辛朴生学院(Simpson College) 注册入学。在那里，他修习美术和文学科目，受到教师和同学的善待，感觉到十分快乐。但他想要学土壤，植物和农业化学等课程；因为那不仅是他从幼年的爱好，也可以帮助同族的人改善生活。

在镇上，有书店主人理斯敦 (Arthur Liston) 夫妇，邀请他到家里同过圣诞节。这双白人夫妇的家，成为经常接待乔治的家庭。他们是学院美术教授播德女士(Miss Budd) 的朋友。他们知道乔治的志趣，建议他转到爱渥华州立学院去读书。那是第一所政府拨地设立的州立学院。入学申请只需要证明其学程程度，不会因为信仰，性别，或种族而被拒绝。播德女士的父亲 J.L. Budd 是学院的园艺教授。

1891 年五月，乔治去到爱渥华州里学院。他没有钱可付宿舍租金。植物学教授潘梅勒(Dr. Panmmel) ，让他住进一间空办公室里；知道了他的经济需要，又为他安排作清理工作，所得工资帮助所需费用。学院餐厅的经理，不准他在餐厅用餐，要他在地下室里吃饭。乔治很为沮丧，写信给理斯敦倾诉心底的不满。过了不几天，理斯敦夫人盛装而来，如同参加宫廷宴会的贵妇，头戴一项华美饰有羽毛的帽子，手持华丽的阳伞。她要乔治陪同，遍处参观校园；然后，进到餐厅，与经理和善的谈话，宣扬乔治的多项成就，说爱渥华学院应该以这样的学生为荣。经理立即请乔治到大餐厅同别的学生们一同用餐。她又走到农业教育中心，向学生们同样谈说。在她离去后，乔治看到校园中对他改颜相向。他们对他的谦卑，更加尊重；他也赢得不少朋友。

不过，他更大的收获，是参加晚间的祷告会。祷告会由新来的威尔生教授 (Prof. James Wilson) 主持。威尔生敬虔而且公义，仿佛是圣经中走出来的先圣，对乔治有很大属灵帮助。

乔治也在校中组织农艺学会，展出他的植物绘画；并参加军训，成为队长。偶然有新生以为乔治是黑人，对他不尊敬；不用他自己说话，别的学生就会对那新生严加申诫。

1893 年，他在爱渥华园艺学报发表“仙人掌的接植”。次年，在园艺学会年会中，他宣读论文：“业余栽植的最佳球茎”。那年，他 1894 毕业班的专文为“植物的人工变种”。

教授们劝说他继续攻读硕士。在潘梅勒教授指导下，作蕈类研究。二年的研究时间，他采集了一千五百种标本，与潘梅勒共同发表了三篇科学论文。1896 年，乔治·柯尔华完成硕士学位。威尔生教授称他为全校交互施肥和植物繁殖的最杰出学者；并写信说：“我从未对一个学生的分离感到如此难舍... 不容易，实在是不可能再找到这样的人。”

著名黑人教育家步客·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延请柯尔华到他的涂斯其极学院(Tuskegee Institute, Alabama) ，任科学农业系主任。柯尔华和华盛顿博士同一心愿，认为职业教育，能够为黑人“开启自由的金门”。1897 年二月，柯尔华成为农业试验站的主任兼化学顾问。

那年，威尔生教授成为新总统梅钦礼 (William McKinley) 的农业部长。柯尔华邀请他来涂斯其极学院，为新农业大楼主持启用礼。秋天，威尔生来了，也带来州长等显要陪同，有四五千人。

有一天，柯尔华在林中采集蕈类。一个白妇人看见，喊问说：“小厮，你在那里干甚么？”

柯尔华脱帽恭谨的回答说：“夫人，采集标本。”

“你怎懂得？”

“在学校学来的。”

“好，来给我看看这些杜鹃花为甚长不好！”

柯尔华为她改进土壤排水及施肥，后来就花繁叶茂了。

经过改进土壤及接种，原来每英亩年产量 40 斗的甘薯，竟然达到 266 斗！

一个从纽约来为学院查账的会计师司密慈 (Dan Smith)，对他甚为敬畏的说：“博士，你怎作得到这样成绩？”

柯尔华说，他不是甚“博士”，只有硕士学位。

司密慈坚持不信，仍然称他为“博士”。

1897 年秋，柯尔华开始每月第三个礼拜二，会见当地的农夫，为他们解决农业的问题。白人农夫，捧着有病枯萎的植物，向黑人教授谦恭的求教。

1898 年，梅钦礼总统率同全体内阁阁员，威尔生在内，来学院访问。

有的访客，远道从国外来。英国约翰斯敦爵士 (Sir Henry Johnston) 在他的书中宣称，柯尔华在科学上的成就，可以同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任何教授相比；几分钟谈话，植物学家就会发觉他是同等的同行。

在 1910 年，柯尔华发现阿拉巴马因为偏重种植棉花，致于土质日趋贫瘠，又受病虫侵害；研究结果，认为应该推广荚豆类植物，可以改进土壤。于是他极力提倡花生种植，以改进土质，抗御病害。柯尔华开了一个烹饪班，预备了午餐，所有的汤，冷盘，素鸡，青菜奶油，面包，糖果，饼干，奶，霜淇淋，以至咖啡，无一不是由花生作成！他还提倡种植大豆和甘薯，用以作药用油，肥皂，化妆品，墨水，颜料，粘合胶，及塑胶等。发展到有二百种食用及工业的花生制品，和一百种以上的甘薯制品。本来没有人知道的花生，成为南方第二大农产品，并全国第五产品。到 1940 年，联邦政府拨五百万英亩土地，为推广种植。

1915 年，校长步克·华盛顿逝世。由前总统罗斯福(Teddy Roosevelt) 在葬礼中讲述称扬。第二天，罗斯福特地造访，向柯尔华说：“在这里，再没有比你所作更重要的工作了，继续下去！”

1916 年，英国皇家学会(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授予柯尔华院士衔。全国农业协会聘他为顾问。以至当地出生的婴孩，有许多取名为乔治·柯尔华。

但柯尔华不求营利，只立愿助益人类。有人劝他去申请专利，他一概拒绝。发明家爱迪生 (Thomas A. Edison) 曾想延请他，以惊人的十万美多元的年薪，但他拒绝了。他生活简朴，谦卑有礼，绝不以成就骄人，因知道恩赐是从主来的。

1920 年五月，南方各州的花生种植者，在爱特兰他市组成花生联合会(United Peanut Association)。九月十四日，在阿拉巴马州蒙高马利开会，破例邀请黑人柯尔华演讲，预备向国会申请协助。在听过他的讲话后，继续讲话的国会议员司惕格(H.B. Steagall) 谦卑的说：“我已经乏善可陈；只想请柯教授到国会，教导他们。”

1921年一月，花生种植联合会派他代表去华盛顿。国会的委员会在星期六那天下午，时间已经晚了，各人无心开会，主席只给他十分钟的时间报告。柯尔华向他们展示各种产品，引起他们的兴趣，竟然成了欲罢不能。主席给他无限制时间，让他畅所欲言；结果讲了近二小时，柯尔华说，他只是说了一半的花生用途，然后，以创世记第一章29节结束：“神说：‘看哪，我将地上结种子的...和果子，给你们为食物。’”接着的询问时间，委员会通过向柯尔华教授致谢。国会随后通过把花生进口税提高了八倍。花生联合会对他深表感谢。

柯尔华成为受欢迎的讲员，常受邀在各白人大学及集会中演讲。

1924年，柯尔华应邀到纽约，在改革宗教会妇女国内宣道会讲演。他说，他在科学上的成就，由于创造自然的神，把创造的奥秘启示他；并说：“如果我们把手放在神手中，祂将要把从来没显明的事指示我们。”那时，正狂妄相信科学，不要神，以为是风尚。《纽约时报》在社论中严厉批评，以为是违反科学精神。柯尔华去信说明，《时报》竟然不予刊登。但柯尔华绝不会因此而放弃信仰，也不会有损于人对他的信任。他绝不含糊的申言，圣经“神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创一：27）。

美国的库立治 (Calvin Coolidge) 总统，和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总统，先后去访问他；福特(Henry Ford) 和甘地(Mohandas Gandhi) 同他通信；幼年时跟他采植物标本的华勒斯(Henry A. Wallace)，成为罗斯福的副总统。外国政府咨询他对农业的意见。1931年，斯达林(Joseph Stalin) 邀请他去南俄罗斯指导棉花种植，并旅行苏俄，但他拒绝了。

有许多景仰他的笔友，与他通信。有的来信说：“你是否那曾住在坎萨斯州璧勒 (Beeler) 的乔治·柯尔华？”是的，岁月改移，他仍然是那么平易近人，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问甚么肤色。他的信仰仍然没有改变。到老年的时候，他仍然常引诵圣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有人看他是黑人的异人，仿佛是马戏团的特技动物；他是科学家，是智者；他是敬虔的圣徒；他改进了许多人的生活。最后，他于1943年一月五日离开了世界，被移植到乐园里。

• 李爱锐

苏格兰飞人：火战车

李爱锐 (Eric Henry Liddell, 1902-1945) 的父母，是英国伦敦会差到中国的宣教士 James & Mary Liddell。他们夫妇初被差往内蒙古传道，因为义和团事件，撤退到上海，他们的长子罗柏(Robert Victor)，于1899年十月二十三日生在那里；及至乱事过了，于1902年一月十六日，在天津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 Henry Eric Liddell；在预备去登记的时候，途中遇到一个宣教士朋友，听了告诉那新父亲：这样的名字在学校会给孩子受嘲笑，因为简写 HEL，跟 HELL(地狱)相近。父亲马上改过来，成为 Eric Henry Liddell，中文名字李爱锐。

1906年，他们第一次休假，准备回苏格兰。从报纸上读到哈斯威勒(Wyndham Halswelle) 在奥林匹克运

动会，得到四百米银牌。

五岁的爱锐问：“父亲，从来没有苏格兰人得到过第一名吗？”

父亲点头说：“不错，苏格兰从未得过金牌。爱瑞，得奖牌不是最要紧的；最重要的是怎样跑人生的路程。”随即打开圣经：“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爱锐说：“天上的奖赏！父亲。”

那时，爱锐刚患过严重的痢疾，两腿瘦弱，举步不稳。他们的朋友摇着头说：“这孩子恐怕将来不能好好走路了。”

经过六个星期的海上航行，回到苏格兰。一家人在一起的假期，过得非常愉快。假期终了，父母看着八岁的罗柏，和六岁的爱锐，安置在艾尔赞书院 (Eltham College)，一个寄宿学校，一百多名学生中，有很多是宣教士的儿子。父母带着两个小的孩子，再去中国；他们的小妹珍妮(Jenny)，将入芝罘学校；只有最小的幼弟，跟着父母。

兄弟二人在学校里，很快就能够适应。到中学阶段，罗柏和爱锐成为全校最佳的运动员。爱锐勤于参加校中查经班，在聚会中，遇到了科学教员顾玉麟 (A.P. Cullen)，将要去中国，在天津新学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教书。爱锐立志：有一天，要追随顾玉麟的脚步。

1920年，爱锐进入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

在校运会径赛中，李爱瑞的百码和二百码成绩特出，校刊立即宣布说：“一颗闪耀的巨星，出现在天际。”

1921年六月十八日，苏格兰大学校际运动会，李爱锐得百码冠军，并以22.4秒的表现，赢得二百米冠军。几天后，复在苏格兰业余运动协会竞赛中，以22.6秒，跑完二百二十码(二百米)，破全苏格兰纪录。

爱丁堡大学立即当他是杰出的运动员，给他一名特别教练，表明其特权和他寄望之殷切。

教练梅其察 (Tom McKerchar)，对李爱锐影响很大。他指导爱锐，如何作预习运动，如何在起跑的时候，俯身前冲更强劲；他知道爱锐在赛跑中，把双臂像风车般抡动的习惯，并不改变他，只指导爱锐如何跑得更快；在接近终点的时候，把双腿提得更高；跑完的时候，给爱锐作松弛肌肉的按摩。爱锐觉得他是知己的朋友，又像在身边的父亲一样。

那年，母亲又回国休假。母子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爱锐问说：“母亲，你想神真的会要我跑？”

隔着桌子，母亲捏着儿子坚强的手臂，对他说：“爱锐，我相信神给你特别的恩赐。也许，神有祂的计画。现在你跑，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祂。”她知道儿子已经把一生奉献给神，预备将来到中国作宣教士。

爱锐笑着点头说：“你知道，当我在赛跑的时候，我觉得是为神而跑。”

第二天，到室内运动场上练习，爱锐有更清楚的目标。

但他不是“眼望地极”的愚昧人。宣教事业，应该从身边开始。

那年暑假期间，爱锐到海滨作救生员。他藉此机会，训练作灵魂的救生员，向在海滩上的游荡青年传福音，领人得救。

有一天，爱锐收到妹妹珍妮从中国来信：

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我必扶持你。

(赛四一：10) 爱你的，珍妮

不久后，有格拉斯高学生福音联合会 (Glasgow Students' Evangelical Union, 简称 GSEU) 的一个领袖，汤牧生(David P. Thomson)，经过他哥哥罗柏介绍，找到了爱锐。他们组织学生，在各城市布道；但需要有个全苏格兰知名的人号召，以吸引听众。爱锐低下头，想了一会儿，说：“可以，我会去！”

珍妮的信，激起了他的信心。

1923 年四月六日，爱锐第一次作公众演讲。听众约八十人，大部分是工人，有的失业，多数是酒吧的常客。爱锐不是大喊大叫，而是使听者感到像交谈一般。他问：“你们愿意认识我所爱的那位神吗？我来的时候，感觉没有力量，也自以为不能讲这些话。”

听的人找到了基督；讲员发现了他有讲道的恩赐。

第二天的早报上，刊载了李爱锐布道的消息。他感谢汤牧生给他开了传福音的门。一个礼拜后，他成为正式团员。

下一次的布道会，有六百学生参加。以后的三年多，他们走遍英国，向千万的群众讲福音。

1923 年七月六日，身高只五呎九吋的李爱锐，在伦敦的比赛中，创下 9.7 秒百码，和 21.6 秒二百二十码的全英国纪录。梅其察教练把报纸指给他看：“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李爱锐打开他随身的皮面圣经：“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林前七：7)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林后一〇：17)

当别人问他赛跑时的情感，他常回答：“我不甘失败。”

李爱锐在英国的奥运选拔赛中合格，是众人瞩目得金牌的希望。

下一场，是在巴黎的第八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好几天来，梅教练常去爱丁堡的体育主任办公室，查询国际奥林匹克会的来信。

信来了。带来了问题，甚至是危机。

国际奥运会主席，是法国的库伯田爵士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决定把全部各项赛程活动，紧缩到二周完毕；又因为 1924 年七月十四日是法国大革命纪念日(Bastille Day)，全国放假，百米初赛定在七月六日，星期天。

梅教练嘱咐秘书，且不要向任何人宣布，免得报纸有影响爱锐的不友善报导——至少要维持现在。

他先把赛程告诉爱锐。

爱锐回答不能参加星期天的初赛：“因为一定要守主日为圣日 ... 我太爱神了，不能在那天赛跑。”这是说，他自动放弃参加百米竞赛：他表现最佳，可以稳取金牌的项目。

教练点头表示理解：“下一步，我得告诉英国的主持人。爱锐，你知道将发生甚么事？那些新闻记者？”

“耶稣从来没说跟随祂是容易的事。”

以后几个礼拜，梅教练和英国奥会主持人，竭力想改变百米初赛的日程；法国方面置之不理。

公众给你光荣，期望你付出自由的代价，包括要在信仰上妥协。

英国的报纸，对爱锐持续的攻击，指他：“背叛苏格兰的体育精神。”李爱锐的百米成绩，曾以少于十秒的速度快过世界最高纪录，可以使英国稳得金牌；而他的二百米及四百米，虽然也杰出，但不及百米。这多么使他的国家失望。

一名英国的贵族说：“参加奥运竞赛是唯一要紧的事。”

爱锐会参加竞赛，但要照神的条件。

他决不牺牲信仰，为了得奖的光荣——不管个人或国家的。

他准备好了。

只有神的话是他的安慰和倚靠：“凡信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一〇：11）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Citius, Altius, Fortius!*”（更快，更高，更强！）

1924年七月六日，主日。李爱锐参加巴黎的苏格兰长老会聚会，并且登讲台向会众传达信息。那天的百米初赛中，英国的亚伯拉翰斯(Harold Abrahams)领先。次日决赛，爱锐在场助威，当亚伯拉翰斯以10.6秒赢得金牌的时候，爱锐在位上欢乐跳跃，非常兴奋。

七月九日。李爱锐和梅教练看见赛径铺上新煤渣，相视摇头，知道会影响速度。爱锐参加二百米决赛，盛暑使他的身体不适，开始的时候落后，但奋力急起，以第三名达到终点，赢得铜牌，是第一个在二百米得奖的苏格兰人。

七月十一日。几天来的初赛和练习，使李爱锐全身的筋肉疲倦。他在旅馆前踱步，等候其他团员聚齐，同往赛场。

忽然，有个相熟的面孔跑来，只交谈短短数语，把一张小纸递在他手里，就走了。爱锐记得，那人是英国选手团临时雇用的按摩师，曾替他按摩过。他向那人表示谢意，随手放在口袋里说：“我将在赛场中读。”

那天是星期五。先是半决赛，六人入选。稍后，是四百米决赛。

在更衣室里，爱锐记起那张纸，从袋中摸出来读，上面工整写着的信息：

“那亘古真理的书上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

祝你常得胜。”

那是爱锐喜欢的信息，现在更是如此。他低下头，自己微声说：“感谢神！”

在分配赛跑线路的时候，爱锐是在最不利的外圈第六线。爱锐照他的老习惯，同每个选手握手，祝他们成功。（他从不谈：“好运”，因为相信所有事都在神的手中。）然后，弓身预备起跑。

梅教练紧张的握着跑表注视。

信号枪响了。爱锐一开始就遥遥领先。超越中途时，只用了22.2秒：这速度能赢二百米。没有任何四

百米的选手这样跑法，到最后冲刺，哪能有足够的力量！

爱锐仍然领先。旁观的梅教练，仿佛停止呼吸，也跟着爱锐挥拳。再看场中，爱锐的头后仰，举目望天，双手像风车转动，膝头几乎提高到胸膛，继续拉长与后面选手的距离。

苏格兰的李爱锐，第一个冲破终线，以 46.7 秒的世界纪录，夺得 1924 年奥林匹克四百米赛跑金牌，超出第二名五米以上。爱锐慢下来，转身向第二名腓持(Horatio Fitch) 伸出友谊之手，再走向同属英国队的巴特勒(Guy Butler)，他裹伤跑得第三名，已经不支倒在草地上。

第二天，礼拜六早晨，爱锐在旅馆房间预备明天在苏格兰教堂的讲章。是梅教练在敲门。他手上满抱着报纸说：“没有疑问，你是正式的苏格兰英雄！”

爱锐说：“汤牧，我不想再听下去，够了！”作势把他的教练推向门口。

教练继续读，伦敦报纸说：“不再是国家的叛徒，李爱锐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分之一哩健将！”

“还有更精彩的，现在，我读亚伯拉翰斯的话：‘任那些不欣赏爱锐跑姿的人摇掉他们的头，算了，去他们的；他先到终点。’”二人一同大笑。

“苏格兰飞人”让梅教练引述他四百米成功的秘密：“在前二百米我尽力而为。在后二百米，靠神的帮助，我更加努力跑。”教练加上一句：“这是真正英雄的话，我也如此说。”

神还要呼召李爱锐跑更伟大的赛程。

1924 年七月十七日，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李爱锐获得学士(B.S.) 学位。唱名后，在众目注视中，爱锐走到台上。

校长伊永格爵士(Sir Alfred Ewing) 说：“李爱锐先生，你的确证实了除了主考者以外，没有谁能通过你！”(You have shown that none can pass you but the examiner!) 这妙绝的双关语，引起哄堂大笑。校长请大家肃静，继续说：“在古希腊的传统，是大祭司把橄榄枝冠冕加在得胜者头上。校长不是大祭司，但代表大学表示对你为本校赢得的荣誉而自豪，赠予你一首希腊文诗，是梅尔教授(Prof. Mair) 作的，并为你戴上这桂冠。”等会众的欢笑静止，梅伊尔授朗诵诗章：

恭贺参加夺冕竞赛的人
头戴冠冕欢然凯旋，
你该加倍的欢喜，表现
如此的速度至今可称空前；
我们母校欢欣你的成就
向你献呈这冠冕：
奥林匹克的得胜者，接受，
戴上，愿上天向你展现笑颜。

Happy is the man who the wreathed games essaying
Returns with laurelled brow,

Thrice happy victory thou, shuch speed displaying
As none hath showed 'til now;
We joy, and Alma Mater, for thy merit
Proffers to thee this crown:
Take it, Olympic Victor, While you wear it
May Heaven never frown.

毕业典礼完成，同学们把头戴桂冠的李爱锐抬在肩上，离了麦克伊万礼堂(McEwan Hall)，往圣及勒斯大教堂(St. Giles Cathedral)去。那相当于伦敦的西大教堂(Westminster)，为毕业生举行感恩礼拜。大家要求李爱锐讲话。

爱锐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出生地，登上诺克司(John Knox)宣告胜过罗马教凯旋的讲坛，及时的说：

在宾夕维尼亚大学的大门上，有这样的铭辞：“在失败的尘土中，或在得胜的桂冠里，如果尽上最大的努力，都能够得到荣耀。”(In the dust of defeat as well as in the laurels of victory there is a glory to be found if one has done his best.)有人已经尽力而为，但没有得到胜利的冠冕。他们也有分于同样的荣耀。

李爱锐所引用的铭辞，是1908年在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宾夕维尼亚主教讲的，爱锐从早年就一直记在心里。

在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午餐会中，李爱锐以仅区区一名学士毕业生，坐了贵宾席。这实在是史无前例；但爱丁堡大学得到奥运金牌也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还有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大学文学会，预备了一辆满饰彩带的马车；但不是用马拉，而是由几个大学力壮的学生拉着，载李爱锐和校长，到校长宅邸茶叙。这样的荣典和盛意厚爱，伊永格爵士说，他从来没有经验过。

爱锐在去巴黎以前，就申请入学爱丁堡的苏格兰公理会学院(Scottish Congregational College)，因此，留苏格兰一年。他也参加了好多场比赛；更作GSEU多次聚会的讲员，影响了不少青年人，奉献传道事工。

1925年六月二十七日，爱锐在格拉斯高的AAA业余运动会中，赢得了最后的竞赛。

在给奖典礼上，李爱锐讲话：“我生活的格言是，如果事情值得作，就值得作好。我告别四年的径赛。”一个礼拜后，他乘船出发去中国。

格拉斯高的报纸，刊出了一幅漫画：李爱锐身穿运动背心短裤，牧师硬领，下面四句短诗：

他去中国跑另一个赛程
像奥林匹克一样勇往直前而且坚定
如果终点一时还难以知明
以他特有的速度，我们裁判他必胜。

For China now another race he runs
As sure and straight as those Olympic ones
And if the ending's not so simply known
We'll judge he'll make it, since his speed's his own.

成百的人，聚集在他家门前，等候同他道别。在门前，一辆华饰彩带的马车，由两组大学生拉着，李爱锐带着四个衣箱坐在车上，“苏格兰飞人”含泪告别故乡。街道两旁，人群列队欢送。在卫福里车站(Waverley Station)，人潮汹涌。登上火车，爱锐从窗口向送行者喊话，没有谁能听见。爱瑞唱起他所爱的诗歌：“日光所照万国万方，基督主权统治无疆。”群众一同唱和，在宏亮的歌声中，火车缓缓驶离车站。

他开始新的赛程。

地上的显耀渐渐隐去，属天的荣光彰现。若不是主大爱的吸引，谁能使这青年的运动新星，甘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孤独的爱锐，有尽多的时间默想，准备面对中国的工作。

经过换乘西伯利亚铁路，转南满铁路，到达天津，是七月杪的时候。新学书院还未开学。李爱锐正好趁时与同事的教员熟识，适应新环境，并重新学习他遗忘的“母语”。

新学书院创始人赫立德博士(Lavington Hart)是校长，有英国教员五人，中国教员二十五人，学生约四百名。

有一天，他回到和父母同住的家中，颓然倒在椅子上。他告诉父亲：“学校要我教英文，那是我最差的科目。而且我中文太差，怎能够向学生讲耶稣？”

父亲告诉他，不用急切求全。他的中文慢慢会自然回来；同时并提醒他，可以使用神给他善跑的特别恩赐。

李爱锐在授课之外，还教导体育。不久，爱锐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员。他兼教化学，能够胜任各种科目，在课外许多学生乐意来家中，参加他的查经班。

1928年，他组织校中的运动会。那年，日本主办远东运动会，在旅顺举行。李爱锐参加了。虽然久未练习，仍然能以21.8秒跑完二百米；四百米的成绩是47.8秒，证明他是世界级的优秀运动员。他也应请特作百米个人表演。

那年，伦敦差会通知爱锐的父亲，因为他健康的问题，这次回国休假，将是他退休的时候。爱锐送别

父母和弟妹，在联合教会作主日学校长，并领导唱诗班。新来的司琴，原是他四年前在苏格兰的主日学学生芙洛(Florence Mackenzie)。二人重逢，不久就订了婚，芙洛回到加拿大，去完成护士训练。

1931年，爱锐回英休假。在这期间，完成神学课程，并于1932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再到中国前，受按立为牧师。

1934年三月二十七日，李爱锐和芙洛在天津联合教会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女儿(第三女儿在芙洛回加拿大后出生)。

1936年，伦敦会因为萧张的事工极度缺人，调爱锐往那里；在萧张医院作医生的哥哥罗柏，也催促他前往。那年九月，将芙洛和孩子留在天津，爱锐自己坐骡车去到萧张，先试能否适应。到后，那里的教会欢迎“李少牧师”，也有一位王凤洲可以为他翻译，补助语言的不足。

爱锐虽然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一同工作，却是继承了同一工作；不过，所继承的不是光荣的宗教王国，而是苦难的十字架道路。他的心中充满喜乐。他知道是神的旨意，为了神的教会需要。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大片土地，迅速的被日军占领。次年，罗柏医生自己染病，和妻女回英国休假。萧张医院只有瘦小的护士安妮(Annie Buchan)一人，没有合格医生；爱锐仅懂些微急救，也只得充数。所需要的医药及供应，要长途跋涉，从天津运来。有一次，途中遇到匪徒抢劫，失去所有的物品；他只得回去，再次用骡车运来。这次在路上遇到一个中国画家，被日军砍头，差点伤及气管。爱锐救他上车，以简陋的设备，竟然奇妙的使他痊愈。那画家绘制了一幅牡丹送他，爱锐彩印赠给朋友，纪念神奇的救护。

1940年冬天，日本为了履行轴心国联盟，占领了爱锐住家所在的法租界。

1941年二月，在萧张的医院被拆平。为了要“集中保护”，把英美侨民，包括爱锐家人，都迁移到天津英租界。

五月，战争风云紧密，为妻女安全着想全，爱锐趁着海上航行还没有断绝，及时把怀孕的芙洛，和两个女儿，送上船回加拿大。他们在地上将不再见面。但爱锐记得母亲的话：“爱主的人，没有最后的离别。”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奇袭珍珠港，并攻击香港，美英对日宣战，与日本成为敌对国。在租界侨民的行动，受到限制，日军规定：不准有十人以上的聚集，包括宗教聚会。爱锐想办法印好同样的经文和秩序单，预先分发给几个家庭，主日同时举行“茶会”。如此，没有停止过聚会。

1943年三月十二日，命令颁布了：所有英美敌国平民，于三月二十六日，迁移到山东潍县，每人限带衣箱两件。

潍县的乐道院，一度曾是广文大学的校址，现在成为平民集中营，约有一千五百居囚。四面围墙，装有电铁丝刺网，碉楼有日军居高临下驻守监视，夜间有强光照射灯。那时，战争紧急，食物供应短缺，很多人衣衫褴褛，营养不良，而致形销骨立。不过，管制倒不太严紧，他们可以在主日聚会，并且组织了学校，使孩子们的教育不会停止；“爱锐叔”是数学，物理教员，当然领导体育，又是最受欢迎的主日讲员，领查经班，还要充任翻译。同时，要负责在三个大厨房之一工作。

萧张医院的安妮，本来转到北平协和医院工作，看护一个重病的人；现在也来到了潍县乐道院。他看

到一个瘦削的人，穿着宽大的花衬衫。几年的分离，已经认不出旧日的朋友；只有他真诚可亲的笑容未改，使他认出那是爱锐！

爱锐笑着，指他身上的衬衫说：“这是芙洛房间的窗帘改作的。”

1945年，集中营的配粮更减少了。里面的人反倒欢欣，从漏进来的消息，知道日本支援不了多久。

有一天，安妮看见爱锐独自坐在院中的条凳上，垂着头。走过去问：“芙洛和孩子们好吗？”

“感谢神，他们都好。... 只是最担心我没有给芙洛够多的时间。”眼泪流下他疲倦的脸颊。

一月中，爱锐到医院去。见到安妮，他说：“我的头脑里面有严重问题。”几个医生诊断，说是营养不良，重感冒，鼻窦炎等，没有致命的病征。一月底，收到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食物，营养改进了些；但爱锐的病情没有进步。

安妮看到他的改变，知道爱锐不肯称病的习惯，显然更为担忧，勉强安置他在简陋的医院里。现在，爱锐表现出神经的病征。他讲话断断续续，行步也极困难，右腿部分瘫痪。医生们怀疑是脑瘤，但限于设备无能为力，当作中风治疗，叫他完全休息。

不知怎地，爱锐的健康似有恢复。他竟然能够起来走路，还探访朋友，并参加聚会。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他出去散步，到邮局寄了一封短信给芙洛。

下午，遇到一个从前主日学学生。看到爱锐神色很不对，精神恍惚，咳嗽又呼吸急促，说不出话，他赶快叫人来救助。

安妮刚下班，听到了消息，急忙跑来，来到床边，拉住他的手，喊着说：“爱锐，对我说，你想那里有毛病？”

“他们完全不懂...”接着，喃喃说些无人理解的话。以后，呼吸困难，昏迷又再醒转。

安妮用手臂抱着他。李爱锐最后的话：“安妮，完全的降服。”看着他睡去，进入永恒，安妮的眼泪从脸上流下来。

第二天，大雪掩盖着全地，一片纯白。

二月二十四日的安息礼拜，由伦敦会资深宣教士柏理生牧师(Rev. Arnold Bryson)主持。大礼堂坐满了人，在门外的人更多，为这位只四十三岁的福音短跑选手送别。

十天后的，举行李爱锐追思礼拜，由爱锐的老朋友顾玉麟主持。会中唱他喜爱的诗歌“Finlandia”(我灵安静)；安妮追述他们在萧张的日子。

几个月后，日本投降了。

对李爱锐来说，正是：“那美好的奋斗已经完成了，当跑的赛程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位公义的裁判，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腓四：7,8 另译)所要得的，是那“不能衰残的永远冠冕”(林前九：25)。

- 乌衣天使：柯步王子

乌衣天使：柯步王子

礼拜五晚上。

一名实习的神学生，站在讲台前。开始就告诉他的十八名听众，这是他第一次讲道。看来实在是如此。不用多久，紧张的读完几页讲章，还有时间；他问有谁要作见证。

衣衫不整的黑孩子撒母耳·莫理斯(Samuel Morris)，第一个走到台上讲话，用腔调有些不同的英语，说出他的故事：

柯步王子 (Kaboo) 生在非洲西部内陆的丛林里，父亲是克汝(Kru) 部落的柯布酋长。邻近一个好战的格莱霸(Grebo) 部族，常来寻衅侵略，杀害掳掠。克汝族势弱，只好求和，照他们的习俗，把独子柯步王子，给他们带去作人质。

在那里，那十三四岁的孩子，受尽了残酷的鞭打，有时还没有食物，被囚在一间狭小污秽的小屋子里。这样的折磨他，只是为了取乐，或为了向克汝部族压榨按时纳贡的物品。

有一个晚上，他们又把柯步王子拖出来，吊在木头作的十字架上，预备再鞭打，并叫克汝奴隶亲眼旁观见证，放回去报告。忽然，强烈的大光照射所有的人，大家都惊叫起来。有从上面来的声音说：“起来，柯步！起来逃跑！”

立刻捆绑的绳子，从柯步身上脱落。虽然两天没吃没喝，他觉得力量充溢，从吊他的十字架下来，像鹿一样的蹿进了森林中。格莱霸部族的人，还在惊愕不知所措。

柯步不循路径，不顾荆棘，藤葛，不怕虫蛇野兽，只急忙的逃命。跑了好久一阵，估计已经脱出了格莱霸族的范围，才敢放缓脚步。在他面前是一条河流，喝了一点水。那奇妙的光仍然在前面引路。天渐渐亮了。为了怕被人发现，他找到一棵大枯树干的空洞，躲在里面睡下；傍晚，继续往前走。

离敌人已经很远，柯步觉得安全了些。树林茂密，看不见天，想来没有谁能够看到；白天他也顺着河流走。他听到了雄鸡的啼声，表示人家已经不远。

再往前走，听到了歌唱的声音，看见有一排排的树，显然是人工种植的。柯步决定从森林中露面。看见有一个孩子，在那里摘甚么果子，放在篮子里。柯步用自己的土语招呼问安。

那孩子转身，看见他，喊着说：“柯步王子！你怎地到了这里？”

原来那里是利博瑞亚 (Liberia)，意思是“自由土地”。那里的人民，是美国解放的黑奴，志愿回到非洲定居，首都是门罗维亚(Monrovia)。他们从美国带回基督教信仰，所以大部分是基督徒，也有宣教士在他们中间；每逢主日，在教堂聚会。通用的语言是英语。那孩子现在改名拿单(Nathan Strong)，是那里唯一懂得克汝部族方言的人。

经过拿单的翻译，那咖啡农场主人，同意接受柯步在那里工作，并叫拿单安排他在工人宿舍，带他一同去餐厅用饭，也教导他如何采咖啡。

主日到了，拿单带柯步去礼拜堂。拿单把传道人所讲的，摘要翻译给柯步。那信息他似懂非懂，但有奇妙的感觉，教堂的音乐，仿佛是清流溪水，使他心灵宁静舒畅。

有一位女宣教士诺勒斯 (Anna Knolls)，教柯步英语和圣经；他非常乐意学习，渐渐明白真理。在谈话中，他说出自己的经历。宣教士告诉他说，新约圣经中的使徒保罗，看见过上面来的大光，听到神的

儿子耶稣基督的声音，呼召他传福音。柯步相信接受了耶稣为救主。那宣教士给他新名撒母耳·莫里斯(Samuel Morris)，是纪念帮助她的银行家；或叫撒梅。他学会了“向天父说话”，心中满有喜乐。慢慢的，撒梅知道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有一天夜里，撒梅忽然醒来，发现屋子里十分光明。他以为天亮了。但鸡还没有啼叫，所有的人都熟睡着。满屋里充满荣耀。他感觉沉重的担子脱落了，心灵像羽毛般的轻，有从来未经历过的欢乐，心里的怨毒仇恨都消散了。

撒梅从床上跳下来，喊着：“赞美神！赞美神！”继续跳着说：“我是祂的儿子！祂是我的父亲！”第二天，撒梅告诉诺勒斯。那宣教士打开圣经，指给他罗马书第八章 15 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她心里说：“神的手确实在这孩子身上。”

以后两年的时间，撒梅尽量学了圣经的真理。

诺勒斯建议撒梅，到门罗维亚去，那里有宣教士们的地区总站。

在那里，正新建一所大学。撒梅找到油漆的工作，也招呼拿单同去。

在一个晚间，教堂里来了一个男孩子，俯伏在讲台前，恳切的长久祷告。宣教士以为是他要相信主，安静等候他祷告完毕，发现他就是撒梅，为了那里的人灵魂得救祷告。

以后的传福音聚会中，有五十人接受基督为救主。

有一天，一个孩子看见柯步，惊奇的喊着说：“柯步，你还活着！”原来是同村的孩子，被格莱霸部族掳去作奴隶。那天晚间柯步王子的脱逃，他从头到尾全部亲眼看见，也看见那大光和听到上面来的声音。听了柯步的见证，那孩子也想慕同样的福分，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亨利(Henry O'Neill)。

撒梅愈来愈觉得对本族人灵魂的负担，想望作宣教士。

撒梅走到树林中，长久的恳切祷告。

在那里，有一个宣教士莉梓·麦克尼勒(Lizzie MacNeil)，来自美国西部。她很注重圣经，不注意地上的事物，生活极简单。她教导撒梅有关圣灵的事，是从来没听到别人说过的道理。她说：圣经教导我们，圣灵不仅是一种飘忽的能力；祂是保惠师，祂是安慰者，祂引导人相信，向信徒开启神的话，显明耶稣基督，给信徒有能力为主而活。

“你怎么知道这些有关圣灵的事？”

那宣教士回答说：“我初次奉差遣，要作宣教士，感觉胆怯，知道自己缺乏能力。司提反·麦睿特(Stephen Merritt)教导我圣灵的真理。”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撒梅心中渴慕，切愿能够认识那位圣灵，三一真神的第三位。他继续不断的追问。莉梓说：“我所知道的，已经全部告诉你了。”

撒梅问：“司提反·麦睿特在哪里？”

“在美国的一个城市纽约。”

“我要去找他！”撒梅不再多说，告别他的教师，转身就走。

他一路祷告说：“父啊，帮助我。叫码头上有一只船，肯载我去纽约。神啊，求你帮助我！”

随着海水的气味，不难找到了海边的码头。果然有一只船。他问一个水手，知道是去纽约的船。看到有个人，在用英语发号施令，想来必然是船长。

撒梅上前去说：“先生，我的父亲告诉我，你会载我去纽约，找司提反·麦睿特。”

那船长惊讶的问：“你的父亲在哪里？”

“祂在天上。”撒梅回答。

船长没好气的说：“你在发疯！我的船不载客，特别是不载黑人。滚开！否则我会踢开你！”说完，就往岸上走去。

撒梅在后边喊说：“噢，你会的！”

他舒展四肢，在沙滩上躺下，等那船长回来。他继续祷告说：“父啊，求你叫船长肯载我去纽约。”

他觉得下次再见到船长，就会答应他。虽然两天没吃甚么，他还是睡在沙滩上，恐怕失去见船长的机会。

第二天，船长回来了。撒梅再走来见他。船长本来想踢走他，但记起有两名船员离去，人手缺乏，就答应他上船。

船离港以后，才发现撒梅对航海完全不懂！又不能把他丢在海中，船长气忿不过，踢他一脚，又加当头一拳，把撒梅打得昏在地上。

当船长回来的时候，看见撒梅努力工作，把杂乱的船长舱整得有条理，并且洗擦得清洁。撒梅受恶待而不怀怨，快乐的歌唱圣诗，帮助人，照顾病患，为病人祷告，常是立即痊愈。船长记起他所唱的，正是母亲唱过的诗歌，渐渐受了感动，也找出尘封的圣经来读。

在海上遇到暴风，船甚是危险，船帆被风撕成碎片，船里进水。初出航的撒梅，竟然镇静无惧，尽力不懈不息的抽水出去，比谁都努力。那些水手国籍不同，都是粗暴的人。撒梅用祷告和爱，赢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竟然在船长舱里，开始了读经和祷告聚会。一个个流泪悔改，接受基督为救主。

那船到过许多港口进货，经过了五个多月，才达到纽约。船员们送撒梅衣服，船长感谢撒梅，然后离别。

纽约是个陌生的城市，那么又大又多的建筑，错综忙乱的街道，哪里去找他要找的人？

撒梅问了几个人：“你知道司提反·麦睿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最后，问到了一个无家的流浪者，可以带他去见麦睿特，但要付一块钱。撒梅没有一块钱；但答应了。

撒梅找到了他要找的人：纽约的司提反·麦睿特。

他见面的介绍辞说：“我是撒梅·莫理斯，刚从非洲来，要同你谈圣灵的事。”

“你有教会领袖的信吗？”

“没有时间等，我急于赶来。”

麦睿特看着面前的黑孩子，穿着水手衣服，显然太大些，一副急切的神情。回答说：“我正要去一个教会祷告会。你去那边伯特利福音站，自己安置，等我回来，我们看怎样。”

撒梅去了。他发现在那里有十七名无家的人，排队等候领取汤和面包。他站在最后，吃了他来美国后

的第一餐。然后，坐在那简单礼堂的位子上，听那年轻人讲道。

麦睿特结束聚会回家，已经很晚了。记起了那非洲来的孩子，叫马车去伯特利福音站。

那年轻的非洲孩子，跪在讲台上，围绕着他有十七个人，在流泪哭泣悔改，向神祷告呼求。他们听了他的见证，接受救恩。麦睿特十分惊奇。这孩子第一天到美国，就领了近二十人皈主！事实上，他仅勉强可以讲英语。麦睿特立即感觉到，是神的能力与他同在，这孩子是神差遣到美国来的。

聚会结束后，麦睿特叫那神学生应付问道者，对撒梅说：“同我回家。”

撒梅看见那两匹健马，坐进华丽的马车，看见沿路的煤气灯，都感觉新奇。

到家后，已经是凌晨一时了。撒梅说：“我可以睡在马棚的干草上。”

麦睿特说：“噢，不。今晚你要睡在主教的床上。”

麦睿特夫人在等候丈夫回家。开门看到一个黑孩子站在门口，她丈夫说：“亲爱的，这是一个黑天使。道莉，见过利博瑞亚的撒母耳·莫理斯。”

“你想怎样待他？”

“我要他住主教的房间。”

“不，不行！”但麦睿特坚持自己的意见。

麦睿特家道富足，房子很大，有一间客房，是为了预备泰勒主教 (William Taylor, 1821-1902) 来纽约专用的。麦睿特得教导撒梅如何睡在洁白的床单中间，并找出主教的睡衣和睡袍给他穿，当然是太大了些。

撒梅要同麦睿特谈圣灵的事。麦睿特说：“孩子，时候太晚了，好睡。”

“我们来一同祷告。”

当他们跪在床边，撒母耳开口祷告，感觉到神的同在充满那房间，麦睿特肃然敬畏，知道这年轻人完全奉献给神；麦睿特追随过泰勒作秘书，自己传扬基督，但从来没有经历像这几分钟的祷告，更加认识天父。

第二天早晨，撒梅不见了。麦睿特找遍了屋子，在马棚里找到了他。问他在那里干甚。

撒梅说：“我见没有谁起来，来这里看看马。见那人在刷马，我就来帮忙。我不知道是作错了。”

“没关系，早餐准备好了。”

撒梅是第一个坐在这家里餐桌上的黑人。

餐后，麦睿特去哈林区主持丧事礼拜，要撒梅同去。在路中，顺道接两位牧师，同车前往。麦睿特放下他们带撒梅去买些衣服，自己去办事，然后接三人同去丧事礼拜。

那两位牧师帮撒梅选衣服，由内到外，最好特制合时的皮鞋。他换上了全新的时装，还有许多盒子。

麦睿特回来，到柜台付账的时候，有些惊奇总共的数额，笑着对售货员说：“当卫理公会的牧师们在一起，他们慷慨不甘落人后，特别是有另外的人付账。”

“不要忘记，你要我们买顶好的，现在看成绩如何，真像是第五街的人。”

撒梅要保存他的旧衣服，纪念水手们的爱心。麦睿特拿去放在办公室，保留了许多年。

马车去教堂的途中，麦睿特指点著名景胜迹介绍。撒梅忽然说：“司提反·麦睿特，你有没有在马车里祷告过？”回答常有的。不过，撒梅的方式不同。他跪下来，也拉着麦睿特跪下；另外两位牧师仍然坐着，一同低头。

撒梅祷告说：“圣灵啊，我远从非洲来，是为要听司提反·麦睿特讲圣灵。现在他告诉我码头，教堂，银行，和许多别的东西，只是没有一句话提到你。求你把这些属地的东西从他心里拿去，你自己充满他，使他不能讲或写别的，只有你！”麦睿特立即感到圣灵的火焰在里面焚烧，从这个“没有教育”的孩子，真的学习了圣灵的事。

牧师们同撒梅进入教堂，充满了喜乐和荣光。在丧事礼拜的讲道，麦睿特大有能力，仿佛另一个人。听众大受感动，其中有三个人跪在棺木旁边，接受了基督。

会后，那两位牧师留下，帮助新信的人，明白基督教的基要真理。麦睿特带撒梅到办公室，回答他从非洲带来的问题，二人一同查考圣经，一同感觉到知识和灵里的更新。

第二天是主日。麦睿特是圣雅各街教会 (St. James Street Church) 的牧师，教会主日学的监督；带撒梅到教堂，要他向全体是白人的学生们讲话。撒梅开始说：“我生来是一个王子...” 缓慢而安静的述说他的见证，大家凝神静听。下课铃响了，没有谁在意。麦睿特有事，离开几分钟去处理。回来的时候，看见撒梅跪在台上祷告，六百名年轻人围集跪在那里，流泪祷告。整个屋子的空气里，充满圣灵的荣耀。

麦睿特同这些青年人谈起，他决定送撒梅去泰勒大学，受造就作宣教士。青年人立即响应，组成“撒母耳·莫理斯宣教士协会”，募集所需要的教育费用，并给他各样日用物品，装满三大箱。

主日在家的晚餐桌上，麦睿特夫人请撒梅祝谢。撒梅诚恳的感谢各人对他的亲切善待。简单祷告的话，使女主人受感流泪。餐后，道莉用手臂环抱着那黑孩子说：“撒梅，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们所有的，都是你的。欢迎你随意住多久。”

一个多礼拜后，收到了泰勒大学的回信，接纳撒母耳·莫理斯入学。那是一个信心的承诺。那时，泰勒正在风雨飘摇之中，经费不足，预备停办。麦睿特写信给前任校长司提门(C.B. Stemen) 说：“我送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给你们，希望能够造就他，让他光耀世界。如果不能收容，请告诉我。”司提门医生找校长瑞迪博士(Dr. Thaddeus C.Reade) 。经一同祷告，决定接受。

1891年九月的一个星期五，撒母耳·莫理斯到达楣恩堡车站(Fort Mayne, Indiana)。瑞迪校长在那里迎候。

在同乘马车去学校的途中，瑞迪问他，要住甚么样子的房间。撒梅回答说：“有哪个没人要的房间，就可以给我。”

瑞迪把撒梅安置在一个房间，嘱咐隔壁的学生艾第帮助照顾他，主日带他去教会聚会。

撒梅虽然能够历经辛苦，远从非洲来，现在，他确实需要照顾：他不知道怎样点燃煤气灯，不知怎样悬挂窗帘，出去不懂甚么是“街口”，不懂甚么是“十分钟”的时间观念，箱子里有送给他的闹钟，却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也不知道如何填写注册表。

艾第帮他开箱，摆好房间的陈设，燃起煤气灯。撒梅称赞说：“这房间实在很漂亮，如同在纽约的主

教房间！”

“你睡过主教房间？我听说那是预备为他专用的。”

“那个我就知道了，是圣灵引导我。我不知道祂下一步将要怎样奇妙的引导我。”艾第回到房中，希奇自己从来不知道圣灵的事，极愿也能够同天父深切相交。

虽然有好心的瑞迪校长帮助，撒梅显然够不上大学程度。他不能读写，其他课程完全不懂，只有圣经可以参加上课。

那个礼拜的校务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教授主张，就叫他回去。司库担心他的经济来源，宁愿减少财务负担。

不过，有个派克教授，认识麦睿特，绝不会送一个没有前途的学生来，愿意承担教育他的责任，组织几位教授，帮助他补习，从识字开始。这样，撒梅成为特别生。

撒梅问艾第：在纽约有专为黑人聚会的教堂，这里是否也有这样的地方？艾第指给他大学附近的东楣恩街教会。

主日早晨，撒梅去东楣恩街聚会。他不知道走路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到达的时候，牧师已经宣布读的经文。他一直走上讲台，要向会众讲话。牧师以为他是传道人，问他可有讲章。撒梅说：“我没有讲章，但我有信息。”牧师竟然在一边坐下来，让他讲话。撒梅先开口向父祷告。忽然间，会众的情感激动，纷纷跪下去，哀哭，祷告，欢呼喜乐。牧师觉得他心灵有火燃着。复兴的火焰延烧下去，远超过预定的时间。

意外的，报纸刊载了这事件，并有社论。其他报纸也跟着记载。泰勒大学新来的非洲学生撒母耳·莫理斯，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撒梅成了对学生和教职员的宣教士。他真诚恳切的祷告，使许多人蒙恩，反对的和无神论者，经过他祷告，也悔改接受基督，并成为传道人，后来任主教。有好奇的人，来访问他。他从不愿作无益的闲谈，简单的自我介绍后，请来客读一段经文，然后一同祷告。学生们愿意亲近他，成为他的朋友，没有谁因肤色不同而歧视他。撒梅的房间，变成学生属灵的家，追求随从圣灵而行。

泰勒大学的经济情况甚为拮据，不能维持在原址。撒母耳·莫理斯“信心基金”，却在增加。董事会开会，不知下一步该怎样作。有个校友鲍得文(Lindley J. Baldwin)说：“搬到额普仑(Upland, Indiana)，有一万元，可以选择十英亩地。”他又说：“我要去撒梅的房间祷告。”

第二天上午，鲍得文去找撒梅。一同祷告后，二人都觉得他们的祷告得到应允。鲍得文引用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话说：“祷告成就的事，过于世界的梦想。”

在将离去的时候，鲍得文笑着说：“撒梅，你是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摩西。”

撒梅说：“我不以为能跟摩西相比。”

下午两点钟，一万元凑足了，十英亩土地也有了。董事会授权建校委员会，去看新校址，并签订契约。在奉献聚会中，瑞迪校长，鲍得文，同撒梅坐在台上；排定撒母耳·莫理斯作奉献祷告并讲道。他不过是一名新生。

泰勒大学从校长到全体学生，看见圣灵的大能和恩典，藉这个单纯谦卑的器皿彰显。全校被带到一个

属灵的高原：不仅自己得救，并且为主使用拯救别人。

学生们吵着要听撒梅的信息。校长最后同意安排全校复兴聚会，在大礼堂举行。

后来，校长瑞迪博士记述：

撒梅思想的新鲜和能力，使我惊奇。他讲了四十分钟，安静，却真诚，像孩子般的单纯而自然。所有存诚心接受真理的人，都从他的话得到益处。

在结束的时候，许多学生同撒梅跪下祷告。

撒梅在泰勒度过第二个愉快的感恩节。1982年的冬天酷寒。看到雪花飘飘降下，是一生未见过的。撒梅非常兴奋。他说：“这一定有天上的信息，但愿我能够读！”跑去外面收集雪花，双手捧着，一会儿就融化成水。这使他希奇。

1983年一月，楣恩堡全市复兴大会，在溜冰场举行。瑞迪校长要撒梅坐在台上，以祷告支持。在那里很冷。他每晚参加，最后一晚结束的时候，还应请领全体唱诗。

以后，撒梅因为来自非洲，难以适应气候变化，染上了风寒。他仍然勉强照常上课。但渐渐失去胃口。最后，明显难以支持，他才告诉人。经诊断为严重肺炎，住进医院。

过了一段时期。撒梅告诉探访他的学生和教员说：“从前我有病，向父祷告，就立即好了。这次不知怎样，祂不再治好我。现在我知道，在地上的工作完了。我要回天家与父同在。我看见了天使，他们快要来接我了。我很欢喜回家。”

瑞迪校长来看他。撒梅也这样说。

“那么，你预备回非洲的工作呢？”

“工作不是我的，是基督的工作。”

1893年五月十二日，春光明媚。

撒梅站在病房窗前，看家在对面司提门在剪草坪：“司提门医生，不要太过劳。”司提门向他挥手。

撒梅回到椅子上。

几分钟后，护士惶急的喊司提门医生，来看撒梅。他已经没有脉息了。

医生轻柔的说：“他去了！”在世才二十岁。

安葬礼拜，是楣恩堡有史以来最大的。碑铭刻着：

撒母耳·莫理斯 — 1873-1893

柯步王子

生于西非洲

圣灵充满生活的典型

校长瑞迪博士说：

“撒母耳·莫理斯，是神差遣到泰勒大学的使者。他来为要装备自己，竟装备了大学的宣教士训练课程。”

在校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把他当黑人看待。如果是校长的儿子，也不会得到更好的待遇。

他离世以后，学生祷告会中，他的好朋友艾迪站起来说：“现在撒梅的工作，落在我肩上。我要代他去非洲宣教。”另外有两个学生，决定奉献作宣教士。

“撒母耳·莫理斯宣教信心基金”，在十年内帮助了几百学生，装备作宣教士。泰勒成为宣教的训练学院，毕业的学生出去宣教，直到地极。

麦睿特牧师说：

“主教们曾为我在头上按手，在按立典礼的时候，长老们也一同按手，但其能力无以相比。James Caughey 曾把他圣洁的手按在我和 Thomas Harrison 的头上，求以利亚的外衣落给以利沙——火降下，能力来了；但在马车里同撒母耳·莫理斯的祷告，使我接受保惠师的同在——从那时以后，我写的每一行，讲的每一句话，每一篇讲章，莫不是为圣灵或在圣灵里。”

在以后的事奉中，麦睿特前后带领一万多人皈主。纽约圣雅各街教会，永远不忘记撒母耳·莫理斯。

几年过去了。

有一天，那载撒梅来美国的船长，来叩麦睿特的门。

“对不起，先生。我是撒母耳·莫理斯的朋友，我的水手们同我，亟想知道他情形如何。你能否告诉我，他可好？”

那么多的话，麦睿特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笑着说：“他把泰勒大学点起圣灵的火焚烧。”

船长说：“正是他在我船上所作的。他在哪里？”

“在耶稣那里。他活了不到二十一岁。现在，泰勒大学的学生们，在各地继续他的工作。”

这意外的消息，使船长静默无言，沈浸在悲哀中。很久以后才说：“我船上的水手们，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文化。撒梅唱诗，祷告，成就不可能的事，本来相争不和，现在和睦合一，如同一家人。”在分别之前，麦睿特博士祷告：“噢，神啊，我求圣灵每天感动青年人相信，如同撒母耳·莫理斯所信的。阿们。”

- 真理寄居者

真理寄居者

一个高大健壮的的黑女人，头发大部分已经白了，但躯干挺直，全没有一般黑人畏怯的神情，昂然登上了讲台，向几乎全是白人的群众讲话。她先唱一首自己编的诗歌：

我为我的人民倾诉，
一个可怜被蹂躏的种族，
在号称自由的地土，
却没有自己的住处。

我为我的人民倾诉，
要还给他们应得的权利；
因为他们长久劳苦，
却没有收取到利益。

他们被迫耕作庄稼，
却不能够得田里的收成，
虽然从早工作到晚，
在土地上劳苦不停。

我的身上经常带着
许多次受过鞭打的伤痕，
我为我的人民倾诉
他们仍在鞭下呻吟。

“好啦，孩子们！我生纽约州的厄斯特郡（Ulster County）我不知道春夏秋冬，不知道是星期的那一天。主人们不管一个奴隶的死活，只管他能够干多少活。...”

寄居者继续说到她父亲的惨死，她儿子彼得被卖了出去，她如何争夺回来。最后，她说：“神的面光必定不会照蓄奴的国家。”

群众热烈鼓掌，有的流泪，有的震惊木然无语。听过寄居者讲话的人，不会有谁无动于衷。

寄居者讲话，是根据圣经的真理。她主张对黑人公义的待遇，却不求怜悯。她常说：“那些蓄奴虐待奴隶的白人，才是真正需要怜悯的；因为他们若不悔改，必定要下到地狱！”这样，不识字的寄居者，

信息是从心灵里发出，虽然简单，却带着先知的权威；时常有特出的智慧，很能够动人。

黑奴没有名字，也没有生年月日登记。

大约在 1790 年代，纽约州赫得逊河(Hudson River) 畔有一个农庄，属于哈顿薄上校(Colonel Johannes Hardenbergh) 所有。有一对黑奴夫妇 James & Betsey 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伊莎贝拉(Isabella 简称贝莉 Belle)，全名是“哈顿薄家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Hardenbergh)，表明她属于主人。

哈顿薄在一切生意往来上用英语；但在家中则用荷兰语，那是他们祖传的语言。这样，他们的奴隶们就只懂荷兰语，可以听命作事，不能跟外面的人交谈。贝莉的父母共生了十二名儿女，被主人分别卖给不同的人家，有的兄弟姊妹，她永远没见过面。

贝莉的父母从小教导她顺从主人，不说谎，不偷东西；每天向神祷告，就会得到主人好好待她。

贝莉长得高大结实。在大约十一岁的时候，主人死了。贝莉被以一百元的代价拍卖了。以后，她年纪越来越大，经三次转换主人，价钱也越来越高；最后，杜茫 (John Dumont) 看中她健壮有力，能在农庄上工作，以三百元的代价把她买到手上。那是很大的一笔投资。

贝莉不到十五岁，已经长得高逾六呎。她诚实可靠，殷勤工作，不偷懒，不休息，自早作到晚，比男奴隶作得更多。但在星期天用不着工作，不过，他们不去作礼拜，也不读圣经。杜茫家的马车夫加图(Cato)，有时讲一点道给他们听。男主人很喜欢她，待她还好；女主人因为她不懂英语，常找她麻烦，折磨她。不过，她的英语随着时间进步。

主人决定，要她和一名大她许多的男奴汤睦 (Tom) 结婚。婚后他们彼此相爱，十二年间，生下了一男四女。

1824 年，好消息来了。因为废奴主义者的压力，纽约州通过法律：凡 1799 年七月四日前出生的奴隶，要在 1827 年七月四日解放，得到自由。

贝莉的主人对贝莉说：如果她努力的工作，可以提前一年让她自由。贝莉更加辛勤工作。时间到了。她去见主人。主人只挥挥手，叫她继续去工作，并不加任何解释。贝莉直视着杜茫，在她眼中那个人越来越小：竟然对奴隶不守信！她觉得十分厌恶，鄙视，不屑跟那样的人理论，贝莉决定逃走。

不敢同丈夫商量，她收拾极少的衣物，用一块布包裹，带着八个月最小的女儿，在拂晓，人还看不清面貌的时候，离家出走。

附近的贵格会基督徒卫治纳夫妇 (Isaac Van Wagener) 收容了她，答应给她工作和住处；因为他们大多数相信废奴。

杜茫追上门来，用尽恫吓方法，贝莉坚决不回去。卫治纳愿意出二十元，买贝莉提前一年自由；另加五元买她的女儿苏菲亚 (Sophia)。杜茫接受了。拿了钱，忿忿而去。

卫治纳说：“贝莉，你和苏菲亚自由了。只有一位主在天上，祂是你的主，也是我的主。”

不过，贝莉的丈夫和其他四个孩子，还在杜茫家农庄。

有一天，贝莉知道她唯一的六岁儿子彼得，被杜茫卖给了纪奈 (Solomon Gidney)；纪奈把他转卖到阿拉巴马的农庄：那是一个蓄奴的州，彼得将要终生为奴！

贝莉去求她从前的主人，杜茫说：“没有办法得回他来。即使彼得还给你，你有钱养活他吗？”

贝莉说：“没有。但神是丰富的。”

他再去求纪奈。只换得纪奈的讥笑。

主张废奴的朋友们告诉她说：依纽约州的法律，卖奴隶到外州，是违法的；可能被判十四年监禁，外加极重的罚款。

仿佛是天使指引，有人告诉她去找迪敏 (Lawyer Demain) 律师。法庭把彼得判归他的母亲。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黑人在法庭得到胜诉。贝莉现在知道，法律可以保护她。

晚上，贝莉发现她儿子的背上，有许多条深鞭挞的伤痕。只有六岁的彼得，竟然被这样的虐待！

1827 年七月四日，贝莉的丈夫汤睦得到自由。他作些零工糊口。不到年底就死了。贝莉得杜茫谅解，可看望女儿们。

有一天，贝莉说：神向她显现。她看见神那样伟大，庄严可畏。她自觉罪恶满身。她吓得俯伏在地，但无处可逃，也无处可藏。忽然，耶稣站在神和她中间，遮蔽保护她。

贝莉以为她与神和耶稣基督的新关系，改变了她的人生。从前，她求神“灭尽所有的白人，不留余种。”在归正以后，她说：“神啊，我爱所有的人，包括白人在内。”

当她住在卫治纳家的时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每天晚间工作完毕，卫治纳带全家读圣经，贝莉记下了许多经文章节。

有一天，她带着彼得，经过卫理公会的教堂，那里的音乐吸引了她，就站在窗外听。会友欢迎她和彼得进去。有个游行布道者在讲道，说到信徒永远的家，是在天上的圣城。她想起了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 15 节大卫祷告的话：“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没有长存的指望。”

那段时间，贝莉同卫理公会的人交往，也像游行布道者，随处见证福音。

在教会里，一个从纽约来度假的女教师计尔 (Miss Geer) 同贝莉谈话，说起可以到纽约去。她果然带着彼得去了。计尔介绍贝莉去几个白人家庭工作。她参加了母亲锡安非洲卫理公会(Mother Zion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美国最早的黑人教会。她热心祷告，热心讲道。但她不识字，极渴慕得到属灵的教导。她的朋友计尔，也鼓励她见证。

皮尔生夫妇 (Elijah & Sara Pierson)，甚为热心。他们卖了自己的房子，在贫民区买了一座大屋，收容无家可归的妇女们，称为抹大拉庇护所(Magdalone Asylum)。有一天，来了一个蓄长须，身穿长衣的人，自称马提亚(Matthias)，是假犹太人；原名 Robert Matthews，与皮尔生同伙，称为父神和以利亚，有神奇的能力。富而质夫妇(Benjamin & Ann Folger) 信了他们，把在纽约郊外，赫得逊河上的农庄交了出来，作为公社，称为“天国”(The Kingdom)。参加的人，要把所有的财物交给他们。这样，他们骗取了许多钱财，也控制信徒，要人人称他为“父”。贝莉因为缺乏真理的认识，也被骗跟从崇拜他们。后来，他们起了内讧，骗局被拆穿，公社星散。贝莉却浪费了约三年的生命和时间。不过，她学习了不可轻信人。只是因为疏于管教，她的儿子彼得交往恶人，习于游荡，屡次被监禁，最后去船上作了水手。

贝莉祷告的时候，听到一个有能力的声音：“你的使命是向贫穷和被压迫传福音。”并指示她“往东走”。

她向神求一个名字。想到诗篇第三十九篇 12 节：“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就以“寄居者”(Sojourner) 为名。

1843 年六月一日，天一亮的时候，她就踏上了信心的旅程。她没有教派的支持，只说：“圣灵呼召我，我必须去。我要以父的事为念。”朋友们说她是疯狂了。他们都待她很好，为甚么忽然离去？

在路上，有人问她的姓名，她只能说“寄居者”。但姓甚么呢？

她祷告。想到另一处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八：32）

她想：“我现在只有一位主，就是全宇宙的神。我姓‘真理’，名‘寄居者’。从今天起，我要行在祂真理的光中。”

她信息的中心是：“奴役制度是罪恶。”“神怜悯那些怜悯别人的人。”

寄居者到处宣扬这信息。走到哪里没有钱了，她就帮人作家务工作。

她的信息简单，直接，不是空谈，能够激动人的心。渐渐的，不少人知道寄居者是有灵感的讲演者。许多反奴运动者，极为推重。把她与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1817-1895) 和司陶夫人 (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 等相提并列。在新英格兰地区，寄居者巡回讲演，不是受欢迎，就受反对。但她绝不退缩。

但有一个问题：很多的名演说家，在不识字的寄居者演讲之后，都感觉难以为继。

她非常勇敢，特别有本领控制反对的暴徒。有一次，一群年轻的暴动者包围她。寄居者站在高处说：“你们想干甚？”

有的说：“我们不会伤害一个老太婆，我们要来听你唱歌。”寄居者唱歌后，有人要听她演说。她以宏亮的声音，特殊的方式，演讲夹着对话。他们平静下来，最后一个个散去。

1846 年，寄居者访问她旧日的主人杜茫。杜茫悔改过去的恶行，并且说：“奴役制度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事。”并且主张解放所有的奴隶。这个从前寄居者从他家逃脱的人，现在有多大的改变！

1852 年，在爱可容 (Akron, Ohio) 举行妇权运动集会。场中坐满了人。忽然一个高大的老黑人妇人，昂然进入场中，看来似是高傲的样子。她一直走到前面，在讲坛的台阶上坐下。许多人注目看她。有人认得是寄居者，警告主席不要让那妇人讲话。好几个人讲了话；其中有教牧，说圣经不赞成男女平等的教训。

寄居者要求讲话。主席翰特 (Helen Hunt) 有些迟疑，决定让她讲。

她直接反驳“女人知识较低”说：“知识跟权利有甚么相关？”又说：“你们说女人是弱者？”她捋起袖子，露出多年劳苦锻炼得结实的手臂：“你们在座的，哪一个能够跟这双臂膀相比？”至于说“基督是男性”，寄居者说：“你的基督是从哪里来的？神藉女人生的，男人在其上无分。”这话表明了基督是“女人后裔”的重要真理。在结束的时候，她勉励妇女们说：“姊妹们，如果你们想得到该有而现在的权利，不是仅谈论，要起来争取！”场中爆起热烈的掌声。会后，很多人向她祝贺并致谢。

大会的标语是：“不分肤色或性别，在法律之前平等。”

最著名的反奴运动领袖盖瑞生 (William Lloyd Garrison) 和腓利普 (Wendell Philips)，邀请寄居者以她有力的声音，参加反奴的阵营；英国反奴的汤普生 (George Thompson)，也一同旅行讲演。

寄居者回答说，她没有钱。盖瑞生愿意代付她的旅费。在旅途中，寄居者受到汤普生对她的尊敬，甚为感动。“他待我像是全地上最高贵的夫人。他扶我伴我上下车，他为我提行李箱；在旅店同桌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不以我为贫穷的黑女人。在聚会中，他介绍我的传记，劝请听众多买。愿神赐福汤普生。他是我们种族的真实朋友！”

事实上，听寄居者讲演的，几乎全是白人，这使她与其他的黑人不同。有一次，她对听众说：“孩子们，我今天到这里来，像你们一样，要听我有甚么话要说。”许多年后，这隽语被有名的演讲家引用。有一次，反对的人恫吓：如果寄居者来讲演，他们将烧掉那聚会厅。寄居者说：“那样，我就在灰烬上面讲！”她就是这样的坚强不屈。

在一次聚会中，有个医生说，从寄居者的声音，断定她实在是男人。这样，表示她假冒女人，而企图否定她的见证。想不到，寄居者接受那医生的挑战，照他所要求的，当众徐徐解开上衣，露出乳房；然后掩起上衣说：“这不是我的羞耻，是他的羞耻。”

听到寄居者讲演的人，从没有人能够淡然置之。

司陶夫人是黑奴吁天录 (*Uncle Tom's Cabin*) 有名的作者，她与寄居者非常投契。说到寄居者去访问：“她默然坐在那里，就有一种内在的尊严，超过任何的公主。”

在内战期间，林肯总统准许黑人参加第五十四麻州志愿步兵团。著名黑人领袖道格拉斯的两个儿子参加了。寄居者十九岁的外孙凯德威 (James Caldwell) 参加了。寄居者惋惜自己不能参军，勉励说：“去救赎人民脱离神的咒诅吧！... 现在是有色的人种拯救国家的时候。”

1863 年，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奴。全国黑人振奋。寄居者旅行各地，号召支持反奴战争。她也争取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同等待遇。她说：“如果黑人同样的流血，为甚么不能得同等的待遇？”

1864 年，寄居者决定去见林肯总统。她正在给人洗衣物中间，忽然说：“我必须赶快洗完。”雇用她的人，问她为甚么急促？她回答：“今天下午，我要去华盛顿见总统，给他些建议。”她的外孙撒梅 (Sammy Banks) 伴她同去。

到了华盛顿，正是林肯总统忙着竞选连任的时候。

一个白人反奴运动者露茜·柯勒曼 (Lucy Colman) 女士，伴她去到白宫。总统十分忙碌。等了几小时，才得晤见。寄居者看见总统肩负国家重任，不忍再给他加重负担，忘却她一切的要求。坐下后，寄居者直率的说：“在你出任总统以前，我不曾听说过你。”

林肯总统大笑说：“在我没有想到要作总统之先，我早就知道你了。你在中西部很有名。”总统介绍办公室内的陈设，拿一本圣经给她看，是巴尔摩的黑人致赠总统的。以后，有人画了一幅寄居者与总统共阅圣经的画像。

寄居者说：总统像是但以理在狮穴中，但有神的同在，他必能得胜；并且说，她以为林肯是美国最好的总统。

林肯谢谢她的鼓励，但不同意自己是最伟大的总统。寄居者说：因为他顾念黑人。并告诉他，不必介意人的批评，最后他必定胜利。

在离去前，寄居者拿出她的“生命册”来，请总统签名留念。总统写着：“给真理·寄居者阿姨，亚

伯拉罕·林肯，十月二十九日，1864 ”。

寄居者决定住在华盛顿附近的“自由村”，那是政府为解放的黑人所建的住所，在郊外的阿陵屯(Arlington, VA)。她教导那里的居民，各样的公民生活，尊重法律，“你们得到了自由，但必须要有纪律，负责任”，包括注意清洁。她也帮助作救济的事工。

1865年四月九日，南方投降，内战终止。六天后，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十二月十二日，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正式在全国各地废止奴役制度。

1883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真理·寄居者走完了她客旅的崎岖路程，离开她所寄居的世界，进入永恒。她在世的年龄，大约为八十六岁。不过，因为黑人没有明确纪录，也有人以为她超过一百岁。

• 艾伟德

小妇人：艾伟德

有的宣教士，不屑学中文，甚至有的海外华人宣教士，也是如此；但她不仅学中文，更学土话。有宣教士不肯住在华人中间；她不仅住在华人中，还服事华人，最低下的华人，并且还入了中国籍。

北方有俗语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是说到受鄙视的行业：其中“店”是开客栈的；“脚”是行脚的，就是运输业者。这位远道从英国来中国的宣教士，居然开起客店，而且专招待行脚的骡夫。她是艾伟德，曾在山西开设“八福客栈”。

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于 1902 年二月二十四日，生在伦敦北郊。父亲是一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给富贵人家作伺候客人的侍女。在十八岁的时候，悔改重生，极想服事主，到中国传福音；她申请参加内地会，因缺乏正式教育而被拒绝。

艾伟德仍然不气馁，决心积蓄足够的钱，自费前往中国。

那时，有人介绍她去看顾退休的宣教士夫妇，艾伟德欣然接受。在同那双老夫妇的交谈中，得到许多实际的知识。他们以为她不应该把青年岁月，浪费在这里。刚好有人告诉她，伦敦的扬何斯本爵士 (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夫妇，需要一名司客侍女。那家住在高贵住宅区 Belgrave Square，工资自然较高，更重要的是扬何斯本家中有许多珍贵的藏书，他自己是个颇有名的作家，写过不少有关东方的书，如果能够借阅，可以增进她对东方的知识，作宣教士的准备。

艾伟德虽然学识不高，但她有语言天才，学得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语，而且懂得应对和礼仪，颇得主人信任器重。她到假期时，就去外面再兼作别家宴会帮工，以求在最短时间内，积聚最多的钱财，完成她到中国宣教的异象。

1930年初，在卫理公会的聚会中，她听人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七

十三岁了，却欲退而不能休，因为她到处寻找，竟没有人肯去帮助她。

艾伟德说：“那人是我！”

她立即写信去，表明自己愿意去。

艾伟德在等候回信中，就先去探听旅行的方法，知道如果直接坐船到天津，是最好的路线，但费用要贵，超过她能够负担；最经济的方法，是乘横越西北利亚的铁路，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去到工场，费用会省一半。

漫长的等待。几个月后，回信来了。珍妮欢迎她去；并告诉她，只要到天津，写信去，会有人去接她到珍妮所住的地方——那是在遥远的乡下。

1930年十月十八日，艾伟德带着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是她的衣物，另一个是简单的食物，和路上煮食的酒精炉。多孤单的行程！不是豪华的旅游，没有富贵的亲友相送，她身边只有二英镑和几枚铜币。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转铁路往俄国。

艾伟德把自己交托主。她乘的是三等火车，没有一个相识的人，没有懂英语的人可以交谈，只一路祷告。有一天夜里，火车停了下来，不再往前走。那地方是奇塔(Chita)，西伯利亚草原的大旷野中，一个荒凉的镇，到处是军人，还听到稀疏的枪声。艾伟德只得在车站的寒风中，裹着毯子过夜。反复交涉，才得转火车去海参崴。在那里，一名俄国官员想奸污她。艾伟德抗拒。那官员离开她去了。

路边有一名不相识的妇女，找一个男人乘夜带她去码头。艾伟德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求船长免费载她去神户。从那里，乘船到了天津。

在天津，找到了差会办事处。问起珍妮劳生，那里的宣教士摇头说：“珍妮独来独往，在山西行踪无定。写信给她，不知何年月日才有回音；你不如等在这里，有适当可靠的人来，带你直接去那里。”

在等待中，艾伟德出去游览，找机会学些中国话。她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是有许多的墙：长城的墙，城镇都有墙，家家户户有院墙。怎样才可以打开这些围墙，进到中国人的心里？

有一个姓路的基督徒商人，要到山西，可以带艾伟德去到那里。

于是，长途跋涉开始了。火车，转乘长途汽车，到泽州，内地会的宣教站。在那里，有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司米德夫人(Mrs. Stanley Smith)接待她：她是个寡妇，丈夫是“剑桥七子”之一，是那一代硕果仅存的资深宣教士。司米德夫人对她非常体贴爱护，简要的告诉她，山西的状况。司米德也告诉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休息几天之后，艾伟德坐上骡车，再改乘扁子，经过两天的路程，终于到了阳城。

珍妮·劳生住在城门外，骡队往来的大道上。艾伟德发现，那是一座大房子，有个大院，堆着两大堆脏乱的物件。珍妮说，那是她新租下的房子，因为说是“鬼屋”，没人敢住，所以租价特别低廉，每年只一英镑。工人正在那里进行清扫修建，只有一个房间算得整洁可住。整理清洁是艾伟德的特长。她辛勤工作，不几天，就把全屋子整理得一尘不染。

珍妮在中国已经超过五十年，浓重的苏格兰口音，有时候不知不觉掺杂着中国话，性情也有些怪癖。

艾伟德问：“这是你的宣道所？”

“也许是，也许不是。”

这样一座大房子作甚用？

二人想到可以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的骡夫住宿，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的行脚，是福音的媒介，把好消息传遍各处。他们的厨子老杨，可以负责供应饮食。

珍妮说：“我已经想好了名字，叫‘八福客栈’。”

但只缺少一件：没有客人住宿。当地的人，看到他们就喊“洋鬼子！”怎肯来与鬼同住！

客人哪里来？珍妮想出方法：让艾伟德去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拦住勉强拉他们进来。

起初，这使艾伟德有些难堪；骡夫们也不甘愿。但看到设备清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晚间，老杨还说圣经故事给他们听；不过，他说的常与圣经不同，会加上“挪亚洁净圣殿”之类。他们也不知道，只是以为有趣。骡夫们欢喜住宿，并告诉别人来住。这样，不久就常常客满，骡棚也槽头满了。不过，珍妮劳生的精神健康愈来愈差。她多年孤单工作，经历过义和团和毓贤的迫害，屠杀，所受刺激，给她留下心灵的伤痕太深。终于有一天，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艾伟德来了还只一年多。幸好老杨继续留下工作，客栈营业照常。管理的担子，落在艾伟德身上。这反而给她机会练习，中国话进步很快。她渐渐能够传福音，领人信主。司米德夫人从泽州差一名中国信徒来帮助，并供给他的工资。

老杨忽然对艾伟德说：“也许，你该去拜访本地的道尹大人，表示尊敬。”以后，他连续催了几次。艾伟德抽不出时间，而且她也不以为有必要。

有一天，道尹忽然来到八福客栈。谈话中，他提出中国在推行“天足运动”，政府明令要妇女放脚，就是解放妇女的缠脚，并挨户检查，以改正多年的旧风气。艾伟德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她还可以示范天足的好处。他应许派两名卫兵保护，发给薪水，还供给骡子作交通工具；按时直接向他提出报告。中国老百姓怕官。老杨很欢喜，因这工作有些官的气派，能够受人尊敬。艾伟德经过考虑，感谢神给她这特别的机会，就接受了，附带条件是不能限制她讲福音。

这样，艾伟德能够周游各村庄，镇市，进入人家，自由有效的见证耶稣。有些人信了主。

那时，监狱发生暴动，典狱官派人来找艾伟德，看她能不能以神的能力，解决问题。艾伟德不能推却，看到监狱中的紧张形势；她叫出那暴动的领袖，要他交出武器，并保证不加究罪。这样，和平解决了问题，也领了囚犯信主。

有一天，走在街道上，看见路边有个妇人，坐在地上，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女孩子，讨价两个银元。艾伟德没有两块钱，把仅有的九角钱给了她，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八福客栈，就叫她“九毛”，学名“美恩”。用爱心和祷告，那女孩复原了。

美恩看见门口有个可怜八岁的孩子，以为他们两人少吃一些，就够养活他；艾伟德同情，也领养了他，起名“少少”。

艾伟德收养的第三个孤儿，取名“宝宝”。另一个八岁的女孩子是“兰香”。

1936年，Gladys Aylward 归化为中国籍，成为艾伟德，中国人，不再是“洋鬼子”。却正赶上共赴国难！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正式开始侵华战争。

次年，战争也临到了僻远的阳城。一个炸弹炸中了八福客栈。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失去知觉，醒

转时，发现只受了点轻微外伤。

艾伟德和她的孤儿们，并几名基督徒，疏散到山地的北柴庄。居民指给她一个窑洞，用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艾伟德帮助伤患，竟成了唯一的“医院”。等日军离去后，她和难民们又再回到阳城。

意外的，有一天，道尹大人请艾伟德赴宴。他让艾伟德坐在首位，当着同席的人宣告说：“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个基督徒。”

艾伟德恭喜他，作了这关乎永恒的决定。

1939年二月，艾伟德听说日军已经放弃泽州，回到城市据点过冬。她记挂着内地会的同工，到泽州去看望他们。

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 (David & Jean Davis) 夫妇在那里的宣教站继续工作。他们是英国人，宣称保持中立，得以平安。相见甚为欢喜。

有一夜，酒醉的日本兵，进入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艾伟德去同他们交涉，被一名兵用枪把打在上头，昏倒在地。醒来的时候，看到戴维斯在旁照应她，并没有多大伤害。

后来，有两名年长的宣教士要回国，请戴维斯送他们到烟台等船。他嘱咐艾伟德代为看守，说明差会的政策严守中立。

几天后，中国军队要来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率领的人是林南上校，一名情报军官。他谈吐文雅有礼，同艾伟德谈论善恶的问题，指日本军队是恶的，应该助善拒恶，并说中国的防卫战争是“义战”。

艾伟德同他谈论，有时二人在泽州城中的街道上同行。

有一次，到山地去。艾伟德遇到了传奇性的游击队英雄雷将军 (General Ley)，深入内地，难得见到个欧洲人，而这人竟然原是天主教的神甫，而成为抗日游击英雄。

当在泽州的时候，时代 (*Time*) 杂志的记者，访问艾伟德。时代的创办人鲁斯 (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极为同情中国政府。艾伟德说：她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她是中国人，也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踪，报告中国方面。

在泽州，有二百名孤儿。1940年初，她的助理晋本光，带领一百名孤儿去了西安。现在，经过戴维斯同意，照艾伟德的建议，将剩下的一百名孤儿，迁往阳城山区。艾伟德则暂时留在泽州，帮助照顾宣教站的约一千名难民。

几天后，消息传来，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迫近泽州，只有一天的路程。来报告的人，手上还拿着一张告示，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她仓皇逃回阳城。日军飞机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

艾伟德决定要去西安。行前去向新作基督徒的道尹告别。道尹关心的告诉她，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

艾伟德说：她预备带一百名孤儿同去！

“啊呀！那要攀山越岭，要渡过黄河 ...”

“但我不能不走。”

他所能够作的，只是派几个人，扛几袋小米，送她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以后，我只有为你祷

告了。”

“我也为你祷告。”

同行约一百孤儿，最大是一名解放的婢女素兰，还有艾伟德自己收养的美恩和兰香，少少，宝宝和两名男孩子；最小的一个只四岁。

美恩问说：“要走几天？”

艾伟德回答：“骡队走五天。”那是说，他们走大路，也走得快得多。她一直笑着，但心里说：“这简直是疯狂。”既上了路，她从未走过的山路，只有仰望主的怜悯。

时间过去，艰难的山路没有尽头。孩子们的鞋破了，脚磨肿了，衣服脏破，像一群小叫化子。仍然前进，缓慢的前进。

疲倦，行进越来越慢。除了他们一队人之外，再没有别的旅人。一天，遇到了几十名军队，给孩子们一些食物，使他们欢喜了好久。

十二天过去了。

前面走的孩子，欢呼说：“黄河！”

从高处望见那蜿蜒的河水，使他们忘却疲劳。想到要坐火车了，使他们倍加快乐。艾伟德谢过伴送他们的人，看他们回去。自己率领孩子们，向河边走去。

黄河的水波浪滚滚，但没有渡船。只有等，挨着饿等。前无去路，是很可怜的事。连艾伟德也有些灰心了。

第四天，来了几名士兵。他们观察这些小难民，已经有好几天了。看到不像有危险，才来帮助。取出一面镜子，在阳光下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对面也有回应。不久，渡船来了。他们分三次渡过了黄河。现在已经脱离险地。

再走了两天，到了米脂，孩子们第一次搭上火车，都十分兴奋。有时，火车停下来，让他们去难民救济站吃饭。到了中条山脉的一个小村，火车不能再前进了，因为桥梁被炸毁；只有攀越峭山的小径，才可以到潼关；只是那条山径，连乡民都没走过。

艾伟德带着孩子们，一步步的往前挨。到一个山村，再问往前的道路。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在不可知中走向不可知。艾伟德真想在路边躺下，任甚么都不管了。在无可奈何之下，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哭。哭过了，还得往前走。唯一的希望，是神的怜悯。在似乎绝望之中，路到尽头，一个下坡，竟然就是潼关！原来没有地图走路，有这样意外惊喜的好处。

现在有铁路，又一个难处是，却没有客运火车。幸而有运煤货车。他们爬上煤堆，乘过了一段，才转搭客车，终于到了西安古城。一个没有边界的大城。但他们还要从那里去扶风。

所有的孩子们，一个都没有短缺。艾伟德感到松弛下来。感谢主。

在扶风附近的兴平，有个妇人说：“你看来病很不轻。”

艾伟德说：“近来不少人这样说。”

艾伟德醒来了。

看到身边有个穿白衣的女子，她问：“我在哪里？你是谁？”

女子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说：“你现在终于清醒了。”忽然就不见了。

来了另一个男人，俯身用英语对她说：“你现在好了。我是西安浸会医院的主任医生。你发高烧，营养不良，伤寒，加上肺炎。过度疲劳。还有一颗子弹穿过你的肩头，幸而不深。现在你会活下去了。”

“我的孩子们在哪里？ ... 我有一百个孩子。”

医生以为她的呓语又来了，喊护士拿镇定剂来。

艾伟德对过去约一年的记忆，仿佛一片空白。她能够活下去，是一件神迹。她大概在兴平工作了几个月，才倒下去。是新到的特效药磺胺辟定 (sulphapyridine)，助她脱险复原。在医院里又过了几个月。

1941 年底出院。

1942 年初，艾伟德又在郿县的难民营工作；那里距扶风和西安不远，靠近她的孩子们。

次年，林南上校又找到了艾伟德。但艾伟德对他的情愫已经改变了：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嫁给他。他们仍然是朋友。一段情缘过去了。

1944 和 1945 年，艾伟德在兰州和四川的成都，在穷人和麻疯病人中传福音。她曾往喜马拉雅山麓去，那里的隐修者，竟然预先知道她要来，准备接待，也准备了心接受福音。成都的一个教会，给他教堂后面的一间屋子住，算是受薪的女传道，也教青年人英文。

美国人战胜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1948 年，国民政府快垮了。艾伟德也快垮了。司陶卫医生(Dr. Olin Stockwell) 劝她回英国去休养，并探望父母。她离家已经十七年了。因为艾伟德一文不名，司陶卫为她筹措路费。只是她已经不是回家了；因为她是中国籍，不是回国，而成了出国，要去上海申请签证。在那里，她意外的找到了美恩；发现美恩已长成，结婚生子，艾伟德竟然作了“祖母”。

1949 年春，艾伟德到了英国。经过战乱，她的父母和兄姐都还在，重逢自然快乐。但她为多难的中国忧伤，为他死去的孩子们忧伤。她的心爱中国；在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说出中国话。

不久，有个新闻记者莱得梧 (Hugh Redwood) 特写艾伟德在中国的故事。英国广播电台 BBC 的柏格斯 (Alan Burgess) 读了，来访问她，请了一个名演员，作连续广播剧播出。艾伟德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但她不喜欢那些称誉。她常受邀讲演。柏格斯又把她的故事写成 小妇人 (*The Small Woman*)，书由 Evan Brothers 出版。

1957 年，五十六岁的艾伟德，预备再出发往香港工作。二十世纪福斯(20th Century Fox) 要同她签约，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竟然有这种傻子，把好好的钱，用来作小小使女的故事...” 她想，只要是传福音就好。轻易的签了约。后来，她才知道，电影公司既不是傻子，也无意于传福音；而她，艾伟德，才是只知传福音的傻子。那部电影出品，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主角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不是饰演艾伟德，而把艾伟德弄成英格丽；一部英雄美人的爱情故事：少不了林南同艾伟德的热吻；事实上，艾伟德终其一生，没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本来的“八福客栈”，也不知如何变成了“六福客栈”。这使艾伟德既羞惭，又厌恶，不愿提起。

到了香港，艾伟德发现进入中国大陆工作，已难以实现；只有流出的难民。她找到了从前收养的孤儿，已经作了传道人。她立即想到开办一个“希望会”的宣教团体。但她是中国人，居留签证申请被拒绝。

唯一的道路，是到难民难官难兵难将充斥的另一个中国：台湾。

1959年，展望会(World Mission)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听众惊奇的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矮小苍老的小妇人！但她有机会传扬福音，帮助展望会的孤儿工作，那正是她所爱的。不少人为她在台湾的工作奉献。

艾伟德也受邀请到澳大利亚，纽西兰，又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 BBC 的电视节目“*This Is Your Life*”播出她的真实故事。接着，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邀艾伟德去白金罕宫，同她在花园里倾谈；她也不错过机会，请求女王帮助在台湾的孤儿们。

只是这一切努力，竟被她所信任的中国教棍，把几乎全部款项骗去！艾伟德再一次的受辱失望。除了神以外，还能够信靠谁？她孤单，失望，觉得自己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回到台湾，凯慈琳司密慈 (Kathleen Langston-Smith) 在那里等她。凯慈琳是英国一个邮政分局的局长，看到 BBC 的电视节目，受感动奉献来与艾伟德配搭同工，正好补足她不善管理的缺欠。感谢主。

1970年元旦，艾伟德觉得患了感冒。不过，她仍然去一个妇女聚会。回到孤儿院，她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医生诊断是流行感冒，转为肺炎。不久，艾伟德离开了世界，还不满六十八岁。中国人对不起她。她却死在所爱的中国一角土地上。

• 南丁格尔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OM，RRC（英语：Florence Nightingale，1820年5月12日－1910年8月13日），英国护士和统计学家，出生于义大利一个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

在德国学习护理后，曾往伦敦的医院工作。于1853年成为伦敦慈善医院的护士长。

克里米亚战争时，她极力向英国军方争取在战地开设医院，为士兵提供医疗护理。她分析过堆积如山的军事档案，指出在克里米亚战役中，英军死亡的原因是在战场外感染疾病，及在战场上受伤后没有适当的护理而伤重致死，真正死在战场上的人反而不多。她更用了圆形图以说明这些资料。

南丁格尔于1854年10月21日和38位护士到克里米亚野战医院工作。成为该院的护士长，被称为「克里米亚的天使」又称「提灯天使」。

由于南丁格尔的努力，让昔日在地位低微的护士，社会地位与形象都大为提高，成为崇高的象征。「南丁格尔」也成为护士精神的代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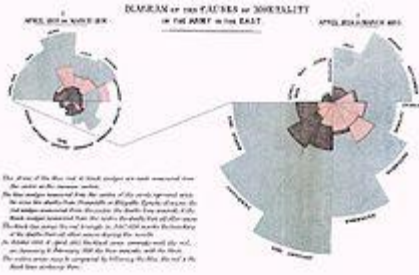
目录

[隐藏]

- 1 早期生涯
- 2 克里米亚战争
- 3 统计和卫生改革
- 4 荣誉
- 5 参考文献

- [6 相关作品](#)
- [7 延伸阅读](#)

早期生涯[编辑]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绘制的“东部军队死亡原因统计图”。



[爱伯利公园](#)（Embley Park），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小时候的家，现为一所学校。



南丁格尔的坟墓，位于英国汉普郡 [Wellow](#) 村圣玛加利教堂(St. Margaret's Church)的墓地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生于义大利佛罗伦斯的英国上流社会家庭，且跟她的姊姊帕耳忒诺珀（Parthenope）

一样，她的名字也是取自她的出生地：佛罗伦斯。

她的父亲是威廉·爱德华·南丁格尔（William Edward Nightingale, 1794年—1875年），而母亲是法兰西斯·芬妮·南丁格尔·史密斯（Frances Fanny Nightingale née Smith, 1789年—1880年）。威廉·南丁格尔生于 William Edward Shore，他的母亲玛丽·艾凡斯（Mary née Evans）是彼得·南丁格尔一世的侄女，而她的父亲（南丁格尔的外祖父）是一名废奴主义者威尔·史密斯。

南丁格尔年轻时，过着十分优渥的上流社会生活，随时有人服侍，活在舞会、沙龙，以及与贵族们的周旋之中。虽然表面看来是令人称羡之生活，但南丁格尔内心却一直感到十分空虚，觉得自己生命活得毫无意义。一直到她决心选择为人服务的护士，当作自己一生的天职后，她才强烈感受充实的生命意义。传说南丁格尔曾听到上帝对她说话，要她成为护士，才选择这条道路。事实上，早于1837年在爱伯利公园（Embley Park）开始，她就已是护士了。在那个时代，护士是很没有地位的工作，是只有贫苦低下阶层的女人为了谋生，才肯做的污秽工作，尤其在战争爆发之时，护士更需要随军奔赴战场，不但辛苦而且十分危险。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护士大概与仆人、厨师之流差不多罢了。1844年，当南丁格尔宣布她将入行护士一职，此举令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母亲极为震惊、愤怒和悲痛。不过，南丁格尔后来的表现，彻底改变了社会对护士的社会负面形象，更打破了当时「一位好女性不是当贤妻就应当良母」的社会根深蒂固观念，让大众认识到，原来女性可以在社会发挥更多不同的贡献。

她一直照顾着穷人。在1844年12月，一个穷人在伦敦的一所工厂医院死去，引起了公众对该医院的责备，这时，南丁格尔成了促进医院改善医疗环境的宣导者。

1851年，南丁格尔在德国西泽斯韦特（Kaiserswerth）了解很多有关其医院的先祖，即由德国路德会的牧师西奥多·弗利德纳（Theodor Fliedner, 1800 - 1864）开设、由其女助手管理的医院的事情。南丁格尔深深地被那里优质的照顾及服务所感动。

南丁格尔后来接获政治家及诗人理查·蒙克顿·米尔尼斯（Richard Monckton Milnes）的求婚。1847年，她在罗马市遇上政治家席德尼·贺伯特（Sidney Herbert, 1st Baron Herbert of Lea）。贺伯特已婚，但当两人首次见面时，他们就深深的被对方吸引，从此他们一直都是对极亲密的朋友。贺伯特帮助了她在克里米亚的护士工作，而她则成为了贺伯特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顾问。至1851年，她终于拒绝了密林斯的求婚，因为她深信婚姻会妨碍她的工作，但她这一个举动却违反了母亲的心愿。

南丁格尔与本杰明·乔维特（Benjamin Jowett）亦有很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在她想要在牛津大学开设应用统计学讲座的时候。^[4]

南丁格尔的护士生涯从1851年开始，那时，她得以到德国西泽斯韦特，以女执事的身份首次接受护理培训^[5]，为期四个月。她的家人强烈反对她接受此培训，因为他们认为这很危险，且护士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很低，加上该医院是一所天主教医院。虽然她得不到家人的支持，但她反叛的性格此时显露无遗——她依然坚持立即动身前往西泽斯韦特。在那里，据她所称，她获得她神圣职业「最重要的经验」。她的父亲每年给她500英镑（现在约为50,000美元或25,000英镑）^[来源请求]，让她能在工作之余，过着舒适的生活。

南丁格尔于1860年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6]，现在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

克里米亚战争[编辑]

南丁格尔最有名的贡献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4年10月21日，她和38名女性志愿者护士的工作人员，前往英国主要军营的所在地，俄国的克里米亚半岛。

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在1854年11月抵达。她们发现医护人员过度劳累，伤兵未得到适当照顾，政府官员态度冷漠。药品供应不足，卫生被忽视，大规模感染是常见的，其中许多是致命的感染。并且没有设备，为病人准备食物。

在第一个冬天，在斯库台（Scutari）有4,077名士兵死亡。士兵死于斑疹伤寒，伤寒，霍乱，是战争死亡人数的十倍。在临时军营医院的卫生条件是致命的，因为人满为患、医院公共厕所的污水管有缺陷、和通风不足。英国政府派出的卫生委员会于1855年3月到斯库台，改善污水管和通风状况，使得死亡率大幅降低。在战争期间，南丁格尔并未了解到卫生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死亡率。

跟据战地记者的描述，南丁格尔和她的护理助手群将术后感染的机率降低、改善饮食和医疗卫生等，被伤兵们称为「上帝派来的天使」。甚至在南丁格尔等人提着灯夜巡房，还有伤兵不顾自己的伤势下床，**曲膝跪在地上亲吻着影子。**

南丁格尔回到了英国，并开始收集证据，向皇家委员会报告军队士兵的健康状况，她开始相信，大部份在医院内死亡的士兵，是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中丧生。这段经历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生涯，让她主张重视卫生的生活条件。因此，她在非战争时期，开始改善医院的卫生设施，并降低了士兵在医院的死亡率。

南丁格尔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136页的教科书《*Notes on Nursing*》，在南丁格尔学校和其他护理学校使用。其他的著作还有《*Notes on Hospitals*》、《*Notes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Efficiency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Army*》。

在1870年代，南丁格尔指导琳达·理查兹（[Linda Richards](#)），“美国的第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使她返回美国有足够的培训和知识，以建立高品质的护理学，琳达·理查兹后来在美国和日本成为伟大的护理先驱。

统计和卫生改革[编辑]

南丁格尔从小就显示出对数学的天份，后来，南丁格尔成为视觉表现和统计图形的先驱。^[4] 她所使用的饼图([pie chart](#))，虽然在1801年由威廉普莱费尔所发明，它在当时仍是一个新颖的显示数据的方法。南丁格尔被描述为“在统计的图形显示方法上，是一个真正的先驱”，她发展出极座标图饼图的形式([polar area diagram](#))^[5]，或称为南丁格尔玫瑰图(Nightingale rose diagram)，相当于现代圆形直方图([circular histogram](#))，以说明她在管理的野战医院内，病人死亡率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她使用极座标图饼图，向不会阅读统计报告的国会议员，报告克里米亚战争的医疗条件。

后来，南丁格尔对于印度的农村生活，做了全面的卫生统计研究，并在印度改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在1858年和1859年，她成功地游说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研究印度的情况。在1873年，南丁格尔报导，“卫生改革10年后，在印度士兵之间的死亡率已经从每千名69人，降低到至18人”。

在1859年南丁格尔被选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第一个女成员，她后来成为美国统计协会的名誉会员。

荣誉[编辑]

190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将功绩勋章颁授给了南丁格尔，是首次授予女性。

1867年建立的伦敦滑铁卢广场克里米亚纪念碑，为南丁格尔铸造了提灯铜像。

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5月12日南丁格尔的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191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每两年颁发一次南丁格尔奖章和奖状，作为对各国护士的国际最高荣誉奖。

马克思曾分别在德国的《新奥得报》和美国的《纽约论坛报》发表对南丁格尔的赞誉，使南丁格尔在英国的声名得到传播。

2008年10月，香港伊利沙伯医院内的一条街道，经地政总署宣布命名为南丁格尔路（Nightingale Road）^[6]。

至今「南丁格尔」泛称是为护理师的代名词，在英国和法国等地，皆设有「南丁格尔护理学校」专门培育护理师人才。而在台湾，只要是护校，其校堂一定会摆设南丁格尔的塑像，并摆置「护理师誓词」。将毕业的「准护理师」们都必须南丁格尔的塑像前宣誓「护理师誓词」后方能走出校门就业。

• 伽爱弥

伽爱弥

伽爱弥（Amy Wilson Carmichael, 1867-1951）生在北爱尔兰，家道富裕。父母是敬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对孩子们的管教很严格，但家庭中充满了爱。在七名子女中，爱默是长女。家中藏书非常丰富；爱默从小嗜好读书，尤其爱诗。

他们的家庭经营机器面粉厂，从美国进口原料麦子，磨成面粉销售。

1880年，父母决定送十三岁的爱弥，到 Harrogate，进入 Marlborough House，一所卫理公会的女生寄宿学校。她爱所有的教员，也为他们喜爱。

1884年春天，爱弥在圣诗班，去参加儿童布道会。主持聚会的爱洛斯密（Edwin Arrowsmith）问孩子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爱弥敞开她的心，觉得所有重担立即脱落，经历到无限的喜乐。

因为美国工业进步，磨制的面粉价格低廉，商人发现进口磨好的面粉更为有利。于是，磨制面粉的业务衰落，无利可图。父亲必须卖去现在的面粉厂，另建新厂，并迁居到附近。家庭经济情况，虽然不至沦为贫穷，但不似从前的宽裕。因此爱默回到贝法斯特（Belfast, Ireland）。

有一个主日，聚会过后，爱弥和两个弟弟在街上走。看见一个贫穷的老妇人，衣衫褴褛，拿着沉重的包裹。爱弥示意一个弟弟接过她的包裹，自己和另一个弟弟帮助搀她走路。从教堂里出来的人群渐多起来，爱弥觉得有些难为情：“人们会想我们家同这老妇人有甚瓜葛？”

忽然听到雷鸣般的声音：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楷在这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个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 ”

爱弥惊奇的想：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12 至 14 节。
那是谁的声音？

爱弥向神发愿，要作金银宝石的工作。每主日下午，她召聚邻近的孩子们到家中，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她也帮助那些贫穷的工厂女工。她时常为自己的富有，感到不安。

1886 年四月十二日，父亲 David Carmichael 去世，年龄还只有五十四岁。

九月，爱弥到苏格兰去，访问旧日的同学。在那里，他们同去参加凯绥克 (Keswick Convention) 聚会。聚会的宗旨，是追求圣洁和灵命的进深增长。

1887 年，在贝法斯特有凯绥克的聚会，讲员有中国内地会创立人戴德生 (Hudson Taylor) 。卫勒生 (Robert Wilson) ，是凯绥克主席和创办人之一，也来参加。爱弥的姑姑们邀约卫勒生来家里。卫勒生对爱弥家的和睦快乐，印象很深。

1888 年，卫勒生来信邀请爱弥去参加凯绥克聚会。在聚会中，爱弥记下诗篇第一百二十一篇，着重于“你出你入”：如果她出去，那些工厂女工怎么办？

回到贝法斯特家中，工厂女工的问题在等待她；一个欢喜的问题：人数增加太多，没有足够宽大的地方聚会。爱弥读到 基督徒 杂志的报导：一座预制组合的巨大合金铁皮房屋，只要五百英镑。爱弥祷告，求主感动爱她的人，奉献这会所。

奇妙的，她收到密契勒夫人 (Kate Michell) 的邀请，同在家中午餐。她是一位富有的妇女，乐于赞助慈善事工。在午餐时，爱弥提起他们的需要。对于二十一岁的爱弥，五百镑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几天后，爱弥收到密契勒夫人的信：“建造你的会堂！”

但建造在哪里？

爱弥去见一位工厂的老板，告诉他提高女工品德的重要。那人答应赠送建堂所需要的土地。

1889 年一月二日，“欢迎会堂” (Welcome Hall) 开幕。爱弥简单的请柬：

人人来，大家来，
同来到“欢迎会堂”，
穿你工作的衣裳。

爱弥的会堂与女青年会 (YWCA) 合作。在开幕时，高悬横幅写着：“祂在凡事上居首位。”

每月的第一个周三，是福音聚会。每主日有查经会，和日光团。周一是诗班练习，周二，夜校，周三妇女聚会。每天都有活动。参加的女工有五百人。因此，需要很多工作人员。女工们作手工品来卖，以所得支援工作的需要。有一天，爱弥祷告，希望女工们能够有饭吃。不久，一个衣着整齐的人进来，在桌子上放一枚金币：他是布凯南 (Mr. Buchanan) ，格拉斯高 (Glasgow) 糖果工厂的老板。他们称他“甜

甜”布凯南。全英伦三岛都知道爱弥的工作。信件也来了。

来信中有麦克计勒 (Jacob MacGill) ，邀请爱弥去英国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开始一所“欢迎会堂”；并请她母亲去主持妇女收容所。爱弥把贝法斯特的会堂，交托密契勒夫人负责，去曼彻斯特设立了那里的第一所欢迎会堂。

有个夜晚，爱弥经过一个贫民区去火车站，被一群醉醺醺的流氓包围，企图对她非礼。爱弥祷告。忽然，她身后的屋门开了，一个妇人出来，抢过爱弥拉进屋里，转身把那群少年责骂一番，他们散去了。爱弥感谢神的保守。

卫勒生常邀请爱弥和两个幼弟，去他建在河边的巨大宅第 Broughton Grange 短住。他家离海边不远，也靠近高地湖区的凯绥克，风景幽美。

1890 年，卫勒生征询爱弥母亲的同意，要爱弥去他家同住，作为他的女儿。卫勒生不喜宗派，出身贵格会家庭，但他从圣经知道浸礼合于真理，就受了浸。他同爱弥的父亲年龄差不多，妻子去世，有两个儿子维廉和乔治。

爱弥伴卫勒生的寂寞；卫勒生像父亲般指导爱弥：“要作深井，女儿。”

爱弥从不肯闲懒。不久，她在卫勒生家开始儿童布道团，卫勒生父子三人都参加帮忙，多是爱弥讲话。儿童们参加甚为踊跃，又增加了周六的查经班。

1892 年一月十三日夜，爱弥听到主说：“你要去！”

次日，爱弥写信给母亲，说明她的感动。母亲需要她。卫勒生需要她。照人的感情，不该离开他们。但他们都同意，爱弥应该顺从主的呼召。

凯绥克聚会的宣道部，同意差遣爱弥，作为他们第一位宣教士，前去东方。

去哪里？

中国内地会。戴德生是卫勒生的朋友。不过，医生检查爱弥的健康，认为她不合格。内地会拒绝接受爱弥去中国。

这重大的打击，爱弥几乎难以忍受。卫勒生写信给认识在日本的博克屯牧师 (Rev. Barclay Buxton) ，是属于英国教会宣教协会 (Church Mission Society) 的宣教士。因为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要去上海，爱弥急不及待回信，就登船启航。

离别母亲和弟妹，悲伤十分难舍。还要同卫勒生分别！老人在岸边走了半英里，伴着爱弥唱圣诗，直到船缓缓离岸。

在船上，爱弥的心破了。但她在圣经扉页写下：“祂在前头走。约一 〇：4。”那是 1893 年三月三日。

船经过苏彝士运河，在锡兰停留，然后于四月二十五日到达日本。五月一日，到了博克屯牧师的松邑市 (Matsuye) 。

那里的宣教士，不认同戴德生“与当地一样生活”的理论。他们像是作殖民地居民，使用仆役，不改欧洲人作风和习惯。博克屯还学了一口道地的日语，多数连日语也没有兴趣。

爱弥用一名翻译向女人讲道，过着同他们一样的生活。虽然人地生疏，她出外布道。在十一月，她结了第一个果子：制丝的女工；不久，又有二名悔改信主；十二月十六日她二十六岁生日，这次是引了

四人归信基督。

1894年一月，在一次旅行中，又引领八人皈信。日本是硬瘠的土地，人心极为抵拒福音；而爱弥每次外出，悔改归正者总是加倍，是极奇妙的事；每个宣教士都要同爱弥祷告。

但吗哪忽然停止了。爱弥患了剧烈的头痛，有时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宣教士们称这种病为“日本头”，无药可医；但离开日本，可能不药而愈。

七月，在到日本仅仅一年多，爱弥乘船去上海。那里的医生建议她去烟台，更适于她的健康。但烟台没有地方可以收容她。她内心有强烈的倾向去锡兰；而且船票比去烟台还便宜。诗篇第七十七篇 19 节的经文，立即涌上她的心里：“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

八月十七日，爱弥到达哥仑坡 (Colombo)。原来她心中倾向去锡兰的那天，正是那里的宣教士们在迫切祷告，他们需要一个属灵的领袖，及时补充当时的空缺！她在那里三个月，一切似乎上了轨道。但十一月二十七日，收到来信：卫勒生突然中风！

几个小时后，爱弥登船往伦敦。十二月十五日到达。二十一日，爱弥已经在卫勒生身边。

卫勒生慢慢恢复了。他建议爱弥，把她的经验写出来。结果是 从日出之地 (*From Sunrise Land*)，由 Marshall Brothers 在伦敦出版。在看顾卫勒生之外，爱弥注意准备再次出发。

一个在孟加拉的朋友来信，激起她往印度宣教的兴趣。爱弥的母亲，弟妹们，和卫勒生父子，都表示赞同：印度虽然远在东方，到底是英国的殖民地。

卫勒生联系英国圣公会的妇女宣教协会 (Zenana Mission Society)，接纳伽爱弥为差往孟加拉的宣教士。

1895年十月十一日，乘船出发。十一月八日，抵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Madras)，再往内陆一百五十哩至孟加拉。所见印度的贫穷，使她吃惊：“这是我们英国皇冠的宝石？我们干了些什么？”

有人告诉爱弥，使徒多马在主复活后不久，到了印度，也曾到过中国；回印度后，在玛拉芭 (Malabar) 殉道。他的坟墓在离马德拉斯不远的麦拉坡(Mylapore)。但今天的印度，阶级制度仍然流行，有很多异教的风俗，连自称基督徒的英国殖民地居民，也跟异教徒没甚分别。宣教士们雇用印度人服侍，用他们在学校教书，自己享受统治阶级的生活，不学当地语言，几乎没有领人皈主！

不过，爱弥终于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多马·华克(Thomas Walker) 是个在宣教士社会不被尊敬的人，甚至他们想他自以为义，有些嫌弃他。

但他至少有一样好处：精通淡米尔(Tamil) 语文 — 普遍应用的印度文之一。

华克坦白告诉爱弥：“你学淡米尔不得其法！”

“你有更好的方法？”

“不错。来廷尼葳里 (Tinnevely)，我亲自指教你。”

1896年十一月三十日，爱弥移到廷尼葳里。华克教爱弥基本文法和语词之外，要读古典文学：“你必须像他们一样的思想。”此外，还要学成语。那位独来独往的宣教士，连学语言的方法，也是自辟蹊径，和别人不同。

爱弥和华克夫妇同住在一栋独立屋 (*bungalow*)，也用着仆役；他以为可以省力，并提供就业，不是豪奢逸乐的生活。

1897年，一位印度牧师亚伯拉罕(Rev. Isaac Abraham)，在盘耐卫莱(Pannaivilai)，要求华克去帮助工作。七月里，华克要爱弥和他们一同移去那里。牧师的女儿莱雅(Leyal)；独臂的少女珍珠(Sellamuthel)；和年轻的寡妇波娜茂(Ponnammal)跟爱弥同工，不受薪酬。爱弥穿上印度服装。他们一同出入，当地的人称他们为“星团”(Starry Cluster)。

爱弥的生活和衣服，极为简单，可以随遇而安，有时出外布道，睡在帐篷，甚至可以睡在马棚里。印度的风俗，妇女全身挂满了金银，手，脚，耳，鼻，颈，腰，无处不有，仿佛是展览或比赛。他们跟爱弥在一起后，受到感染，慢慢都摘下首饰。抢劫者看到他们似是守贫穷誓愿的人，说他们没有钱财，尊重不用来抢他们。

1898年初，有一少女来请求庇护，名璞蕊娜(Preena)，爱弥收容了她。一位基督徒诗人陂莱(Krishna Pillai)，称她“得胜珍宝”(Jewel of Victory)。不久，又一个少女来了。爱弥也收容她。陂莱叫她“生命珍宝”(Jewel of Life)。他们都已经足十六岁成年，虽然家人反对，也无可如何。

又一名女孩爱露莱(Arulai)请求收容，因为她只十一岁，爱弥只接纳她受教育；她却恳切祷告，愿意长期住在那里。有一天，她父亲来，强要带爱露莱回家。当他伸手拉她的时候，手臂竟无力的软垂下来，不能转使。爱弥说：神选定这孩子属祂自己。父亲奇妙的忽然心回意转，同意让她留下。爱露莱央求父亲也给小妹妹米莱莎(Mismosa)来；父亲拒绝了。

卫勒生来信，要爱弥回去英国。浓情厚意，使她心碎。

当她正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1900年七月四日，老人的另一封信来了：

“‘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阿们。不能收回。但愿靠祂赐的力量能如此。祂把一切所有的给了我们为赎价，该把有价值的礼物献给祂。赞美主。 ...”

那时，华克接受邀请，到一所男神学院去帮助，附近有个成长的教会。那地方是道诺梧(Dohnavur)。伽爱弥和她的“星团”，包括爱露莱，也同去那里。在两小时步行的范围，椰林中，有许多村落，成千的居民，正是传福音的好土。

1901年初，有的信徒带小女孩子来见爱弥，请求收容。他们从小被送到庙里，要作庙妓(*devadasis*)。印度教严守秘密，不给当局知道。爱弥极为愤怒，立意要暴露并消除这恶俗恶行。不久，她写了真相如此(*Things As They Are*)。其中有一段说：“禽兽人形！以恶人比禽兽，那真是侮辱好兽——庙里的圣人，作出贪淫，鬼魔的行为。 ...”她要尽力之所能，拯救这些可怜的女孩，越多越好。

不过，这些女孩的年龄太小，没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她不惜冒他们家长的反对，殖民地官员的不同情。必要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医生索莫畏(Howard Somervell)，愿帮忙隐藏，转送到锡兰，再远去中国！

爱弥的时间总不够用。她赢得“兔子”(淡米尔语 *Musal*)的称号——没有不敬，只是说，她不会走路，总是跑。看到身边一个慢腾腾的女孩，她不耐烦的说：“你能不能快些，为甚像是大象一样的慢步！”

1901年六月，爱弥的“星团”添了两人，也增加收容了五个女孩。看来她该办一所孤儿院了。那曾是她少女时的梦。

爱弥出外的时间，被迫减少了。1902年，有两个朋友从英国来访问。他们结队外出。看到有一个池塘，有许多美丽的白莲花。爱弥说：“我们来采一些！”同行的“星团”有的人说：“那是庙里的。”忽然，一个异象进入爱弥心里：极小的莲蕾，成为许多无邪的小脸庞，向着阳光。

1904年，一个从北部来的牧师，抱给爱弥一个小女孩。璞蕊娜说：“我给她起名‘紫晶’。”爱弥欢喜同意。那是启示录中圣城根基的宝石。到六月，爱弥的婴孩有十七个之多。“星团”的七名成员帮助照顾。

十一月，爱弥的母亲来了，正好赶上帮忙。

到1906年，爱弥的大家庭超过五十人。在南方不远的耐禺(Neyyoor)，伦敦会医院附近，有一座大独立屋。爱弥派她最得力的助手波娜茂，带一部分体弱的女孩在那里。现在，两处收容了七十名孩子。

1907年复活节，华克力劝爱弥，在热天来到以前，到雾台(Ooty)高原凉爽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在那里，有一位英国富有的浩溥梧夫人(Mrs. Hopwood)，乐于接待宣教士们。爱弥说：“我只带十二名女孩去。”那年，英国有一个妇女，奉献一大笔钱。爱弥用来扩建道诺梧。从约克郡来了一个护士薇德(Mabel Wade)。这标识着爱弥第一次有受过训练的医护同工。

爱弥无时不在忙。但她还是抽得出时间写作。1908年，她出版了故事的开场(*Beginning of a Story*)；次年，又出版了莲蕾(*Lotus Buds*)，都是她道纳坞事工的纪事。

伽爱弥进入四十五岁的中年。卫勒生早已经在1905年离世了。1912年，在印度，浩溥梧夫人，和最亲近的华克，也先后去世。爱弥仍然前进不息。她在开始着眼增加收容男孩子。幸而有两位女同工从英国来，接替爱弥的教导工作。另一位掌管道诺梧的行政事务。

不久，英王乔治六世的玛丽王后(Queen Mary, wife of King George VI)，来信鼓励爱弥，表示重视她的事工，并感谢赠书。是她的母亲作在英国的代表。

1917年，爱弥去到一处山地，叫作“灰森林。那里空气清新，有瀑布和水池，简直是世间乐园。业主告诉她，只要一百英镑，可以卖给她三十七英亩土地。爱弥和同工们祷告的时候，收到一封律师的来信：爱弥一个朋友去世了，遗嘱留赠给她一百镑。九月十七日，道诺梧有了山林退修营地。

1919年，道诺梧的孩子们在增加。意外的，收到马德拉斯总督彭特兰勋爵(Lord Pentland)来信，伽爱弥列名在英王生日授勋名单中。爱弥并不在意“贵妇”(Dame)名衔，但拒绝接受是不可原谅的。不久，总督锦上添花，赠给爱弥印度服务勋章 Kaiser-i-Hihds Medal。爱弥不愿受人的荣耀。她写信给总督说：“想到主被藐视，遭拒绝，这不配得的荣誉，使我深感不安。”爱弥没有亲往受勋。

但工作得到皇家的重视，使捐款涌来。道诺梧扩张了。并有了一部汽车，交通方便了。同工也增加了。有一位女医生葆勒(May Powell)。不过，有的同工也带来问题，想把道诺梧变成圣公会的组织。伽爱弥不得不采取措施。

“道诺梧团契”(Dohnavur Fellowship)成为独立的注册组织。1925年，买下六十英亩山边土地，建造了“祷告殿”。

在印度有个趣语，可以反映这英国殖民地的情形：

印度普遍生活贫穷，放高利贷的人，为人民所痛恨；殖民地的官员，也是这样。二者不同的是，放高利贷的债主，不愿负债的人死亡；英国殖民地的官员，则不管人民死活。

这样，招致人民的反对，可想而知。不少的人，成为草莽盗寇。这激起人诗意的想象。有个展宾汉(Jambulingam)，很多人把他同侠盗罗宾汉(Robin Hood) 相比。有一个夜晚，爱弥梦见展宾汉悔改信主，觉得有负担要晤见展宾汉。

1921年十月十二日，爱弥从灰森林回道诺梧的途中，忽然展宾汉出现在道旁。在二人晤谈中，展宾汉诉说他的愁苦：她妻子死了，遗下三个孩子。爱弥说，她可以接受三个孩子进道诺梧；并劝展宾汉向官府投案。展宾汉把孩子送到道诺梧；但他拒绝投案。五天后，展宾汉被捕获，并受到严酷的折磨。爱弥到狱中探视，引展宾汉归主，为他施洗。1923年九月二十日，展宾汉为官方设计擒住，毒打后被枪杀。但他接受爱弥的劝告，手上不沾人的血，没有开枪杀人。

1928年，爱弥感觉到神的呼召，凭信心买下了土地，并进一步动工建造医院。因为中国的内战，原往中国的两位韦溥罗医生兄弟(Drs. Godfrey & Murray Web-Peploe)，来到了道纳坞。1929年，医院虽然未全部完工，慕睿·韦溥罗医生在那里进行了第一宗大手术。一切都欣欣向荣，正常发展。

1931年十月，在卡拉卡都(Kalakadu) 开始另一处工作，道诺梧团契派二位同工去长驻；爱弥去看工程进展情形。到时暮色苍茫，她失足跌下挖掘的深坑中。结果，脚胫及多处骨折或破裂，疼痛剧烈难忍。爱弥不愿长久以来吗啡止痛，恐怕成为习惯。医生用X光透视，诊断要一年才可恢复。她六十四岁的生日，在疼痛中度过。

有时，她可以勉强坐起来，在室内移动，但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一年又一年过去，她靠别人向她报告外面的事情，大事还是要她自己祷告决定。虽然如此，她仍然写信，继续的写书，更恳切的求主兴起领袖的人来。

1935年，爱弥对自己能否复原有些失望了。但1936年中和年末，有两次忽然精力充沛，能够处理许多事务。不过，又退步到从前的老样子。据她说：这几年来，只有八个夜晚能好好睡眠。

1939年，最有希望的忠心同工爱露莱去世了。第二代的领袖们，一个个的雕零。道纳坞的新同工，也有增加；事工继续进展，扩大到约有一百英亩。

1947年初，慕睿·韦溥罗医生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决定回英国。世上没有不能缺少的人，神自己预备工人。

但更大的打击临到了。1949年二月，护士向爱弥报告：韦溥罗兄弟中剩下的一位，高福瑞医生离世归主了。

不过，战后退役的海军军官锐斯克(John Risk)，是新兴起的领袖。第二代印度人中，波娜茂的女儿璞瑞璞(Puripu)，和她妹妹米慕撒的儿子拉雅盘(Rajappan)，成为满有神恩典的领袖。信实的神必不误事。1951年一月十八日，爱弥在睡眠中停息了最后的呼吸。离开她所爱的印度，到所爱所事奉的主那里去了。

伽爱弥彻底的奉献，离开英国五十六年，从未休假。但她在英国有同心的人，为她作代表；她自己按

时写信，报告工作的情形，广大的群众知道她的情形，也为事工代祷支持。她写了三十五本书，传遍远近各地，唤起信徒注意，造就信徒，除去恶俗，并推动印度文化的改革。她努力传福音，建立医院，学校，维持并总体的改善印度人肉身并永恒的生命；救助抛弃的婴孩，大部分是女婴，在三所收容所，达到一千多名，都亲爱的称她为“阿妈”（淡米尔语 *Amma*，“母亲”的意思），其中有的成为继起的领袖。她所开始伟大的事工，像趋向海洋的恒河水，流到永生。

- **富而能足有百祥**

富而能足有百祥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人口向地广人稀的西方发展，寻求致富的机会，随之形成商业和文化的迁移。在中国，随着民国的建立，满洲人不仅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连老家也失去了；大量的移民，涌向东北去求发展。

有个基督徒吴百祥，原籍河北，早年赤手空拳进入东北。那时，货币制度也随着时代改换了，银两，银圆变成了纸币；官家随手印刷方便，人民携带容易，只是有一个缺点：流通日久，就由陈旧而破烂。当时支票还没有通行，破旧的钞票，实在不受欢迎。这样，有一种行业就应运而生。吴百祥作的就是这种生意：纸钞换银圆，旧钞换新钞，然后去银行兑换，从中赚取小利。以后，就负贩三块瓦皮帽子，也卖线针织的袜子；因为传统的中国袜子是用布缝制的，所以那种袜子称为“洋袜子”。他见这种简单手工业并不难作，就积存了些资本，买了几部针车，家人在家自织，拿到街市上兜售。由于他作事诚实认真，又肯观察研究，织成的袜子比别家出品好，穿来也更合脚，所以颇受欢迎，生意也就越作越发达。

吴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笃信神的应许，对事奉神也极为热心；每逢主日，必定全家休业聚会，不作买卖，凡所得的，必定献上十分之一。他原来所受的教育很有限，但甚有聪明和才能，蒙主恩眷，生意扩展很快；不到二十年，自己在哈尔滨建立工厂，生产针织品，衣物，肥皂，化妆品，日用百货等，规模闳敞；还建了大罗新百货公司及同记商场，四层钢骨水泥的大厦建筑物，全是由他自己绘图设计建造。在第四层楼上，是礼拜堂，可容一千多人；自己延聘牧师，成立教会。每至主日全体停止营业，集合员工敬拜主；他自己为全部的诗篇谱写曲调歌唱。不用说，这是真正的自立，自养，自传教会。他又办了中学一所，小学一所，入学的学生免收学费。到了主日，他自己徒步率领成群的学生，到教堂赴主日学及聚会，真像是走在羊群前面的好牧人，是好的见证。

吴百祥事业大了，上下员工有四五千名，经理五十多人，常派人赴欧美考察，增广见识，改进业务。因为树大招风，到了“满洲国”期间，政府想要他出来领导工商业；他拒绝了，由经理一员作代表来应付，竟被举为商会会长。吴自己并不求名，自奉甚为俭约，一套中山装，可以穿上十年不换；自己安步缓履，从不坐车；妻子操持家务之外，也要亲自摇纺车来倒纱。但对于传道人，则尽量接待，以为神的使者；凡信仰纯正的神仆，不视宗派差别，一律款接，临别还有馈赠，帮助他们往前行，为

主作工。凡属主的事工，都尽力协助；他从来不只看见自己的教会小圈圈，而是有远大的眼光，广阔的襟怀，对主身体的真理深有认识。有一次，某宗派教会向政府申请到一块墓地，有数百亩之大；他就往见负责的牧师，晓明基督徒活着也不该分宗派，死后的遗体哪还好有差别？他出资建造周围的砖墙，用了当时的币值八千元之巨，好让所有信徒死后有葬身之处，等候主再临复活。这好像是对教会建“围墙”者的讽刺和教导。至于众教会协合的事工，在众肢体奉献之外，所差的他都全部负责，有时高达几千几万元之多，也毫无吝色。

在当时，中国用汽车的人还不多见；外国宣教士仅少数有自备汽车。吴百祥衡量实际情形，就说：“洋人牧师有坐汽车者，吾国牧师何可出无车！”因此，为教会牧师建造新马车一辆，出入代步。那时，中国教牧多从西差会领薪水，每月仅在十几元，或二十元，有的少至八元，跟宣教士的厨子或佣人差不多；小学教员月薪二十五元，中学教员四十多元。这是一般的待遇标准。但吴百祥聘请丁立美牧师为会牧，每月奉献银圆三百，并且为会牧建新式住宅，有暖气设备，并有佣人二名，以免牧师之劳。可惜，丁牧在那里任期不久。这可能由于二人性格不合；吴或有东家与西宾的观念；丁则被宣教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徒”，视之为当世保罗，而品性高洁，不为物质所役，固然显得可敬，少说也不免有些傲气。据说，当分手的时候，丁对吴说：“你不过就是有几个钱嘛！”可见是不欢而散。

但吴百祥到底是个谦虚而真诚的人，待人宽厚，慷慨有爱心。有一位任职多年的老牧师，晚年双目失明；吴奉献三万元以赡养其老。至于他每年的十分之一奉献，积达数万元，当地教会足用有余，中国也没有教会机构可以称为“神的仓库”，统一管理分发；他就询察外地主的事工，有甚么需要，不分南北，不问远近，不管识或不识，更不待人来索取，随从圣灵引导，径行寄去奉献，而且不求显名，从不挂甚董事等名衔，更为可取。说到他助人施舍为善，则是不胜数纪了。真可以称良善忠心的好管家。只是不知甚么原因，他没有办过教会传播事业，也没有办大学；虽然他有那个力量，说不定是没有相知可托的人，也许是其原因。

最特出的，还是吴百祥的基督徒化经营原则。

事业大，用人众，赚钱多，利润该怎么办？每到年底，结算全年营利总额，税是要纳的，但向神“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先取出来，然后分为三份：一份归劳工，一份为营管，一份给资方。每人所得的数额，并不全是现金，而是有部分为公司股票（20%至30%？）。这样，事业是大家的，全体员工都成了股东，也都是劳工，作事自然也更为认真。不过，就是这么智慧合理的事，工人待遇也好过一般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效法，还有极少数的一小撮人，不喜欢这种作法：唯一的原因是创新。吴百祥的理想超过他们前头四五十年。

以后，政局改变了。吴百祥并不用满载远逃，资本家成为清算斗争的对象，有的下场极惨。吴百祥的遭遇如何，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在大风暴中，他也曾遭受相当严重的冲击；有的说，他只受到轻度的为难。据说：在被当作“资本家”对付的时候，热热闹闹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并找不到他剥削劳工的罪证，指控不能成立。他的生活同大家一样的简朴，多少年来的见证，在众人面前，是一本敞开的账簿，并没有为自己积财；他也没有参与政治的事，更没有勾通外国，作甚么帝的特务。实在说，他秉性耿介，不会趋附，还似乎多少会有些“反帝”的倾向。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把一切企业都交了出来，符合了政策。吴百祥其人的下落如何？他肩

上背着一个褡裢，内中是圣经，圣诗，简单的日用物品，和一些干粮，飘然走向山僻的村庄，传扬福音去了。以后，再没有人看见他的身影。到现在，也没有听说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资本家”的出现。这些日子，哈尔滨这名字和形象，倒还听说过，见到过，那是国际有名的冰雕展出：许多精美可观的建筑物，几乎是整座城市的景物。但那都不能存在多久，不等夏天再来，就都消化了，过去了。但我们都知道，吴百祥的工作，总不会消化。

汽车大王亨利福德 (Henry Ford, 1863-1947) 说过：“伟大的人看出时代的需要，并能供应那时代的需要。”吴百祥可以说是那样的人物。因此，他值得人长久怀念。

在许多年前，一位认识他的老牧师，提到他的名字和传奇般的事迹。我也遇到过在他公司工作过的人，连不曾直接认识他的人，也传诵他的声誉。又是好多年后，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乘客，人看来庄正安详，说是哈尔滨人，早年在吴百祥的学校读过书，上过他的主日学。可见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但现代继起的吴百祥在哪里呢？

• 杨美斋：拓荒者

杨美斋：拓荒者

在乡村长大，受有限的教育；生性不善逢迎巴结。但他不受这些不利条件的限制，竟能够往边疆宣道。让别人去邀功求赏，争取去大教堂，得高名厚薪；他去到基督的名未被称过的地方，只立定心志，讨主的喜悦。

1889年九月十八日，杨美斋生在山东省平度县西的马郭庄。早年在乡塾读书，读完四书五经后，通过了童生乡试，未赶上考秀才，科举就停废了；又教了三年书。

1912年，满清给推翻了，中国改成了共和政体，新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政治上的改变，对山东僻远的乡村，倒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杨美斋这人改变了。

次年，他以二十五岁的年龄，去平度基督教浸信会的职务中学读书。学生立志布道团的丁立美牧师，到平度讲道。杨受到圣灵的感动，皈信基督，奉献自己为主所用。

1913年，杨美斋进了山东黄县的浸信会神学校，1916年毕业后，被派往离家三里的邻村古庄教会作传道，并兼二十一所乡村教会小学的委办。他仆仆风尘，尽力服事主，常奔走远近各村布道，引人归主；其中有抢劫放火的强盗，也有流氓痞赖，沉溺鸦片中的瘾君子，因福音的大能改变，成为新人。这些是在艰辛道路上，欢乐的果子。

1920年九月，华北浸联会在平度开会，征求人往东北开荒布道。杨在早年还未信主的时候，曾到过东北谋生；认为是神的引导和预备，就报名申请。竟然在二十一名申请者中，成为唯一被选上的人，奉差遣前往。

1921年四月，杨美斋踏上往东北的行程。他是不属于宣教差会的本地宣教士。由于经济缺乏，只得抛妻离子，自己单身前去。没有亲朋设筵饯行，没有冠盖列队相送。他自己背着行装，踏上驶往大连的船。

抵达大连登岸，为了节省旅途的费用，不是搭头等二等客车，连三等也不是，是乘无座位的客货混合列车，就坐在车地板上。车上不供应食物，得自备干粮，在车上咀嚼着；甚至也没有厕所，到大车站停留较久，可以下车饮水，用便所。经历漫长的一昼夜，到了长春；改乘三等旅客火车，到了哈尔滨，作为他在东北的根据地，把真理的旌旗在这里扬起。以后的十二年，这里成为东北边疆的福音中心。初到哈尔滨，一切都感觉陌生。晚间，卸却一身疲倦，歇足在一家小客店中。在这环境下，祷告，读经；白天带些福音单张，渐渐走遍市区，遇到合宜的机会，就撒下真道的种子。

几天过去了，他渐能了解这里的境况。原称为满洲的丰饶原野上，除了原有的居民以外，也有许多山东，河北等地来的移民，在这里建屋营室，兴家置产，开发自己的事业：这些人得到了从世界所愿得到的，所能够得到的，却忽略了为永生的住处安排，却不知积攒财宝在天上。他们的深心，仍然是饥饿干渴，不知如何得到满足。

有谁把生命的饼，分给他们吃呢？有谁把生命的活水，止息他们的干渴？

在这块土地上，许多人建立了他们新的事业，但有谁肯为主建立基业呢？特别是市外的乡间，尽多福音未到的地方。

在未来东北前，他听朋友说：有一陈仙舟，在傅家店开设一家小型肥皂工厂，原是基督徒。在此举目无亲的环境中，未始不可获得些工作上的帮助。

二人见面以后，陈即坚邀去他厂中暂住，食息于斯，每天只付四角钱。于是，他去那里，白天一同吃饭，晚间与店里伙计同睡在一炕上，实在难以说得上舒适。

当时的哈尔滨，是一个芜杂骯脏的都市。街衢大道，遍见马粪垃圾，污物丛集。会值炎炎盛暑骄阳蒸晒下，秽臭不堪，中人欲呕。一群群的麻蝇，在这里滋生繁衍，到处侵扰结集。到用餐的时候，苍蝇不待邀请就来先尝，飞在馒头上，盖成一层黑色，而遗垢斑斑。偏偏这些吃的人，又都持家俭约成习，不肯剥皮；杨既是传道人，为了「向甚么样的人，就作甚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九：22)，不肯自己表示独异。结果，染上了痢疾。

随着时间的累积，病越来越重，超过所能够支持的程度。他不得不到十二道街一家小医院去求诊治。及至见了面，才知道是一颜姓医生所经营的，曾在黄县浸会神学院同读书。原是旧识，却在七八年后，聚晤于数千里之外，自然甚为欢洽。服药后，病即痊愈。看来真是「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经陈仙舟介绍，他又找到了制碱的商人范镜青，原是烟台的基督徒，每主日均停业敬拜神。经过商量，范欣然允借店面为聚会的地方。福音渐渐传开，信主人数增多。约一年后，聚会的场所就感到狭隘不便。这些蒙基督恩召的会众，迫切感到需要合宜的房子；于是，租定一所二层楼房，楼下作为聚集的处所，楼上为住处。尝了救恩滋味的信徒们，热心奉献，装置电灯，修整房舍，制作讲坛，座椅，都是甘心奉献。

次年，又增设小学，聘任教员；主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达到一百余人；选举执事，增聘传道人，并设立医院一所，规模大为增阔。杨美斋被举为牧师。浸会自山东派遣牧师二人，来为他行按立礼。这是1925年的事。

不久，浸会又差一美籍宣教士蓝马丁牧师，至哈尔滨协助事工。杨牧师仍领哈尔滨教会牧师，沿中东

铁路外出布道，向左向右开展。

第一站是安达。所住的客栈，仅是几座简陋的土舍，污秽不堪。白昼街头布道，夜间疲乏而不得安息，因为臭虫成群而出侵扰，五夜不能成眠。力瘁体衰，不得不分租俄人余室，自己调理炊事。俄人见这华人衣履整洁，陈设床茵无不井然，显然与众不同，觉得奇怪。

在安达工作不久，只是播下福音的种子。后来证明圣灵确在动工，有人信主，渐渐长大。本来想继续栽培浇灌，谁知才一个多月后，哈尔滨教会的执事们就来追逼他回去：同心同行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发生了。

一个月后的哈尔滨教会，情形完全改观，与他出发前大有不同。一片被拆毁的景象，成了荒凉之地。因为那位美国传教人，带来了几百元钱，也就想掌握权柄，弄得会众爱心涣散。杨牧师就诚恳而严重的告诉他：「这点钱你若是向神奉献的，请拿开仍摆在祭坛上的手，不要想在上面有权柄；如果你认为是借给我们的，那么，我们教会可以还给你！」可见传道人只要在钱财上态度正确，站立得稳，教会就不会失落。

虽然如此，力求补治，但旧痕难复，会众有一度改称「中华基督教会」之事。但杨牧师坚守地方教会立场，只行真理，不讨人喜悦。

哈尔滨的变故，稍微安顿就绪，他又再度踏上征程，背起十字架，走向乡村和边远地区，为主争战。回到安达，找好为聚会的房子，请了一位可信任的同工负责，把主的羊群交托给他，就再往前去到林甸。

在那一百多里的路上，林樾峦冈间，有「胡匪」出没，抢劫行旅。所乘马车，结队而行，每车有枪自卫。幸蒙主的恩典保守，平安到林甸。从林甸，前进到明水，再到昂昂溪。遇到一信徒，甚是亲爱，尽情接待。杨在他们家几次聚会后，有些人信而受浸，人数逐增；遂为他们建立教会，请传道人牧养。从昂昂溪，循铁路到齐齐哈尔，是一省首邑，有中国国内布道会在此设有龙江支部。他下榻在大兴昌旅社，是辽宁的一基督徒经营，准杨约人在房间内聚会。另有一位开杂货店的曲掌柜，原为掖县浸会的信徒，接待他到家中。不久，在活活江流中，为六人施行浸礼。他们议组教会，也请得工人栽培。前进到伏拉耳基站，遇到一位沈阳的信徒，在工作上同心协助。神适时带领一位烟台基督徒查经处的弟兄，游行布道路经此地，遂留他在所租的房子里，开始当地教会的工作。

杨牧师继续到兴安，博克图，满洲里等地，设立教会。

那时，圣灵在中国各地大大动工，普遍看到人心渴慕。特别在久处边远地区的人，对于主内同道，有陌生而深切的爱。

杨也沿松花江，自哈尔滨至佳木斯，开拓广阔的工场。搭乘平底江轮，循江而上布道，沿途每到码头停止，是他传播福音的机会。

旅程的第一站是汤源。遇到一开西药房的蒙古弟兄，热心接待，召集人来听杨牧证道。几年后，成为兴旺的教会。

自中东铁路东行，到珠河县。有一山东徐姓信徒，开设药房，接受运来的证道书籍，代为向顾客分送，竟陆续有人明道信主。后来信者日多，不得不另租房三间聚会。后来有一地主信徒，染有吸鸦片恶习；经教会为他祷告，脱离烟癖捆绑而得自由。他有五六间近马路的房子，院落也甚宽大，愿奉献为教会

使用；于传道人住宿及会客室之外，还可容二百人左右聚会。自珠河而东，到密山，开湖，复至马桥河八站，设立了教会。再到小绥芬，见到主的大能彰显，得胜那恶者，捆绑那壮士，建立起祂见证的灯台。

在这些日子里，他经历了神丰富的供应。那时，杨每月的收入仅有二十元，这点钱只够他旅费的需用，其他食宿等，每到一地，都会有人接待，帮助他往前行，真如使徒时代一样。可惜的是人忽略了他的需要，人限制了他工作的深度，没有为这孤军深入的战士，作好补给，但神不忘记。神借着信的人供应他，鼓励他。

走，走，不停的往前走。在这方面，他是自由的，没有教区，没有边界。他活泼的奋进着。行行复行行，循着通往丛山深处的窄径，看炊烟起处，有三五人家，他也去布道，居然也有人信主。他到了九站木陵，循铁路支线至梨树镇矿区，那些矿工如果开口不是污言秽语，第二句话一定难以入耳。但福音的真光照入了黑暗的矿层，也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从马河桥，回到哈尔滨，冒着寒风大雪，带着疾病归来。教会的肢体们显出爱心，尽意尽力照顾，使他享受主内的爱，疾病也痊愈了。

1831年，日军侵据东北，蒙主保守，教会未受到迫害。

次年夏，杨返里省亲。赶上松江泛滥成灾，不能即返东北工作。他应烟台浸信会的邀约，在那里工作一个多月，遂被教会留请。东北的教会，大致已经安定成长，可不必回去；神命定他在那里十二年的工作，就如此结束。

烟台教会空有一座壮观的教堂，但实在软弱。他觉得有负担，站在破口防堵。

烟台浸信会在当时已有三十年历史，设有颇具规模的男女中学各一所，并有附属小学；当地最大的礼拜堂，可容一千五百人；现在除了男女学生外，有二十多位会友，冷冷落落的聚会。每周只主日开门一次礼拜，过后关门如故。有执事一名；没有司库，由美籍中学校长自理。没有传道人。

这样荒凉的教会，仿佛是废墟，使教会如此受伤的原因在哪里？他不暇追问，毅然面对比开荒更难的工作，只有恒切祷告，借着加给他力量的神，竭尽所能的为主工作。

首先，需要坚固那些剩下将要衰微的，帮助软弱的人；藉祷告建立坚固的堡垒，抵挡魔鬼攻击，仰望教会信实的主。一次次的造就，劝勉，渐见效果。第二年，随着大地春回，教会开始萌发绿色的生机：五十多人受浸加在教会名册上，那些流离失散的羊群，也慢慢回来。会众渐多起来，他又让教会举有恩赐的人作执事，结束一人执事的局面；又选出司库，负担管理神家财物的责任。

在这年夏天，默察当地教会的需要，邀请众教会负责人，共商邀请伯特利布道团，举行全烟台的复兴布道会。但当地的教牧和负责人，蔽于成见，对邀请「疯狂布道家」宋尚节，颇有异议；甚至把圣灵大能，说是「被鬼附着的」。但杨牧在哈尔滨时，曾和他们共同事奉，看到工作的果效，自行其是，决定单独邀请。

伯特利布道团团团长计志文，同宋尚节，聂子英，林景康，李道荣等五人，来到烟台。宋尚节每天讲道二次。可容一千五百人的大礼拜堂，竟挤得满满一堂，讲台上也坐了二百人，凡可坐可站的地方，都塞满了。别的教会，虽然牧者们不赞成，不得饱足的羊群，各自纷纷来听。「小群」领袖特威言恫吓，尽心尽力的阻止，竟控制不了信徒。讲道者竭尽心力，亦演亦说，时讲时唱；圣灵大大作工，许多人

到台前痛哭流涕，认罪悔改。主也藉祂仆人的手，使病人得痊愈，行了神迹异能。这不仅是全社区都看得见的大复兴，且进入人灵魂深处，工作功效长久：组成布道团，由李继圣任团长，许多青年人奉献自己见证主。复兴的热潮，随这空前的大觉醒，振荡了整个山东半岛，历久不息。

烟台工作既展开，杨美斋就返回平度原籍，举家迁烟台居住。杨牧有儿女九人，但开始奉献就陷入困苦，甚至再三进到当铺典当，却从不告人知；大人可以勉强维持，对孩子们就养不能育；第一个儿子在他奉献时夭亡；六个孩子都在贫困中相续离世。剥夺，剥夺，新的创痕，压着旧的记忆。

到烟台后，大女儿患上了肠炎。他们不得不破例雇女佣照顾。老妪受到主人和悦的对待，已经感觉意外，再到看到女孩子临终的时候，欢喜的说：「主耶稣来了！」然后安然离世。安葬后不久，老妪就自动接受耶稣为救主。

烟台教会的工作安定发展，也开展布道工作。在牟平县莱山镇，福山县古县镇，先后建立教会；继之，在高町，和蓬莱的坝角村，也展开真理的旌旗。

他儿女中唯一长成的儿子好贤，曾被圣灵充满，跟随父亲的脚踪，奉献到黄县浸信会神学院修读。1938年，好贤染上肠热病，经中医调治，渐见康复。后因饮食不慎再发，诊治无效，终于逝世。杨牧得信后，并没有告诉谁，同妻子带幼女好静，一同去黄县处理后事。途中在兵燹后的荒僻路上，又遇见盗匪，劫去他仅有的几元钱。途中在柳行村，晚间教会有聚会，还特请牧师劝勉。牧师讲道的心情如何，可以想见。

到了神学院，看到的儿子是卧在棺木里！师母悲泣号恸，年轻的孀妻受惠，也极悲痛。不知为何杨牧师请大家选唱诗歌「自永远到永远，主的爱永不改变」。

神学院院长柯理培牧师，给他们找了一所小房子。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两个多月的日子。

黑夜漫长的痛苦，从身上慢慢压过。对神的工作不明白，使他的心中郁闷沉重。屋顶上，墙壁上，似乎画满了问号???他像约伯一样，巴不得在主面前「辩明所行的」。

他如同在玛拉的拿俄米一样，向寡媳受惠说：「起来，回你的娘家去吧！我可以给你路费，一切你完全自由。」

但受惠却像路得一样，抑悲回答：「好贤去了，我就是好贤，我愿意终身在这家服事你二老。」她真的实行所说的话，直到服事公婆先后去世。

杨美斋关在小屋里，不见客人，不受安慰，在与神争辩，摔跤。那也是教会为他作难，不少人同心祷告，求神使祂的仆人再重新得力，刚强起来。

有天夜里，他得了一梦。在梦中，他省察自己：虽然没有明显的罪，却自义而不能谅解饶恕别人。现在，骤见自己的丑恶，在圣灵光照之下，认识自己由顶及踵，无一完全，无一处不是罪，都是污秽的衣服。忽然看见异象，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从钉痕中滴滴流下；心中对十字架无限爱慕，就亲吻十字架；更感觉全身轻松非常，所有的罪都被宝血洗净，真有重担乍释的快乐。多日没有感谢了，今夜不自觉的流露出感谢的声音。忽又感觉一股巨大的热力，自上进入心中，渺小的自己，被主的爱融化，能够爱一切的人，没有隔膜透明的至爱。如此持续约一小时，遂不由自己的大声赞美主，溢出充满的喜乐。口里说出方言，心灵清楚明白所说的，都是感谢赞美主的话，口舌却不能自主，这种和谐悦耳的语音，用理性听不懂，心灵却能够明白。何等奇妙！他的心中涌起浪潮和新歌。

妻子从梦中惊醒，以为是疯狂或梦魇，用力按住他。杨牧说明原委，一同起来祷告。在心中有声音说：「你孩子的死，是我所作的，于你有益处。」问题解决了，心里不再疑问，甘心顺服交托。此后，作梦也未梦见在天父家里的好贤。

他曾写信给烟台的教会，说是不再回去了。现在，知道自己的愚昧，再把自己奉献在主手，听主所用——并不是他出尔反尔，而是出乎己而反乎主。

天还未亮，他一家就启程往烟台。

主的旨意真是美好。会众都看出经过火炼的杨美斋，仿佛是新的人，柔和了许多，也坚强了许多。他对主的爱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属主的人有更新的认识。有个稚鲁不文的乡下人，名叫郭鸿钧，满面麻瘢，加上嘴歪。真个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但在圣灵大能之下，满面荣光，灵力奋迅，有一段时间，如此人物竟然与大名鼎鼎的宋尚节博士伴随并驾齐驱，轮流讲道，每次长达二小时，流出活水的江河，滋润许多口渴的人。

不久，局势由阴霾四合，而进入全面黑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教会在日本军管理下。但时间不长，即恢复聚会；一度被捕的领袖们，也陆续释放；只有聚会所的李常受，因聚敛会众的钱财，被日本宪兵队吊打刑讯，入夜惨呼之声，达到户外，邻近的礼拜堂可以听见，使信徒胆寒，不敢聚会；到他把信徒「交出来」的钱财，全部交出来，后来并经情托贿赂，才得释放。但风暴过后，以后也就宁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似乎是国人受苦不足，内战继起，教会的困苦，延续了近十年。但在风雨飘摇中的教会，显出忠贞的信徒，仍然结新果子；也顾念供应牧养的人。

1947年，杨牧师一家到了青岛。因为房屋缺乏，他们住在差会所租房子的牛棚中，挂起麻袋暂充墙壁。想到主耶稣以尊贵的神子，生在客店牛棚里，祂的仆人能为主尝受苦的滋味，虽然严寒侵人，不是华屋美室，也就怡然。幸而不久有人他迁，才算是获得寄居的房子。

1948年初，全国浸联会在上海召开边疆布道会，想到了杨美斋牧师，来了邀请函，并再加一电报，请他去参加。会中决定：派遣杨美斋牧师往台湾察看工场，相机展开工作。

在岛上考察了一个多月，回上海报告，得到往台湾开始工作的许可。

于是，他把在青岛的家眷接到上海，然后同船航向台湾。经过了三十六小时的航程，1949年二月四日，在基隆登陆。

上次杨牧来台时，在台北市仁爱路二段25巷内(杭州南路一段77巷29号)，觅得一颇为宽敞的日本式房屋，即决定买下，到四月里，才完成让渡手续。整修后，是浸信会在台的第一所教堂，部分作为住家。不久，中国大陆政局改变，难民难兵难官相继涌来，人口增加。杨牧往高雄访问，并领一周的聚会。因为在台湾有一未婚的老西教士，信仰虽然纯正，但个性倔强，有颐指气使的习惯；杨是不食嗟来之食的人，意见不免相左，同处不容易，因而有脱离现工场，以求清净的意思。但晚间外出，跌伤左脚腕，送回台北休养约半年，才得复原；省察知道是神不愿他妄行，也就安然处之。神也挪开那拦阻。

从海峡对面带来的福音种子，他照神的托付散播，浇灌，已经发芽，茁壮，成为大树，开花结果；接受他栽培的学生，成为下一代的使者，负担继起的事工。台北中正路1559号的新教堂，也已经建成并使用。

工作进展看来很快。杨牧师也衰老得很快。他病了。

对于了解他境况的人，这并不算是意外，这时才病倒才是意外。数十年艰苦生活，营养贫乏，入少出多，就是牛也会倒下去。如不是神的大能覆庇，怕不早就油干灯残，息了生命的光焰。再加心灵的沉重负担，说不出的苦，造成寝疾的原因。

起初，只是涨发高热，有时会消退；但身心疲惫，而迅速的瘦减。经过诊断，确定是肝病。但他不能卸下战斗，不能卸下责任；一到勉强能起来，就继续工作，继续登上讲坛。结果又病倒了。一次，二次，三次，越来越难恢复。缠绵四五年，就是这样朝晖夕阴，如同风云变易。

1961年二月二十二日，一个风雨凄其的日子，他的病况突起变化；延至翌日下午四时四十分许，神的仆人杨美斋，息了他的劳苦，安息了。他重茧的脚不再奔走，升到主面前。

二月二十五日，遗体安葬在台北新店镇碧潭之隈的一座小山上，等候他所事奉的主再临时，复活领受他的奖赏。

• 杨浚哲

杨浚哲牧师的嘉范

广东省饶平县，实在是既不富饶，也非平原。杨浚哲牧师就生在那里的僻乡。年纪稍长，他就立志向学，并离家往外发展。在汕头读书后，学了一些现代知识，一颗飞扬的心，更想远行。十四岁就往上海，在那繁华都市里的一间商店工作。不过一年，在十五岁那年的春天，再转台湾，经过香港，在同年末，去了荷属爪哇的泗水，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作记者。

在那里，赵柳塘牧师找上了十六岁的杨弟兄，劝他奉献作传道。不过，他虽然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却未信主重生。

一位苏格兰宣教士宾为霖 (William Burns)，在潮汕撒下福音的种子。那是上一代的事。但神自己引导他拣选的仆人，不仅重生得救，还奉献自己，于1930年，进入了梧州建道神学院的门受造就。仅一年多，翟辅民牧师即派他往越南工作。

杨牧师经历奇妙，他的性向，也有些与众不同。

开放而保守

从他早年的外向发展，可见他不固执守成。翟辅民牧师派他去越南宣道，他就欣然就道南行。才二十岁，翟牧师托付他主编《圣经报》，他就北上到上海。他本来想终生作文字工作，但因为水土不服，患病严重，一年后，只得南下到广西牧会。

杨牧师一生只在两个教会长期服事。一是广西柳州的宣道会，并任建道神学院监督，华人宣道会联合会主席；共在宣道会工作十八年之久。后是香港九龙尖沙咀潮语生命堂牧师，前后约三十年；退休以后，仍然是荣誉牧师。

他任港九培灵研经会的主席，先后达四十八年之久，不仅是任期最长的，而且超过该会七十五年历史的一半；并且每年都有进步，凭信心工作，经费从不缺乏，到会人数增多。他接任福音文宣社的董事长兼社长，也有十年之久。可见其事奉的忠心恒毅，绝不是为了搭桥登阶，见异思迁。他任事认真，绝不作挂名的差事。事实上，基督徒自己求名，甚至嫉妒别人，是最不像基督的事。

合一而分别

杨牧师不是只逢迎领袖，效忠宗派的人。他讨主的喜悦，服事主的教会，有宽大的心，愿意与人和睦，凡主内的肢体，都能协和同工。

这个汕头人，多年服事汕头教会，却全不是“山头主义”的作风，关怀教会间的共同事工。

在香港，他倡导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基督教兴学会，都是各宗派合作的工作，并且能够藉一同工作而促进合作。港九培灵研经会，更是如此。所约请的讲员，服务的职员，都是来自不同的教会，而能谐和同工，没有争执，是不容易的事，也是美好的见证。

不过，在另一方面，合一不是合污。杨牧师注重圣洁，如果有不合真理，违背道德的事，他绝不容忍，不顾情面，立即指明，绝不结合营私，党同伐异。

俭约而慷慨

杨牧师出身并非富裕，后来在南洋，由从事报业而经商，常有应酬，生活难以检点；但皈主后，则一改前非，对自己非常节俭，持身甚严，从不浪费。先则历经战乱，流离播迁，艰苦备尝；婚后育有胜世，胜魔，胜己三位公子，蓄妻育子，需要极端节约才免于捉襟见肘。及至逃难到香港，所服事的教会，既然没有宗派，也就没有制度，对于牧者的敬奉，甚为菲薄；他又不愿师母出外就业，要持家并助理教会，要照顾孩子们读书，其艰难殊不易想象。而主的仆人，自不是曳裾豪富之门，希求施舍的人；幸赖主的眷顾怜悯，三位公子靠奖学金读书，并兼作工，都能够完成学业，长公子胜世，并全职事奉主。不过，所经的道路，是十分刻苦的。

但他对朋友则慷慨，不愿因经济拮据而羞辱主名。香港地居东南亚交通枢纽，来往朋友同工，即使不仰望接济，也需要招待，所费自然不少。他的儿子们，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午餐所带的是便宜的饼干碎。他的西装，穿到退休十余年后而不予退休。他每年自美国往香港，主持培灵会，总是自费搭乘三等飞机；几年前，我劝老人家改乘二等，他应允而不肯实践；到他九十高龄，我说：“再也不可乘拥挤辛苦的二等票位了。”他应承了。但到回来以后问他，他依然是坐三等如故，而执不肯改。在此之外，杨牧师自早年即致力写作，成书约四十本之多，除少数有人奉献印刷费用之外，多数要自己筹措费用出版。华人教会的书，不像洋人可以销售百万，收入浩巨，常需要作者贴补。杨牧师都看作是主的托付，不计收入戈戈，而慷慨奉献多多。这证明他相信主和主的应许，积财于天，克己的精神可佩，在地上给教会留下相当丰富的智慧财产，真是“虽然死了，仍然说话”。

杨浚哲牧师承受了三位神仆人的“灵统”——像肉身的血统一样，比长期的效法更深，不是有意的模仿，却型铸一个人的性格：在文宣圣工方面，承继了翟辅民；在培灵方面，承继了赵柳塘；在教育方

面，承继了刘福群。

如果问：这些不同的性向，怎会统一？这是因为他性情中庸，能够融会贯通，诚实没有虚假；绝不是作两面人，行不顾言，而给华人教会作美好的楷模。

杨浚哲牧师在 1912 年十一月十日，生于广东省潮属饶平县柘林乡；于 2003 年四月十三日凌晨，在美国旧金山寓所离世，到他所爱所事奉七十多年的主那里，领受他的奖赏。

• 刘翼凌

华人教会一枝笔：文宣士刘翼凌

刘翼凌先生于 1903 年九月十四日诞生，1994 年十月二日离世，在世寄居的日子是九十一岁。

记得寇故监督世远先生说过，刘先生是“华人教会第一枝笔”。这话不是不懂文艺的人盲目吹捧，也不是溢誉之词。

这句话，是指他的文笔高越说的。那枝笔，为了主使用，流露出多种著述翻译的书籍，许多篇文章，是教会内外所熟读熟知的；但我特别欣赏他的诗。他的诗清雅绝俗，平易可诵，有时带豪迈之气。

这句话，也可以指他的笔法，特别提草书的造诣。故青年音乐家李英，也是在草书上很有成就的，在其所作 草书千字文 叙中说，刘先生的草书，是于右任以后的第一人。可见其手笔之高。

如此说来，刘先生可说是“诗书双绝”。但他并不用以沽名，也不引以自傲，更不曾低鄙到想藉此以大赚其钱；他的文章，诗词，书法，都是用来荣耀主。他是真实的基督徒文人，文宣士。

笔之所以称为第一，还要看其作品的特质，也就是其永恒的价值所在。

苏辙（子由）曾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见“上韩枢密太尉书”）他是说，文章在于气质。接着，举孟子为例：因为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所以为文“宽厚宏博”；又举司马迁：因他周览天下名山大川，与豪侠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二人都不是学作文章如此，而是其气流露，形之于文的结果。

为文如此，写字又何独不然？唐朝的柳公权，书法劲秀，唐穆宗甚为欣赏，问他怎能写得那么好。柳公权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是说，要写得好字，先得作好人。古希腊哲人的看法也与此相似。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都相信，品格好的人，在歌舞行步上也自然会好。

刘先生因为特有的修养与品德，使他的诗文与一般的名利小人不同。自然的，这种才质流露出来，会得到人欣赏。

早年欣赏他的，是陈树人先生。那时，刘先生在侨务委员会任职。论官位，陈树人是侨务委员长，部长级的特任官；论文名，陈是岭南派的名家，诗书画都极佳妙，与当时的双照楼主汪精卫主席齐名。论年龄，他跟陈的儿子相仿佛。刘翼凌不过是科秘级的小官，而在陈树人 1938 年出版的诗集 战尘集，

居然请刘作序。当时的国民政府显要中，还有许多学人文人，为陈的著作写过序的有：蔡元培，柳亚子，经亨颐，孙科，汪精卫等人，而陈竟然请一名年三十几岁的后生小子作序！（见刘翼凌：“往事尘忆战尘”，文宣第79期）此后，陈的著作都是由刘作序。这是对他诗文欣赏推崇的证明。

陈树人在一首“对月吟”五古百韵的长诗中说：

难忘素心人 吾党二三子... 最忆陈曙风 温温瑚琏器
狂侠亦温文 功名早敝屣 交游二十年 撝谦尊德齿
比来道益进 不求复不悒 爱人救世界 服膺基督理...
其次忆刘子 觥觥翼凌氏 此君气概豪 风骨亦俊异
天马行空中 不受勒与羈 自笑受人哄 曾作猢猻戏
共事亦十载 患难不相离 官阁每会文 惊座发奇议 ...

可见他们的交往，不在世俗的官位，而在“尊德齿”，以年高与有德为尚。是那位陈老曙风，首先在未信主的刘先生心中，播下福音的种子。在刘着《美心集》里，有“报曙风书”：

时非凶岁灵无食 自照心魂已日枯
多谢故人乐施舍 时时为我说耶稣

我们无从确知，陈老的生活与话语见证，对日后刘先生皈主有多大的影响，但这是历史上的渊源。

1948年，刘先生在巴基斯坦信了主。在由探索到皈信的过程中，从宣道文字得很大的帮助：首是圣经，其次是一本戴德生的传记 *Hudson Taylor: The Man Who Believed God*, by Marshall Broomhall.

信主以后不久，他即开始作文字宣道工作。神借着两个人赏识他，帮助他，以后与他同心在文宣上事奉：一位是内地会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赖恩融牧师 (Leslie Lyall)，一位是主持宣道出版社的包忠杰牧师 (Paul Bartel)。先是翻译工作，接着，是写文章，出版书籍；以后，延请刘先生入证道出版社，并主编《灯塔》杂志十一年 (1956-1967)。

在同工中有知音，还需要读者中的知音。作文字工作的困难很多，但更苦的是孤单的感觉，不被认知：看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更少。一枝出色的笔，自然是阳春白雪，知音少，可是却不缺少批评的人。在《灯塔》出版之后，有人看了说，印刷的太漂亮了：一精美就不够“属灵”了。因为那时的《灯塔》，是以美国新闻处出版的《今日世界》同样水准设计的，有些宗教人看惯了白纸印上黑字交账的出版物，以为太现代化。现代人物就说，封面上“灯塔”两个大字，写得不好。其实，那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写的“多宝塔”碑拓印出来的。（见刘翼凌：《枯杖花》，页26）一般人对字的欣赏水准如此，对文学的欣赏能力还用得说吗！不过，《灯塔》到底是通俗刊物，销行还差强人意，而且多是宣教士推广的成果；论道书籍就更不行了。

以后，刘翼凌先生来了美国，又创办了《宇宙光》杂志，继续办《文宣》双月刊。“宇宙光”和“文宣”的封面字，是集王右军书法。有人看了，也批评说是写的差劲；跟他讲是王右军所写的，竟然瞠目不知其人是谁，以为武夫军人怎会写字！说起王羲之的大名，还不错，他倒听说过，只是搞不通怎的右将军羲之会是同一个人。

刘翼凌创办《文宣》的时候，已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了；是孔子叹“获麟”而辞世的年纪。他竟然开始作更艰巨的工作：提醒教会“以文载道”，还要作育以文载道的文宣士。这种精神，这种远象，这种使命感，真是值得钦佩，值得效法。到现在，教会注重“文宣”的程度，还是嫌远远不够；可是“文宣”用来作术语，已经大为流行：《文宣社》是1976年成立的，在此以前，没有人如此使用，现在已甚普遍。不过，“文宣”原意是“文字宣道”；现在不仅不限于宣道，连宣传反道的文字，也使用这名词，只当作文字宣传的简称。我们该怎样想法？

刘先生的一生，跟英国诗人但恩(John Donne,1572-1631)相似：但恩前半生以诗文名世，后半生作了圣保罗大教堂的首牧。诗人凯路(Thomas Carew, 1594-1640)有两句诗：

这里躺卧着两祭司，都是最好的：

先献给亚波罗，最后事奉真神上帝。

Here lie two flamens, and both those the best:

Apollo's first, at last the true God's priest.

这话用来为刘先生的一生作结语，也正恰合。

刘先生写过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自述：

圣事岂容争意气

生平最鄙用权谋

这是说，他最不喜欢用手段。他作过官，却不是贪官，赃官；后半生信了主，在教会里，却不是那种用心计，耍手段的教佞，教棍。这是多么难得呢！人不仅在乎其有多少作为，却在在乎其有所不为。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这才是文宣士和传道人应该有的精神，必备的气质。

记得：在1978年，我们从俄立根州南下加州访晤，刘先生甚为振奋，有诗志盛，并以相勉。那时候，他已经年高七十五岁，还仍健旺，期望共同振兴文宣事工。

于中旻教授远道来枉顾赋诗迓之

飞驰六百哩相存 此日双流汇义津

莫道古风今又见 如君高谊古无伦

曾抛残睡读君书 史笔诛心忆董狐
引镜直言严斧钺 至人异梦早相符

哲士桓桓战士姿 并肩赴敌岂容迟
海山胜处安营好 秋以为期定可期

这里不仅可见其诗清新可诵，更可见其为文宣热诚，秉心正直，临老不衰，十分难得。

现在，刘翼凌先生已经放下了他的笔。盼望教会的主在华人中，在读过他书的人中，兴起更多的笔来，奉献在主的祭坛上，为主所用。愿大家努力支持文宣圣工，造就文宣士，以文载道，弘扬福音。

四十年前四本书

那是一册四十年前的照相簿。黑白的相片，有些已经褪色了，有的变黄了，有的脱落了。

那是时间的记录。 ...

照片越黄，照片中的人越是青年。

“那是曾住过的旧房子。那是隆庆，只有十几岁的少年。哎，这里是怡芳和传芳。 ... ”

说话的维廉，看来并不老。一个巴基斯坦人，头发有些斑白了；额上有些皱纹。他穿着深青色西装。六十三岁。

他仍然是那个 William Gill 。

1951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四岁的维廉，一个空军航空工程师，刚走出家门。地点是在达卡(Dacca) 一条静谧的街道上，离聋哑学校不远。那时，东巴基斯坦还没有脱离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共和国还没有诞生。

怡芳和传芳，是两个中国小女孩，一个八九岁，一个七八岁，迎着维廉走来：脸上带着些顽皮的神气，却是纯洁天真。他们问：“你是基督徒吗？”

在巴基斯坦，虽然有英国人留下来的宗教，留下来不少的教堂，基督徒却是不多。

“我爸爸是基督徒。你要来我们家吗？”原来小天使在地上有家的。

维廉跟着，走进了小女孩的家门。原来他们就住在对面不远的楼上。就这样，在那家里，他们同喝下午茶，女主人亲手作了酥脆的花生甜点。四十年后，维廉还清楚记得。

那家的主人，是刚信主不久的刘翼凌教授，在达卡大学里教中文，以前是作外交官的。但他实在更是诗人，是文人，曾把中文诗词译成英文出版，所以在巴基斯坦的文学界，很多人知道他。

但那天他们所谈的，不是诗文，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他们所用的，都不是本国语文，而是用英文谈话，但神的圣灵动工，超越了文化界限。分手的时候，维廉变成了新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救

主，成为基督徒。主人送了他一本圣经，和 印度圣徒巴克星 的小传。不久后，又送了他 戴德生传，还有 乔治慕勒 传，都是英文本。

1954 年，刘翼凌一家到了香港；以后，又到了美国。时间在流逝，人在流动。

当年播下福音的种子，却是落在好土里，发芽，长大，结实。

维廉用心的读圣经，追求真理；加上几位宣教士的栽培，成为很有长进的基督徒青年。

他原是旁蔗部 (Punjab) 地方的人，跟有名的印度圣徒孙大信(Sundar Singh) 同乡。他先在本乡为主见证，以后去到首都达卡。

1959 年，维廉凭着信心，走上了全时间事奉的道路。因为读了中国内地会创立人戴德生的传记，和信心伟人穆勒的生平，他一天一天的经历，使他相信：戴德生和穆勒的神，是活的神，祂今天活着；祂也会供应我的需要，只要我忠心事奉。

他没有在世上发达，却有在主里的喜乐和丰足。他有四个儿子，全都奉献事奉主；三个女儿，其中有一个丈夫是医生，一同在回教区里作宣教士工作，把福音带到平常艰难的土地。在牧养教会之外，他也是巴基斯坦福音协会的主席多年。他们也有电台广播，制作福音录音带，并有神学训练造就工作，预备下一代的传道人。福音传递了好远，传了好多代。

维廉与刘翼凌有书信来往，却并不多；但他在祷告里，常记得引导他信主的人。这见证，他已经讲给，写给了许多百万人，在亚洲和美洲之外，也包括去欧洲各地讲道时的见证。

四十年后，现在 1991 年，维廉又坐在刘家的客厅里，地点是柏客里。

维廉说，他从来没有忘记，是神借着中国人，领他进入了神的恩典中，所以他对中国人有特别的感情。问起他：“你有个中文名字吗？”

“那很容易，我姓刘！”

他说：“在我的办公室里，挂着刘教授伉俪的照片。”又说：“巴克星已经很老很老了，不能说话，也不能行动，已经九十多岁了；他是刘先生的朋友。”我们多么希望，主兴起更多年轻人，造就他们，成为合用的器皿。

在地上相逢又别离。

告辞的时候，他要八十八岁的刘教授为他祝福祷告。他双膝归在老人家的脚前：那么恭顺，属灵的真儿子！虽然种族不同，肤色不同。

出到外面。风吹在身上。风是从哪里来的？

风，随着意思吹，并不承认国界。圣灵的工作。福音的大能，没有文化的分隔和限制。

1991 年二月

后记：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几点意义：

家庭是传福音最好的基地。

个人见证是每个人都能作的，是引人归主最有效的途径。

我们该关怀别人。孩子们也可以成为福音的小天使。

随时忠心为主撒下真道的种子，主能叫它生长。

文字是宣道的有效工具。一本圣经，三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而改变许多人，结出美好的果子。有人慨叹“同工会变成同攻！”但“攻”字是“文工”合成的；何不同心用文工，向撒但黑暗的国度进攻？

有人统计，美国图书馆里，每册书的平均价格是二十二美元，就可以影响一个人，以至许多人的生命和思想。盼望你注意文字事工。

• 应许的山地

应许的山地

在中国云南省幽僻的层山里，依山散布着几间竹房。那里离最近的市镇和公路，徒步跋涉也要两个礼拜才到，没有车辆可通。不用说，那是个十分静谧，远离任何市声的地方。那里居住的人，是栗傣族，属于彝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但今天，那里有许多喧闹的声音，那是喜庆欢乐的声音，那是乌烟瘴气的欢乐。在一间相当宽敞的竹屋里，好几十个人聚集，在饮土制的威士忌酒；酒气，烟气，人声，乱成一片。那是栗傣族人阴历新年的狂欢。但在一个角落里，有位英俊的美国青年，坐在那里哭泣；他哭出声音来，哭得很沉痛。

喧闹杂乱的声音静息了。那些善良同情的栗傣族人，过来围绕这个异乡人。他们认为在这喜庆的气氛中，居然有个陌生人在哭：他那么大了，比他们所有的人都高；作主人的，应该了解他的沉哀，并且有责任使他一同快乐。有个栗傣人关切的问：“老师！你为甚么哭？”这白人就透过翻译告诉他们，自己从好远的地方来，要告诉他们神的话，叫他们离开罪得救，他们竟不肯听！

他们惊异的问，他竟是那么深切的爱他们吗？

那被称为“老师”的白人，是新来的宣教士，对栗傣话还是乍学未通。于是，他用不纯熟的汉语，经过一个土著信徒的翻译，把福音告诉他们。他们都严肃的安静听着，都真实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他们的救主。他们把祭偶像，祭祖宗的东西，毁弃焚烧了，立即决志悔改相信，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但权下归向真神。他们清醒过来，把各家缸里自酿的威士忌酒，连糟粕一起倒给猪吃。人清醒了，猪儿们却醉了；正好给他们看见自己未信主前的情形，如同从镜子返照，前后多么不同！

归主的浪潮就这样展开了。也延展到别的栗傣地区，情形也是如此。

这是 1920 年的事。

这宣教士是杨智敬牧师 (Allyn Cooke)。那时，他年二十四岁。以后，他继续在那个地区工作了共有三十年之久，把青年的时间，完全奉献服事那些不认识的人；他的全家住在他们中间，直到 1949 年。他就这样把自己交托给那些半开化的异族人，在主里面，与他们成为一家。那些单纯的人，也把心身灵魂全交托了给他。

他见证着栗僮人历史性的改变。这不但是划时代的，而且真是福音的光照在黑暗里，有明显的不同。栗僮族人的信主，是从 1908 年开始。那时，只是极少数的人，如同零星的种子，落在石头地上，工作十分艰难，他们的心，就如山上的石头那么硬。但到了 1920 年，圣灵的风吹过，昏睡的灵魂都醒转了，以后是成百成千的归信。

1983 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印了一批四万本栗僮文的圣经；信徒抢着购买，还是远远不够供应。据说，云南一区的栗僮人，在约四十万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相信基督。真是：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一二六：5,6）

杨智敬牧师于 1896 年二月七日生在旧金山，长大在奥立根州。1918 年，在洛杉矶圣经学院毕业（现在的 BIOLA 大学，就是取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的 acronym 组成）后，参加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为宣教士，立志要到中国西南部山地土人中传福音。但到了中国后，内地会派他先去云南省大理的城市教会中工作；在那里，学习汉语；到 1920 年立为牧师。那里是去山区的大门，所以大理城中汉夷杂处。而云南省区域，有二十多个不同的少数民族。

在 1908 年，有从英国来的“栗僮使徒”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在腾冲（腾越）开始向栗僮族传福音的工作。杨牧师在那位资深宣教士提掖之下，对栗僮人民及文化有了些认识；而富能仁注重祷告，灵命高深，也装备了杨牧师成为有效的宣教士。在 1922 年富牧师回国休假，由杨牧师接替，负责在滇及缅边界山区栗僮人中工作。

栗僮族本来是崇拜邪灵，媚求鬼怪的；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儿女献给鬼魔，以祈福求安。但神福音的大能，使他们有完全的改变。

首先，他们信主以后，经历到从迷信奴役之下，得着真正的解放。所以不用多加劝说，都乐于认罪悔改，诚实的离暗就光。圣灵的大能，作成了这工作，使他们从里面，到外面，彻底的洁净，除去了一切罪恶污秽，在日常生活上，也开始有了清洁的习惯。

彝族的山歌，是很有名的。栗僮人在信主以前，只是互唱山歌，追逐异性。但信主之后，圣灵把新歌放在他们心里，他们“口唱新歌”，满有喜乐的赞美神。杨牧师夫妇是音乐家；在他们教导下，这些信主不久的土人，快乐的分为四部合唱圣诗。于是，在层峦深谷之间，处处听到歌颂的声音，山谷响应，十分美好。在聚会时，他们热爱歌唱，有时候整个小时的唱诗颂赞神。当然，他们不会用风琴或钢琴伴奏，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所有的，是内心满溢的喜乐，使他们欢然歌唱。那时，他们刚开始有宣教士为他们所造的拼音文字，还没有译出来的圣经；这样，歌唱把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唱入他们心里，把福音唱出去（参西三：16）。宣教士离开山区的时候到了，在送别大会中，八百人的诗班合唱，情形感人至深。

栗僮人对文字的喜爱之深，是另一件奇妙的事。栗僮民族本来没有通行的书写文字，是宣教士们，照他们的语言，为他们创制了拼音文字。起初，只有部分的圣经和一些诗歌。直到 1932 年，杨牧师夫妇

和其他同工，完成了栗僂文新约圣经翻译；到他们所渴望的圣经运到，栗僂信徒开大会庆祝感恩。他们也完成了第一本栗僂文圣诗集，包括三百首圣诗。

从 1924 年开始，他们举办短期门徒训练课程。栗僂新约圣经出版后，基本的教科书有了，改称为雨季短期圣经学校，有三十名学生。次年，达到了一百十名。以后，有一千二百人参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圣经学校仍然继续；一直延续到 1950 年。

1943 年，杨牧师的元配夫人去世。次年，主为他预备了另一位贤妻，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工作上的理想助手，杨文德夫人(Esther Freeman Cooke)。他们共有三男三女，只有幼女是在美国出生的。

1945 年，第一本栗僂福音期刊出版。同年，栗僂教会联合会也告成立。因为战时及战后运输困难，到 1947 年，栗僂文新约圣经才大批运到，供应部族信徒，深为他们所喜爱。也就在那年，为了少数民族语文的印刷厂，在昆明启用，印刷宣道文字大为便利。

他们对文字的珍视，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土人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对于书刊却是要买的。这近乎一种牺牲。在战争期间，宣教士们没有收到外间的通信，有二年之久；也就是说，断绝了外来的经济供应。说来难以使人置信，他们竟能靠卖书的收入，维持简单的生活。这可算是文宣圣工的榜样。那时，他们艰苦的情形，就不用说了。不过，却很少为人觉察得到。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不艰苦过。土人们也是简朴生活。大家都同样住在竹屋里；好在天高皇帝远，用不着付租付税的骚扰。

当汉人基督徒，还在宣传自立自养自传的时候，那些在文化上比较落后，在接受福音也迟了一个世纪的栗僂少数民族，却得风气之先的实行了。其实，他们开始就是这样的。既没有新鲜口号，也没有谁觉得新鲜：这本来是原始教会的榜样。

他们的教会是全然自养的。教牧和家属的生活费用，完全由本地信徒供应，出于信徒的稼收奉献；信徒视之为当然的责任，其余的义务工作人员，全然没有薪给；不过，当他们出外的时候，所到的村社，信徒供应宿住饭食。因此，在经济上自始不仰望于差会；教牧也不是差会的雇佣。

他们的教会也是自立的。每到年终，有区域性的长执会，一切议事由栗僂牧师主席，制订规律，记录决议案，由各教会执行。宣教士们只充顾问，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他们的教会更是自传的。悔改接受基督之后，信徒即自动向邻居亲友见证，向别的村庄传扬。实际上，他们早就超越了自传，迈进了差传的阶段，差遣宣教士向别的部族传福音，帮助苗族和别的少数民族。在栗僂族的福音事工，看见圣灵的大能在工作；宣教士们不拦阻圣灵的工作，只照主所托付的真道牧养他们。杨牧师和别的后进宣教士们，不求急功，不辖制羊群，真是“上帝国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

1949 年十月，杨夫人得了盲肠炎，人用担架抬着，去保山转往昆明的医院就医。他们年纪大的孩子们，已经在美国读书；她的丈夫随后步行；栗僂信徒们帮助背负行李，扶掖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所爱的栗僂山区；栗僂信徒依依不舍的远送。其实，他们都以为这次的分别，是一次度假的暂别，并不知道就不能再回去；如果知道，他们会更加难舍哩！

进到外面的世界，才知道世局已经有了急剧的变化：共军到了云南，先肃清边境；到秋天，开始封禁

教会活动。栗僮山区是不能再回去了；杨牧师一家，也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杨夫人的盲肠炎，已经由溃烂而奇迹的自然结痂；那时，昆明医院关闭，建议她到泰国曼谷去施手术清理。于是，在稍经休息之后，1950年二月，一家人越过了险峻的山隘，进入缅甸的一个山村，真是已筋疲力尽了，也难免情绪的低落。幸而主的爱感动情深义重的信徒们，伴送他们直到进入缅甸，看着他们安顿下来，又自己返回中国境内，继续主托付的工作。杨家则在休息后，转往曼谷。

1951至1952年间，有许多栗僮信徒，步行攀越一万八千呎的山隘，进入缅甸境内，也有的到了泰国北部。原居在缅北及泰国边境的栗僮族人，加上由云南下来的族人，竟约有七万名基督徒。

看到了那边明显的需要，杨牧师夫妇在美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1年又到了泰国。在那里，他们帮助新进宣教士学习语文，找寻散居的栗僮基督徒，向栗僮，拉祜族，及在山地边区的华人难民传福音。在其他宣教士和栗僮信徒协助之下，他们也继续进行旧约圣经翻译。到1960年才再返美国。

在东方宣道四十年之后，杨牧师夫妇似乎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杨牧师觉得用栗僮语文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为方便；初回来的时候，讲英语不知不觉夹上栗僮语。从1961至1965年，他们在加拿大的草原圣经学院(Prairie Bible Institute)教了五年书，以后再回到美国，定居在奥立根州。

在这段时间，他们仍然致力于帮助翻译校订栗僮文新旧约全部圣经，到1966年完成。可以想象得到，谁能比直接参与制订那语文的人，更能胜任翻译的事工呢！也没有人比他们更欢喜见到这事工的成就。他们感谢主，因为栗僮族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圣经，是把全部神的话，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翻译的。圣经公会于1967年接受印刷，到1968年出版。看到信徒们的欢喜，他们就如同种植的，看到人享受所种树上的果子。这是预见许多人因神的道而得救的喜乐。

1975年，近八十岁的杨牧师，又和夫人到了泰国，有三个月的时间，把属灵的恩赐分给那里的信徒。以后，在1977至1978年间，他们又去泰国北部，工作了一年，主要是指导一个委员会校订栗僮文圣经的工作。这距他初去东方宣道，已是漫长的六十年了。

杨智敬牧师没有能再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喜爱奥立根州撒冷附近的银瀑公园(Silver Falls Park)。八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走在那里的山径上。他说，那边的景色，很像是云南的栗僮山区。他是那么的爱栗僮人，为主，把一生给了他们。

杨牧师会作呼哨。当他们在山中，杨牧师外出归来，临近家门的时候，长哨一声，山谷回应，数里之外，就欢喜知道他快到了。在银瀑公园的山中，老人家还能够作长哨，似是老骥昂首长嘶，发扬他久郁胸臆的豪气。

他有一架栗僮文打字机，已经相伴他超过半个世纪了；那是Underwood公司特地为了宣教士们定制的，全世界不过十架。九十高龄的杨牧师，仍然坐在那架打字机前，为他所爱的栗僮族基督徒打圣经讲义，每期印刷二百多份，分别寄去在缅泰北部的栗僮教会领袖们，有的也寄到中国，古老的打字机，古老的福音。生命活水由那里流出去，滋润许多的人。

他的中文名字是杨智敬。不少人觉得奇怪：为甚么Cooke译成“杨”？为甚么不译库，葛，或郭等音似的字？原来栗僮族中几个有限的姓氏，杨是其中的一个；那些单纯可爱的人，听到别的不常见的姓，

会觉得奇怪好笑。为了福音的缘故，正是“在甚么人中就作甚么样的人”。有这样可敬的动机，与部族的人完全认同，他们还有甚么留下不给栗僮人吗？

就是这样，这位“厨师” (Cooke) 牧师，用灵食喂养着栗僮的信徒群。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栗僮宣道史，更是文字宣道史。宣教士不但传播了救人救世的福音，也散播了文字和文化的种子。这效果，是何等的宏伟而恒久呢！

Isabel Kuhn 称他为 迦 勒。

专心跟从耶和華的老 迦 勒，去见约书亚，对他说：“求你将耶和華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参书一四：6-15）。杨牧师仁者爱山，也爱山地的人。他凭信心为主得了那美好的山地为基业。谁是继起的勇士呢？

栗僮人是中国人。

杨智敬牧师于 1990 年安然离世，到主那里领受奖赏。但他仍然活在栗僮人的心中。栗僮基督徒每有特别节日及聚会，从没有不提到他的。

- **圣诞老人真面目**

圣诞老人真面目

他本名尼可拉 (Nicholas of Myra)，生在小亚西亚的海港城市帕他拉(Patara)，在今天的土耳其西南海岸。他的出生日期不详，据传是在 343 年十二月六日去世，在世的年代约与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 ca. A.D.260-339) 相同。

爬屋的少年

当然，圣诞老人并不是生来就老。如果照今天的传说，肥胖臃肿的白胡子老人会逾墙爬屋，飞檐走壁，那简直是神迹。爬屋是他少年时候干的事。

尼可拉生在富裕之家，承受了丰厚的遗产。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同情贫苦的人，常常施赈济。他所作的是出于爱心，作在暗中，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所以总是隐名，从不张扬。

有一次，他听说有个贫穷人家，父亲养大了三个女儿，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却为了付不出妆奁费用而发愁，竟打算把亲生女儿卖入妓院！在一个深夜，窗外人影闪动，一包东西从窗口丢了进来。作父亲的以为是贼，急忙去追。追到筋疲力尽时，结果给追上了；发现原来是个大孩子！他告诉那个父亲，是为了好心送钱来帮他们解决困难的，并曾不偷窃甚么：他们家有甚么可偷的？父亲知道。唯一的要求是，不可把他的名字张扬出去。这当然可以同意。女儿们打开小袋子一看，里面原来是金币！不消说得，他们的问题解决了。

这是他的事迹之一。他常常作这种事。

受苦的主教

尼可拉去旅行了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回来，一踏进了玛拉 (Myra) 的教堂，发现会众捧着主教的衣冠和牧杖在等着他。原来那里的主教去世了。会众同心祷告，求神选派一位主教牧养祂的羊群：那天清早，第一个踏进教堂的人，那就是群羊的监督。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成为最年轻的主教。在当时，主教并不就代表高位厚俸，也没有权位荣耀；有的只是为了主受苦，作群羊的榜样。军阀出身的罗马皇帝狄克理田(Diocletian, 在位 284-305)，本来宽容基督徒；但到了 303 年，忽然连下四道诏书，残酷的迫害基督徒，强逼他们否认主耶稣。

罗马政府把尼可拉下在监狱里。他被鞭打；他被烧热的铁炮烙；他被铁箝夹手指；他被虐待当作取乐。到被弄得遍体鳞伤的时候，他们给他休养；到快要恢复的时候，再从头来过，使他旧痕加上新创。但他甘心为主受苦，至死不屈！

他有死的心志，却并没有死。迫害基督徒的人死了。康士坦丁皇帝信了基督教，迫害没有了。他又恢复了自由。

发怒的狮子

有爱心的尼可拉，也刚强卫道。

外面残酷的迫害，使许信徒人殉道了；但主的道却更加广传，教会更加清洁而得胜。

到基督教流行了，仇敌更凶猛，更恶毒的攻击来了；这次是从教会里面的稗子，就是亚流 (Arius, ca. 250-336) 派异端。

亚流本是亚力山大城的一名教牧强调苦行和品德，能言善文，吸引了很多徒众。但他注重理性，说基督是的受造的，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理，引起教会的争论。康士坦丁皇帝为了处理这争论，在 325 年召开尼西亚大会(The Council of Nicaea)，公辩解决。正统信仰的教会领袖，包括尼可拉，引用圣经证明基督是神，有神一切的丰盛在祂里面；道成肉身的圣子，是与父同等，与父原为一，人看见了子就看见了父；祂是神荣耀的光辉，神本体的真像，在一切被造之先，所以祂不是被造的，而是创造者(参西二：9 约一：14 一四：9 来一：3)。亚流巧言善辩，口出亵渎的话，竟然唱起他自己所写的流行歌曲“盛筵”(Thalia)。有的主教愤而离席，有的掩耳不听。尼可拉却慢步走向场中，给亚流的恶嘴狠狠的一拳！当着列席的皇帝，这突然的举措，使全体愕然。无疑的，此举大快人心，也极有效；但于议程不合。主教们不能同意他的粗莽行动，决定免除他的主教职位(后来又恢复了)。会议宣布亚流派为异端，把亚流放逐了。

嘻笑的老人

尼可拉老来仍然满有喜乐。他在玛拉，看顾有疾病的人，救济贫苦，关心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在玛拉的街巷中，交通不太繁忙；他与玩童一同嬉笑，一同当街戏玩。那慈祥的白须老人，是那么平易近人，绝不像穿长衣游行的法利赛人，装成严肃不可侵犯。有时他还会摘下主教的高帽子来，给街头的玩童们戴！当然不会立他们为主教，或让他们祝福。同时，他保护弱者，使他们免受欺凌。他又见义勇为，给无辜者伸冤，不怕得罪有权势的大人物们，为了要施行公义。

这样，你会发现尼可拉不像商业化的圣诞老人，那是因为他像耶稣基督。他去世以后，人称他为“圣尼可拉”。

后记

我们并没有尼可拉写的自传，也没有直接同他交接过的人所写有关他的记述。最早的记载，是在他去世以后二百多年，一位希腊主教写的，必然是根据口传的轶事琐闻。但有关其人的传闻很多，有些是理想化，甚至神话化了。

宗教改革以后，欧洲归正教国家如荷兰，德国等，却甚为喜爱这位圣尼可拉，把他跟“圣诞节”联系起来，认为是圣诞精神的象征。欧洲移民来新大陆时，可爱的“圣诞老人”也随同移民进口，而且经荷兰人给改名为圣可乐斯 (Santa Clous)。

于是，“圣诞老人”的传奇，越加随时间而繁兴。

我们总该记得，“圣诞老人”圣可乐斯，不是个没有真理原则的老好人，更不是终日嘻嘻哈哈只往富人家里奔走的人；他不是为浪费欢乐的孩子们锦上添花，而以主基督的心为心，体恤疾苦。

小朋友们会问：“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是的，有圣诞老人；圣诞老人不是基督，是像基督的人；他不只想自己，而是常常想到别人，把欢乐送给人。你也可以这样作。不要只希望圣诞老人从烟囱中给你送来礼物；当你把礼物送给人，送给需要的人，欢乐就从烟囱里进来。

现代必须有圣诞老人。也许，你就是未老的圣诞老人。

• 西非女王司马莉

西非女士师司马莉

司马莉(Mary Slessor, 1848-1915)，生在苏格兰的亚伯碇(Aberdeen)，有个酗酒的父亲，导致家庭贫穷，并使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到父亲去世的时候，七个孩子中只剩下了姊妹三人。马莉最大，从十二岁就得去纺织厂作工，维持家庭生活。但她的母亲很是敬虔，鼓励她往远方宣教。只是马莉所受正式教育有限，在她心目中，认为宣教士高不可攀，始终踌躇不敢申请，怕遭受拒绝。

由于她好读书，特别喜爱传记，同是出自苏格兰的名宣教士李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成为她最推崇的英雄。李文斯敦的壮语：「不知道去哪里，只要是往前就行」，常在她心中。

有一位老寡妇告诉她说：「祷告，然后静默，留心听神的答复。」她照作了。不知怎地，卡拉巴(Calabar, 今 Nigeria)一直在她的心中出现。最后，她的母亲催促她；同教会的信徒 劳基(James Logie)，告诉她，不必为母亲和妹妹的生活担心，宣教差会定会照顾。

宣教委员会约见马莉，以为她的申请适时，因为卡拉巴正急需教员。因为马莉除了教主日学外，缺乏教学经验，送她先到爱丁堡受短期师范训练。

1876年八月五日，联合长老会宣教士司马莉，乘衣索俄比亚号汽船，航往非洲。她所乘的船，载运的商品是杜松子酒和甜酒，卖给土人，然后在回程时装载棕油。马莉因为有见到酒毒害她父亲，破坏她

家庭的经验，为此十分伤痛。

1876年九月十一日，马莉到达卡拉巴河，从那里，上驶到达公爵镇(Duke Town)。那里的宣教士安德生夫妇(Rev. & Mrs. Anderson)来欢迎她。

她安置在宣教站的一个房间。那里除了蚂蚁多之外，环境算是很好。宣教站建造在小山上，气候并不如所传的那样热；而且花木扶疏，小径清幽。另一座小山上，是宏大的政府建筑，据安德生夫人说，十分豪华美观。马莉听说，那里丛林里，常有豹子等野兽出没，并且在低地有鳄鱼。

以后几个星期，马莉开始教导孩子们。课程倒是很简单，但很忙碌。按德生夫人给马莉另一项任务，是每早在五点三十分敲钟，准备大家早祷。有一天早晨，马莉醒来晚了些，误了时间。安德生夫人不给她吃晚餐；是安牧师拿些饼干和香蕉给她充饥。

那里的土人，称为阿非克(Efiks)。每当主日，那地区的各宣教站，约有一千多人礼拜；但宣教士们三十年的努力，只有一百七十四人悔改归正。因为读过李文斯敦，马莉并不感到意外，在非洲引人归主实在是困难重重。

马莉不能以老守在宣教站的学校为满足。她要接触阿非克人。她必须尽快学好阿非克话。有一天，她要一名阿非克人陪伴到公爵镇去。她的阿非克话仍然很有限；不过，有使船的人，懂得些英语。这样互相补足，勉强能够传通。

那船夫有些讨好的说：「在星期天，船夫带你去溪边镇(Creek Town)。好吗？」

马莉知道，在公爵镇上，几乎见不到真正的阿非克人—那里是政府所在地，影响到当地人商业化了，只说西方人愿意听的话，莫想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

在溪边镇主日聚会中，奥纳斯提王(King Eyo Honesty)也盛装参加。想不到，会后他竟然邀请马莉，作为午餐的贵宾。聚会后，他派一位头目陪同马莉游览溪边镇；到下午二时鸣炮以后，她被带进一座大厅。司马莉是首席的贵宾。所奉的菜是丰盛的异味，是马莉见所未见，但她都一一品尝；一边祷告求主帮助，一边告诉自己，只当是家常便饭。她用阿非克土语，已经勉强可以应对。这使主人高兴。

奥纳斯提王说：「你学我们的话很快。」

司马莉说：「我母亲从小就跟我讲起卡拉巴；奥纳斯提王的大名，在我们那里很为人知。」

王受到恭维，尽量掩抑他的高兴。他说：「也许我可以同你的母亲通信。」一边告诉身边的侍从提醒他。

这出乎马莉意外；但她并不紧张，因为她所说的是实在话。她想：母亲一定会大为欢喜。

马莉感到此行的成功。(是为宣教事工祷告的效果)不过，她以为奥纳斯提王已经够英国化了；她求神赐她勇气，能够克服对鳄鱼，豹子，和丛林热病的各种惧怕，带福音深入山林，传给真正的阿非克人。

她想到诗篇的话：「当壮胆，坚固你的心。」神对以西结说的话，也进到她心里：「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

马莉找时间，要宣教船上的船夫们，带她深入丛林。船夫们显然畏怯，懒于带她去。他们说：从没有「白妈」(白贵妇的意思)去过那里。又推说路上林中有豹子。马莉激励他们，劝说他们步行对健康有益。他们才迟疑的同她去。

在路上，马莉设法激他们说：「谁最后到达旧镇的是猴子。」自己率先走去。他们一路弄出声音，以

惊走野兽。果然，有一只幼豹从林中出现。马莉站定注视它，对着它唱诗歌。那豹回头走了。

快到旧镇的时候，马莉甩掉鞋，在船夫惊愕之下，选了一棵挺直的树，一口气爬升二十多呎瞭望；然后缓缓下来，像没事人。他们开始觉得，这「白妈」到底是与众不同！

马莉知道「旧镇」的来源：原来阿非克人相信，如果谁在青壮年不时而死，那必然是「巫术」的结果。一般人则归咎于亲属或仇敌，常用一两个人陪葬。但死的人如果是酋长或头目，事情就严重得多了：被指使用巫术的人固然要处死，为死者复仇，死者生前所爱的人，也要陪他同去；先喝下大量的烈酒，然后绞死同葬。英国殖民地政府禁止此风俗，但前土王崩逝，他们仍用近百无辜的人殉葬。英国派一艘军舰溯河而上，一阵炮轰，一座繁华的市镇，屋毁人亡，夷为平地。许久后，有人去重建，所以称为「旧镇」。到马莉的时候，用活人殉葬的事，在与文明接触的市镇已经没有了；不过，在丛林深处，依然行之如故。

马莉回到宣教站。1876年末到1878年，她感觉体力衰减，食不甘味，指甲裂开，并时冷时热，遍体流汗，更糟的是情绪低落。医生诊断结果，是丛林热。马莉知了病名，反不担心了。她用李文斯敦的经验：一方面服用奎宁，加上几种草药；一方面反抗疲劳努力工作，驱退情绪。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变得耳聋了。马莉知道，那是复原的先兆。这样，她战胜了丛林热。不过，那是第一次。

当她要恢复全部工作的时候，安德生牧师却为她安排了船票，强要她在1879年六月回英国度假。

她发现母亲与奥纳斯提王彼此通信，已成为卡拉巴事工的一部分。她协助他们搬出贫民区。然后，开始在各教会报告非洲宣教事工的旅程。

在旅行演讲中，马莉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她对妇女们可以言谈自如，只是不能有男人在座；她一见听众中有男士，就说不出的话。解决的办法，是请男性听众离席，或坐在她看不见的位置。

她的信息越来越吸引注意；她为阿非克人呼吁，请求快差，多差妇女宣教士，去传福音给黑暗中的人，消除杀死双生婴儿的迷信，并以活人为死人殉葬的恶俗。

1880年秋，司马莉再离英国，乘船回到非洲，这次与古尔迪夫妇(Rev. & Mrs. Goldie)同航。古尔迪是资深的卡拉巴开荒宣教士，马莉有机会同他谈论阿非克语；古尔迪见这只有三年经历的女子，竟然通晓那么多的语言，感觉非常惊奇。谈话中，她知道将被改派到旧镇工作；那正是马莉梦寐以求的，表明她已经成熟，能够独当一面了。另一方面，旧镇的房租和开支也较低。

旧镇的酋长欢迎马莉再来。当地人记得她：她懂得他们的话，同他们的孩子玩，还能爬树！她的工作不仅限于旧镇，也到附近三个乡村宣道。他雇用一名女子帮忙。有一天，惊奇的发现那女子拾了她脱落赤红发亮的头发去卖；她并没禁止，只是告诉她，不可用为巫术或祈福的媒介。

马莉厌恶土人酗酒和虐待妇女的风气。她决定先唤起妇女，使他们戒酒。如果她见女人饮酒，就立即严词劝告，说明其害处。

有一天，几个掳妇女为奴的恶徒来了。妇女们纷纷逃避。马莉不能容忍，挺身而出。几个恶人挥动鞭子，围绕着她；马莉只手挥一柄女用阳伞，吩咐他们离开！那些人悄然遁入丛林中去了。也许他们想到英国军舰的雷霆炮火，不敢惹这小红发白妈；但马莉知道是基督给她的力量。

土人相信双胞胎是恶魔化身；所以不容他们生存，在出生的时候就杀死，或送到丛林中让野兽吃掉。

马莉设法收养弃婴，雇土人妇女照顾，并且教养他们。

在奥纳斯提王的宴会上，在座有一位伊巴珈(Ibaka)村的酋长欧康(Okon)，在离旧镇约三十哩的偏僻海边。他邀请司马莉去他们那里。奥纳斯提王约定日期，派他御用的巨大独木舟送马莉前去。

到时候御舟来接了。那舟可以坐四十人，上面装有一尊闪亮的铜炮。马莉带她的朋友和四个大些的孩子，在有门帘的小舱间。三十名荡桨手和船员，打着鼓，唱着歌，高喊：「我们所爱的白妈在船上！」有一段水道甚为宽广，几乎像海面，波涛汹涌。到了平静的水面，马莉恬然睡去。

几个小时过后，听到外面的船员喊：「我们所爱的白妈到了伊巴珈！」酋长欧康来迎接说：「欢迎来伊巴珈！」并向村民介绍：「这女人将为我们作大事。」

马莉喊说：「我来告诉你们一位救主；如果你们相信祂，祂能够救你们脱离死亡。我也要给你们白人的医药，有病的可来看我；我也教导你们清洁免生病；教导你们作衣服。多谢你们来欢迎。」

酋长安置马莉在他同院落里的一间屋子。马莉在那里，为人看病施药；重病则建议他们去公爵镇医院。到了主日，马莉召集早晚聚会敬拜；酋长也穿着整齐来参加。聚会的人很多，马莉要尽力喊，声音才可以达到边缘的听众。

十四天以后，马莉带着孩子们又回到旧镇。她的丛林热病也回来了。安德生看到她形容憔悴，等她稍为恢复，勉强她再回苏格兰休假。她带着一个孩子展妮(Janie)同去。在那里，她看到母亲年老病弱，忍不下心离开。母亲对她说：「马莉，神把你赐给我。在许多年前，我已经把你奉献还给神。现在，到需要你的地方。」

马莉安排人照顾母亲，自己带着展妮，在 1885 年十一月返回非洲。在巡回的报告和讲道中，她召了人同去那黑暗大陆传福音。这次她被改派在溪边镇事奉，因为那里人手不足。不久，消息传来，她的母亲和妹妹先后离世。现在，再无牵挂，她全心献给非洲。

司马莉的阿非克话那么好，工作勤奋，赢得许多土王和酋长的敬重，纷纷要求她去服事。

1888 年，差会批准司马莉前进到欧口洋(Okoyang)人中，更深入丛林里面，从没有白人到过那里。他们的种族和语言，都和阿非克有些差别。

奥纳斯提王再派他的大独木舟送他前往。到了艾垦基(Ekenge)村的边界，船员拒绝再往前去；因为他们畏惧那里的野蛮部族。司马莉说，奥纳斯提会欢喜他们当中有几个可以伴送她到那里。

艾垦基的酋长艾丹(Edem)，对司马莉欢迎，但不甚积极。他身旁有一个肥大的女人，表现得机智，温和。那不是酋长的妻子，是他的妹妹艾梅蒂(Eme Ete)。

马莉说：「我听到伊法谷(Ifako)村离这里不远，想去看看。」艾梅蒂在旁边眉目翕动，仿佛鼓励马莉。

艾丹说：「那里的酋长是只醉猫，白人妇女不适宜去。你住在这里。」

「现在，我要向你多讲耶稣。」马莉向酋长和人民说，神如何爱他们，差祂的独生子降世为他们死，救他们得永生。如果他们愿意她住久些，她会教导他们如何得丰盛的生命。酋长留意听，虽然没有立即感动的迹象。

她讲到一个段落，艾梅蒂走来挽着马莉的手，一同去外面巡视，招呼客人有足够的食物。马莉觉得艾梅蒂是她所见过最聪慧的女人，只要稍加指点，就能够了解一切的事物；并且愿意帮助她。马莉感谢神奇妙的安排。

餐后，马莉召集船员说：「我们来敬拜唯一的真神。」当地的村民在旁希奇的注视，听她所讲的福音。

马莉对艾梅蒂说：「你们的人民多么需要耶稣的爱！」艾梅蒂并没有不同意的表示。

当晚，马莉被招待在一个屋子，酋长的几个妻子也睡在那里。

第二天，马莉正式跟酋长说明她的计划：她要别的宣教士和当地人协助，建造一座教堂，一个宣教站，一间学校；她并要酋长应许，酋长的权力不能管到这些地方。酋长不以为意：她作得甚么！

马莉照她所讲的，去了伊法谷。艾丹显然不欢喜。马莉记得李文斯敦的原则：如果跟土人搭上交道，不可凡事征求他们同意。

二村间的距离，步行只不过半小时。在那里，她发现那酋长很清醒；谈话也有理性。

回到溪边镇，司马莉积极准备，去欧口洋族中久居工作。在几星期，不止一个好心的阿非克人警告她，深入野人中工作，无异于自杀。马莉说：「如果我的死能够把基督带给他们，我也甘愿。」

不但她自己去，还带着所爱六岁的展妮，和另外四个孩子。宣教士毕少浦(Bishop)愿意去帮忙一段时间。

1888年八月四日，差四个月就四十岁的司马莉，再度乘王的大独木舟，向丛林进发。踏上艾垦基的路径，天已经黑下来。她唱着诗歌，在泥泞中往前走，使孩子们不害怕。到达茅屋的时候，发现寂无人踪，所有部族都不见了！原来是伊法谷的酋长母亲逝世，所有的村人都去送葬，当然还加上饮酒。

许久后，毕少浦独自一人来了。其余的船夫们在哪里？他们怕走夜路，推说明天再来。明天是主日！

马莉同毕少浦只得再走一个半小时，回到丛林边缘，叫醒睡梦中的船夫们，半用强，半讲理，使他们背着供应物品随她走。来回三个小时的跋涉，马莉的脚酸痛麻木，全身疲倦得要散开。

第二天，他们休息聚会。

然后，由毕少浦带头帮忙，展开工作。以后，马莉选了一块空地，加上差会派来的一名苏格兰木匠欧文斯(Charles Ovens)相助，马莉建造了她的房子，简单但宽敞明净，有门有窗的两层楼房。全族的人见了咋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美的房子。比酋长的住处更好。马莉宣布说，这只是暂时的，她还有更大的计划；而且告诉他们，任何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房屋，材料随地可取。问题是原住民不作一事，无聊使他们趋向酗酒。

爱梅蒂越来越多时间来帮助马莉，为她工作煮饭，向她报告消息，并且静默的影响酋长的决定和动向，而没有谁发觉。后来，这两个女人之间商定一个信号：如果爱梅蒂差人送一个空药瓶来，就表示有甚紧急需要马莉去帮助解决。

马莉也去伊法谷，建造了同样的教堂，学校。两村的人民都来聚会，但决志信主的不多，并且艰难而迟缓。

一个距离几小时步行的村庄，酋长病了；派人来请马莉。她冒着雨和泥泞去看他；只用简单的药，加上许多的祷告，他痊愈了。

不过，这地区的酗酒减少了。

酋长的儿子意外死亡了。马莉尽量用她的影响力，使他父亲不怪罪是头目的「巫术」，救了无辜的人免于死亡。

司马莉写信给奥纳斯提王，请他邀酋长艾丹和他的头目们，去溪边镇，以推动正当贸易。

邀请信来了。王派他御用的大独木舟来，迎接马莉和客人。

王的游行行列和丰富，使艾丹心荡神移。在广大的宅邸中，张设盛宴，是他梦想不到的。宴后，接着

有聚会；奥纳斯提王劝请艾丹和他的臣民接受基督。马莉趁机会告诉他们：「福音会教导你们如何生活。」

回到欧口洋地区，艾丹说：「我见过奥纳斯提的生活；他实在是伟大的领袖。我厌倦了旧日的生活方式。」他不仅宽恕了敌对的部族，还派人去修复所破坏的村落。马莉深深希奇神福音的大能。

艾丹的部族，现在看到和平贸易的可贵。他们开辟森林，种植可以出口的油棕和其他农产品；连艾梅蒂也有了她自己的农场。

现在马莉的忧虑，是营利从土人的心中夺去福音了。

丛林中仍然有部族间的战争。有一次，是马莉从前调养医好的少年酋长，和临近的部族将发生武斗。马莉及时赶到调解，免于一场流血惨剧。

1891年，宣教士同工们，看出马莉的憔悴，劝她回英国休假。

到1892年再回非洲的时候，在公爵镇，有一艘小浅水汽艇，是苏格兰的主日学送给她的。土人看了大为希奇，叫它作「冒烟的独木舟」。

另一件事，是麦克唐纳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新任奈及利亚沿岸英国保护区的执政官，委任司马莉为卡拉巴河及十字河地区的副执政官。她本想拒绝；但仔细思想对到福音的好处，她接受了。从此，每当土人有争执，她派人拿着盖有红火漆印记的信，宣告：「白吗如此说」，就可解决，或等到她亲去审断。

司马莉成为卡拉巴地区最有权威的人。那地区改变了。酗酒减少到近于绝迹。只是艾丹酋长仍然怕孪生婴孩，连艾梅蒂也不愿摸孪生子；只有艾丹归信基督的弟妇，敢抱孪生婴孩。

最后，还是英国全副武装的军队来访问，酋长们宣告不再杀孪生婴孩，废止活人殉葬恶俗，不再因怀疑「巫术」而滥杀。

一阵天花流行，很多土人死亡；艾丹酋长也崩逝了。那地区人烟稀少。马莉忙着照顾病患，体力衰竭，在她的屋子里昏了过去。

1898年，马莉被迫回英国休假兼休养。她带着十六岁的展妮和几名孩子们同去。1899年，再回到阿克坡(Akpa)。

她在欧口洋地区，已经十五年，她参加那里举行的纪念盛典。马莉受到各方的称赞。艾梅蒂也来了。在这地区的工作，如果没有这女人帮助，不用想能有成就的可能；只是她并没有悔改信主，马莉难免伤感。庆祝过后，马莉感到年龄的压力；她有关节炎疼痛，行动减缓；旧识雕零，使她情绪低落。想到李文斯敦应付的方法：她要求派人来接替当地的工作，她要再往前进。

1904年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莉辞去副执政官。该退休的年龄到了。宣教差会给她六个月假期；以后再延长六个月。她用这段时间，去到伊涂(Itu)和恩永溪(Enyong)地区探察。那里的酋长们对她欢迎，急切想建学校；马莉明白宣布，必须先有基督，才有教育。

他们很想有教堂。土人自己动手建造；酋长不惜把「神木」砍伐，作为建材。不数月间，即有六处教堂建造完成。宣道差会甚为兴奋，拨给资金协助，并派罗伯生医生(Dr. Robertson)从开浦屯去主持。她惊奇的发现，那建筑竟命名为：「司马莉宣教医院」！

那时，欧洲各国在非洲兴起争夺殖民地的热潮。马莉知道，必须争取时间，尽快把福音传给恩永溪南

的宜比比澳(Ibibios)。

英国士兵在附近出现了。他们在修筑道路，贯通丛林。士兵建议马莉在新辟的路上试骑脚踏车；马莉觉得轻易快速。有时他们也让她搭乘军用便车。

马莉的休假于 1906 年四月结束。马莉对同工说：「如果宣教差会要我退下等死，我决不接受；不惜退出差会。」

不过，差会同意她去伊豹(Ibos)和宜比比澳中间工作。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任司马莉为土著人民法庭的法官。这并不影响日常宣教的事工。她继续往前进。

马莉说：她要在恩永溪建一座宣教士休养所。差会乐意全力支援，并派妇女义务工作人员。马莉立即宣布，把她的法庭推进到有司村(Use)。

1909 年，司马莉的健康继续衰退。但她更要前进。虽然关节炎使她行动缓慢，听到爱可培(Ekpe)有些人愿意信主，她立即前往。

1911 年夏，马莉病情更坏了。医生检查，断定是由于工作过劳加上营养不足；因为她尽量节约，吃不起肉。他们强迫她入医院调养；不过，她逃回工作，坐在轮椅上，被推去推来。

最后，他们送她去坎那利岛(Canary Islands)疗养，由展妮陪她同去。在那里，沐浴在阳光和轻风之中，她安静的读经，作针织手工。一个月后，六十四岁的司马莉，竟然恢复健康。

1913 年，马莉八年来首次重访亚克坡，成了当地的节庆，许多人欢迎她。「艾梅蒂！」二人都已经老了，见面非常感动。

回到有司，收到一封信，请她接受英国一个机构的荣誉会员，叫 The Order of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她不明白为何选到她，也不期望荣誉，但接受了，以为可以少得麻烦了。

接着，请她去公爵镇接受勋章，对学生讲话，应全体政府人员和宣教士的盛大晚宴。她穿着仅有的粗棉布衣服，戴上草帽，还穿上她久不习惯的鞋。在宴会上，有对她不绝的称赞，使那苏格兰的小妇人，用双手掩着脸。最后，首任奈及利亚殖民地总督路歌德爵士(Sir Frederick Lugard)代表英王乔治五世，把黑花结缀银十字架和狮并独角兽的勋章，挂在她的左肩上。

司马莉说：「如果这是我的冠冕，带去荣耀之地，我要献在主的脚前。」并且说：这应该属于任何宣教士和所有宣教士。

1915 年一月十日，司马莉有高热，她扶病主持最后一次主日敬拜。然后，昏倒在房内的铁床上。一月十三日，司马莉安息了。

在她的晚年，对只领几百非洲人接受基督为憾事；虽然她改变了千万人的文化和生活。她看见英国军队夺取了德国殖民地，胜利者的骄傲得意；奈及利亚土著，也学会用现代武器了，下一步，焉知不是就把武器转向我们，或更有效的彼此互相残杀？

- 伊利安宣道

说话的叶子：伊里安宣道

时间是 1957 年。那是照外面人的日子，山中无历日。

吉本斯 (Don Gibbons)，在伊里安(Irian Jaya) 的深山丛林中，动手建造一间树皮小屋。

钉子用完了。

他随手拿起一小张纸，在上面用铅笔涂了几个字，交给在旁边帮忙的一个达茅 (Damal) 族土人，要他去送给一位宣教士同工拉尔生(Larson)：“你去给我带些东西来，好建完这间屋子。”

那个达茅人看着那片“叶子”(Ogola)，却皱着眉头说：“我不愿无缘无故下过谷那边，空跑一趟！”对于没有文字，没见过纸张，对写信的观念无法了解，既不能写，也信不过的人，如何解释法？这是个问题。

吉本斯笑着说：“这是一片‘说话的叶子’。只要你拿去给吉尔生，他就会把所要的东西给你。”

那达茅人摇头说：“叶子不会说话。”

吉本斯拾起一根钉子说：“我告诉你我要的是甚么：我要一些像这个一样的钉子。但你甚么话都不要讲。只把我‘说话的叶子’交给他，看他会给你甚么。”

不到一个小时，那人回来了。他满怀兴奋，惊奇不已。他向吉本斯报告：“这是你要的钉子。我一句话都没有跟拉尔生讲！他只看了你‘说话的叶子’，就把钉子拿给我！”

那天晚上，在土人的男宿舍里，神奇“说话的叶子”，成了主要的讨论话题。这故事传来传去，说吉本斯如何只在一片叶子上，画了几个记号，拉尔生看了，就知道他的意思。

伊里安原称新几内亚，曾是荷兰殖民地；现在属印度尼西亚。1954 年，吉本斯和拉尔生初到那里。达茅族第一次见到白人，以为白人与他们不同，只有他们自己是“真的人”。他们见到白人能从天外的“大鸟”(飞机)飞来，从大鸟的肚子里面出来，又吃罐装的奇怪东西，认为是与“人”不同。他们慢慢发现，难解的怪事还有许多；纸和书写是最大的怪事之一。

“达茅”这名字，就是“人”的意思。他们还生活在石器时代。那时，他们中间极少数人拥有一把斧头；不但是罕有的利器，并且是极宝贵的财产。他们没有书写的文字，也从来没有见过纸。因为他们的观念里没有“纸”这个名词，所以你可以理解，也不知道文字可以像语言一样传达意思。因此，吉本斯把纸称为“奥高罗”(Ogola)，就是“叶子”的意思。但语言可以书写成为文字，还远超越他们理解的范围。

吉本斯是宣道会的宣教士，一家住在达茅人中间。为了向他们传扬基督的福音，必须学得足够的达茅语言。

有一名聪慧的达茅人，名叫提他 (Tita)。他留心观察吉本斯可以吃他们一样的食物，判断这个白而高大的人物，可能也像达茅一样的是人，

吉本斯在学话的过程中，有时表达错误，提他就改正他。吉本斯在“说话的叶子”上作些记号，下次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使提他十分希奇。

有一天早晨，提他发现吉本斯独自坐在石头上读圣经。提他问：“你在干甚么？”

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书”，“圣经”，以及“读”，“上帝”，都是土人观念中所没有的，也就没有这些语词；该如何表达？在这个机会，吉本斯从他有限的新达茅语词汇中，铸成一个新字“甘公安美” (*Unkangam-Me*)，意思是“创造的那一位”：“创造者”。

吉本斯说：“提他，在这些叶子上面，写着创造者的话。创造者说的话写在这里。我看这本书，这些叶子，就能够听见创造者对我说话。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懂得。你的小黑书，一定对你很重要，因为我看见你时常在看它。”

向部族土人传福音，还需要教他们读圣经，这样，他们的信心才会有根基。起初，是用集体背诵默记的方式。吉本斯和另一语言学的同工，就为他们创制书写文字系统，是用十七个字母的拼音文字。于是，从记录语言，进而翻译圣经。当然，还要教他们识字并写字。

达茅人和邻近的各部落，本来在邪灵的迷信和恐惧捆绑之下。1958年，圣灵大大动工，他们纷纷焚烧传统所崇拜的物件(Fetishes)，悔改归向真神，成千的归正，几次受洗，都数以百计，约有十万人。吉本斯夫妇，和其他同工们，同时举办圣经学校，推行识字运动和主日学教育。提他就是早期圣经学校毕业的学生之一。

土人信徒从撒但权下归向真神，亲身经历了救恩之乐，满心愿意向人见证，真如活水涌流，并不是宣教士雇用来作工。有了文字的圣经，在真理上受了栽培，不但热心，而且有真知识；圣灵同工，神迹奇事随着，信而归主的就很多了。现在达茅族人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信主的。在易里安的盼凯山脉地区(Puncak Jaya Range)中，几个部落的信徒，超过二十万人，建立了一千五百多个教会。他们的教会行政及经济，全都是由本地领袖及信徒管理，用不着宣教士们插手；并且还差遣宣教士，去向别的部族传福音。这情形，就如初期教会一样。

文字宣道工作，是支持远方宣道的后卫。二者互相辅助合作，使教会得以建立并增长。当然，信主以后，并不是一切问题都随之解决；这些新信徒，所遇到生活上的问题，都是从文字的圣经中找答案。圣灵借着“说话的叶子”，使人明白神的旨意，改正了错误，使信徒结出了仁义的果子。

1986年，笔者遇到吉本斯。他所展示的幻灯片，传达出达茅主内肢体的情形。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多大改变。很多男仍然只穿着“瓠裤”(用一种特产的长颈葫芦遮住下体)，女的只穿草裙；也有的改穿印尼装。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由拜物教及精灵崇拜，而归向真神；除去撒但奴役的惧怕，而得着基督里的喜乐；放弃凶杀斗殴，而有仁爱和平。这都是福音真光照进黑暗的结果。

节录自 Alice Gibbons: *The People Time Forgot*.

(于中旻译： 世外人 。文宣)